世界科幻名著

金星基地之謎

達爾頓
馬爾 著

世界科幻名著

金星基地之謎

達爾頓
馬爾 著

SF
B03

世界科幻名著

金星基地之謎

星際出版社

世界
科幻名著

金星基地之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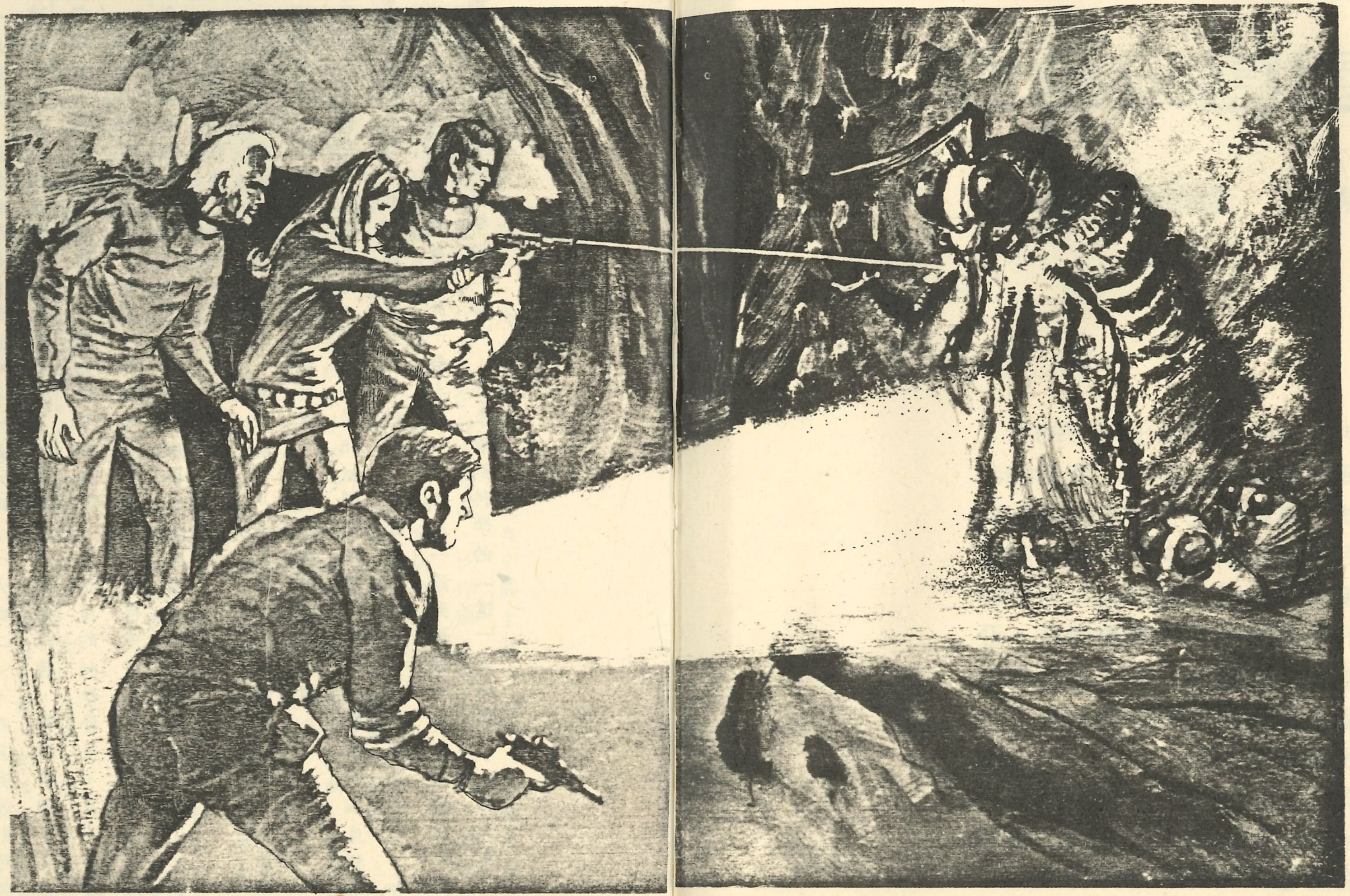
星際出版社 榮譽發行

世界科幻名著

金星基地之謎

馬爾 達爾頓 著

宇宙生物IVS伸出無形的手，步步侵向地球。阿魯況太空船的求救信號，無意中把「精神寄生體」從銀河另一端招引過來了。地球處處怪事頻傳——西方國防部某科學家突然下令審閱所有的軍事機密；亞洲聯盟情報員離奇失蹤；天眞無邪、年僅六歲的墨西哥女孩射殺了身爲原子能科學家的父親………，全人類面臨死亡邊緣。幸虧有阿魯況人的超科學和變種人的超能力爲後盾；洛丹也率領「第三勢力」與之一決生死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。



宇宙的侵略

C・達爾頓

目錄

宇宙的侵略……7
金星基地之謎……107

1

那個男人的眼睛突然睜得大大的，彷彿見到了怪物，其實並沒有什麼異樣。寧靜的小湖靜靜躺在森林裏；遼濶的天空清澄晴朗。他的眼神出奇的鎮定，表情也很木然。

沙米．達林宛如石像似地握著釣竿，整整坐了一上午，毫無動靜；現在，浮標動了，魚把釣竿拉得彎彎的，他仍然沒有反應。

這時候如果有人看到他的臉，一定會驚惶地後退，因爲他臉上突然充滿了恐怖與驚愕——五秒間。

就在五秒間，任職於西方國防部好幾年的統計學家沙米．達林，完全成了另一個人。沙米是個單身漢，每個週末到湖邊來釣鱒魚，送給他的房東太太。並不是他喜歡鱒魚，而是他視釣魚爲鬆弛神經的良藥，對健康有百益而無一害。對岸的小徑上，停了一部小型跑車。車子是他的第二生命，除此之外，沒有別的嗜好了。

沙米．達林在五秒間猶如死人一樣。

他的心志、理性、靈魂——無論怎麼稱呼都好——已經離開了肉體——當然不是志願，而是

被迫的。一種來源不明的強勁力量侵入他的腦中，佔據了他整個思想；腦中原有的思維，全都被它控制住了。

五秒間，沙米．達林動也不動地坐在岸邊。他已經成了透明體，飄浮在幾公尺外的空中。當他往下看時，才看到自己已經死了，一動也不動地僵坐在那兒。他不明白那是怎麼回事。他的身體——正確地說是肉體——應該會倒下才對。沒想到居然沒倒；當然也顧不得咬著餌的魚了。

沙米想拉起釣竿，他的肉體却不聽使喚——事實上也沒有時間了，五秒鐘一轉眼就過去了。沙米前方寧靜安詳的小湖——他有沒有眼睛，還是個問題——朦朧地消失了。一股看不見的力量，隱隱約約、若有若無地閃著光。一刹那間，他看到下方有個巨大的球體，轉眼又消失了。他覺得自己被拖進什麼東西裏面，難以抗拒。不多久，一切又恢復了，他有了反應，四肢也能動了。

黑暗中，他的視力逐漸恢復。儘管伸手不見五指，他曉得自己周身籠罩著朦朧的光線。他滿腹疑雲，懷疑自己爲什麼會來到這裏；很顯然的，這個問題是多餘的，看樣子是昏倒在醫院裏——別的事再也記不得了。

他病了，非常疲憊；爲什麼一個護士也沒有？身旁好像有人，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站起來，却力不從心。是不是昏倒在湖畔，被人發現送到這裏來的？昏迷多久了？原來不是坐在湖畔嗎？過了一會兒，他的眼睛漸漸適應，終於能夠看見了。身上的疲倦與時俱增，知道自己快要睡著了；但腦中似乎有什麼東西在騷擾著，讓他不得安寧，這一點千眞萬確。他的幻覺完全清醒，還需要幾秒鐘。他的手指……他的脚！當他奮力睜開眼睛張望時，他驚恐已極地楞住了——四肢尖端，不知什麼時候成了有吸盤的爪。

驚恐地看看其他部分——身子中央變成大胡蜂的身體，密生了一層柔軟的茸毛……他已經變成了可怕的怪物。他瞪著怪異的自己，魂飛魄散，最後，歎了一口氣，閉上了黑色的複眼，伸直了腿。

這是夢！當然是夢！爲什麼早沒發覺呢？

在夢中怎麼知道是在作夢呢？就在這時候，他突然發覺已經來不及了。

他的心已經被異星來的怪物控制住，正逐漸走向死亡……

＊　＊

五秒鐘之後，沙米．達林拉起釣竿，不痛快地望著大約有一磅半重的鱒魚。猶豫了一會兒，把魚解下來，丟進水中。接著，把釣竿也仍到草叢裏，向著跑車走去。他的步履蹣跚、搖搖提提，就像躺了幾個星期的病人剛爬起來似的。這時，他又遲疑一下，不久，他在寄生的肉體裏攫取了智慧生物的記憶，這也是他所要的情報。

沙米．達林發動了引擎，很快地穿過森林裏崎嶇不平的小徑，奔往市區。他循著路標前進，幾分鐘後，跑車風馳電擊地來到了市區。

沙拉．瓦魯洛夫人看到房客提早回來，覺得有點意外；沙米．達林只抬了抬下巴，便轉身將自己關在房間裏，更令她吃驚。既不打招呼，也忘了鱒魚——到底怎麼啦？

沙米．達林關上了把自己和人類隔開的那道門之後，大大鬆了一口氣。他佔據有機體的經驗還不夠，這個行星的居民智慧極高，不容易駕馭；目前雖然已經制服對方，司令的命令却不可違背。

司令並不在地球上。遙遠的宇宙空間有一艘熠熠發亮的橢圓形飛行物體，環繞著太陽系第三行星的周圍，由於它的速度和行星的自轉相同，因而沒被人發覺。那艘太空船的設計和製造，並非出於人類之手，而是像人類那麼靈巧的昆蟲利爪般的圓形指頭。這種兩公尺大的昆蟲，手足有六個關節，外形像隻大胡蜂，智慧却不亞於人類。其實，經過仔細探討，發現他們的精神能力非常突出，甚至可以斷言比人類更優秀。

牠們的能力之一是可以隨心所欲地使自己的心離開肉體、佔據其他生物的肉體，也就是「交換住居」。當然，造物主在賦予這種傑出的能力時，相對地也給了牠們弱點——攫住任何肉體的心，必先封閉自己的肉體，最後才能恢復原狀、自由活動——也就是寄宿人體時，就以該人體來行動。可是，寄生體離開宿主前，萬一宿主死亡，寄生體和宿主一樣歸於毀滅；牠的心和昆蟲般的肉體受到破壞時也一樣。

雖然有這些限制，但是這種令人害怕的昆蟲，却成了宇宙中屈指可數的危險種族。人類還懵然不知哩！這也難怪，因爲他們半年前才登陸月球呢。地球有如太平洋中的孤島，自以爲世界上再也沒有別的島嶼了。殊不知銀河系中有無數的智慧種族，那些帝國迭相消長，永無休止哩！

這種尚不爲人知的昆蟲，具有恐怖的能力，名之爲「精神寄生體」，簡稱爲「ＩＶＳ」。

ＩＶＳ發現了地球，於是，遠處於銀河系角落裏的這顆無名星球，遂捲入這場尚不知規模的事件中。阿魯況太空船的求救信號，引來了ＩＶＳ。星際帝國霸主阿魯況人，原是大胡蜂的死敵；牠們曾攻擊各太空船，又不是阿魯況人的對手。如今機會來臨，一艘阿魯況調查船被迫降落在此星系。ＩＶＳ沒想到這個星系第三行星上的智慧種族，科技已超越過宇宙飛行的第一步，因此

，在攻擊阿魯況之前，需先有一場殊死戰。

由於這個緣故，IVS的司令命令部下先滲透地球，牠有把握在短期內接收地球上所有政治與科學的重要據點。

牠擬好了侵略計劃，立刻實施。

地球人仍一無所知。他們雖曾擊毀了出現在地球軌道附近的怪異太空船，但對IVS的太空船仍一無所知；此外，何謂IVS？牠們的企圖如何？除了少數幾個人以外，其餘的人聽都沒聽過。

星期一早上，沙米．達林照樣到國防部上班，他像平常一樣跟同事打招呼，沒人注意到他有什麼異樣。他找了一些文件後，突然按鈴叫秘書。

一個年輕的女人走進來，拿出了文件；但沙米却搖搖頭，一本正經地說道：

「請把所有的國防資料都拿來。我想看看宇宙開發、火箭科學的成績，尤其是情報機關的效率……妳發什麼呆？快去呀！」

秘書嚥了一口口水，紅著臉說：

「達林先生，可是……」

「妳沒聽到是不是？」

她還想申辯，却接觸到沙米．達林異樣的眼神；那股陰森冷峻的光芒，大異於往昔，使她不寒而慄，只好心慌意亂地點點頭退了出去。沙米．達林這才露出滿意的表情——這個具有沙米．達林軀殼的人總算滿意了。

女秘書在門外猶豫了一會兒，終於下定決心去見科長約翰．曼泰。

曼泰靜靜聽完這位年輕女人的話，因爲動腦筋，額上浮起了皺紋。最後，他搖搖頭。

「達林先生眞的不是開玩笑？」

「不是，他非常認眞，而且……那種眼光我從來沒見過。」

曼泰仔細地打量著她。

「怪事！簡直太奇怪了，居然想看國防資料。他明明知道這些資料祇有國防部長才能看呀！難道他得了妄想狂？」

女秘書微笑起來。

「我想起來了。達林先生曾經說他的名字很像國防部長，常常張冠李戴……」

「沙密耶．廸亞林知道了會生氣的。」曼泰也附和道：「即使姓名相似，也不能冒充部長呀！我想見見達林。妳告訴他，叫他十一點到這裏來。」

她還猶豫不決。

「那……怎麼向他交代？」

「隨便說句什麼就行了，我正在忙著哩！」

秘書慢慢走開了，她並沒回到自己的辦公桌。二、三分鐘後，她又去見情報部的負責人。

史密斯先生知道後非常驚訝，他的態度比曼泰先生認眞多了——說不定曼泰一轉眼就忘了——他告訴秘書，自己會在會客室等著。她一走，他立刻從牆上的保險櫃中拿起電話，說了一個號碼，不耐煩地等著；又重複一遍，才有了反應。

「我是國防部的史密斯。目前出了一件怪事。閣下，如果不是開玩笑，那是什麼意思?!三天前，我接到一項命令，要我監視行動怪異的人……」

對方說話了，並且問了幾個問題。史密斯嚇得發抖，趕緊坐正，一副肅然起敬的模樣。

「我知道，閣下，沙米・達林一本正經地要查閱國防秘密計劃，和宇宙開發計劃。秘書說從沒見過他這種態度，而且眼神非常古怪……」

「那個人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沙米・達林。」

「國防部長呢？」

「嗄？」

「我問你國防部長的名字。」

「哦……他叫沙密耶・廸亞林。閣下，我想……你不會不知道的……」

「史密斯，謝謝你。叫秘書把達林想看的文件送過去——不過，要拿過期的。我想達林不會懷疑的。你懂嗎？」

「是，閣下。還有嗎？」

「你不可以告訴任何人，知道嗎？兩小時後我會到。」

「你親自來嗎？……」

史密斯楞住了，這是史無前例的事。西方情報局的萬能局長亞蘭・D・馬堪特竟然親自出馬，祇爲了一件無聊的小事，豈不奇怪嗎？沙米・達林只不過因爲和國防部長姓名相似而開個玩笑

罷了，幹嘛小題大做？

「不錯，我要過去看看。再說一次，不准告訴任何人，連秘書也在內！記住！」

史密斯把電話放回保險櫃。當那位年輕女人走進來時，他臉上有一抹不安。他招呼對方坐下來，開始談公事。

「這件事不要說出去。達林先生……可能……生病了，也許是妄想狂。十分鐘後，我會把文件交給妳，妳再轉交給他，知道嗎？」

「是，不過……」

「沒關係，我已經替達林先生申請查閱文件，馬上會送來；我再說一次，這件事別傳出去。」

秘書想起自己曾向科長報告過，但似乎毫不在意，隨便答應一聲就忘記了；聽了這番話，會心地點點頭。

「史密斯先生，我知道了，我會轉交給達林先生；可是，我很怕他那種眼神……」

「小姐，這次不會了……」

「我叫克拉拉・湯普遜。」

「湯普遜小姐，不用怕，我保證沒問題。達林先生祇是一時的精神障礙而已。昨天很熱，也許是曬得太久的緣故。」

克拉拉・湯普遜並不相信，因此默不作聲；祇好點點頭，回到自己的辦公室。曼泰科長早已置之腦後了。

她敲敲門，沙米立刻抬起頭來。

「哦……資料呢？」

「先生，還沒拿來，十分鐘後會送來。」

「謝謝。希望別讓我久等。」

「我知道，先生。」

克拉拉關上門後，鬆了一口氣。沙米．達林現在看來正常了，詭譎的眼神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；即使如此，他仍然堅持要看機密文件。

十分鐘後，有人送文件來了。紅色的卷宗上寫著「極機密」。

克拉拉小姐凝視著文件，那裏面的情報非常重要，但她心裏明白，都是些無關緊要的資料而已。情報部的史密斯絕不會冒失的，該不會是敷衍吧？

她拿起紅色的卷宗，再次敲敲達林先生的門；當裏面傳來答應聲後，她才進去。她默默地把資料放在桌上，看著達林。這時，他的眼睛流露出勝利之光，似乎十分得意；然而，總有一種無法解釋的神秘，好像來自遙遠的某處，令人不可思議……那雙眼睛，宛如永不見底的深淵一般。最後，她膽怯了，不敢再接觸他的目光，匆匆回到自己的辦公室。

沙米．達林一等關門，立刻迫不及待地打開資料，眼見自己完成任務，不禁浮出得意的笑容。擺在眼前的是這個行星——至少勢力相當大——的最高機密。別的ＩＶＳ也在地球各地奏捷。司令明天便會知道地球人的防衛方法，和從何處下手最有效了，馬上就可以接管地球了。如今，佔據兩足動物的身體既然已經成功，馬上就要他們服從新主人啦！

達林仔細地閱讀文件，爲了徹底了解地球人的能力，花了不少時間；現在快要十一點了。

隔幾間的辦公室裏，約翰．曼泰想起克拉拉．湯普遜小姐的話，原以爲這不過是部屬開個小玩笑罷了，但是，責任感終於戰勝了一切。這種玩笑可能另有意義，於是，他按下了對講機，幾秒後傳來了女性的聲音。

「湯普遜小姐嗎？達林怎麼啦？妳有沒有告訴他說我想見他？」

克拉拉因爲忘了轉告而有點心虛。

「曼泰先生……這件事……請你忘了吧……這是達林開玩笑，您不要太認眞……」

「妳不用來了。怎麼啦？妳有沒有通知他，要他來見我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曼泰無可奈何地掛了電話之後，彈簧似地跳起來，走出房門。十分鐘後，他在會客室門口遇到克拉拉小姐。她一看到曼泰，就慌了手腳。

「怎麼啦？妳到那裏去？」

她愈來愈慌亂。

「我……我正要去找科長呢。曼泰先生，請你不要打擾達林先生……他正在做重要的工作…………」

曼泰揚了揚眉毛。

「重要工作？哦？我去瞧瞧。」

他推開克拉拉小姐，也不敲門就衝進了沙米的辦公室。他的部下正在全神貫注地閱讀那一堆

文件，聽到脚步聲才抬起頭來，懷疑地望望門口，花了五秒鐘才認清來者是誰。

「哦……原來是曼泰先生，有何貴幹？」

曼泰兩拳緊握，按在桌上，問道：

「達林先生，你說說看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居然開這種玩笑！你想查閱極機密文件是什麼意思？這又不是衞生紙！你以爲自己是國防部長嗎？就是國防部長也不能這麼隨便呀！……喂！你怎麼啦？」

沙米的臉一下子變得好怕人，凝視著怒氣沖沖的上司；癡呆的眼神變得很空洞，失去了光彩，又很快地恢復原狀。他淡淡地問道：

「國防部長叫什麼名字？」

曼泰幾乎要窒息了——究竟怎麼囘事？

「達林！你瘋了不成？難道連國防部長的姓名也忘啦？」

沙米點點頭。

「我眞的忘了，究竟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廸亞林——沙密耶·廸亞林。你應該比我更清楚才對。你的名字和他很像，也被人搞錯過好幾次；但是，你……」

桌子另一頭的沙米突然站起來，指著文件，打斷對方的話，問道：

「既然我不是國防部長，爲什麼又照我的要求送來這些資料？……」

曼泰瞥了他一眼，自己也糊塗了。正在驚疑之際，史密斯走進來了，後面還跟著克拉拉·湯

普遜小姐。他一眼便看出情況不對，因而滿面怒容；曼泰見了他也有些吃驚。這位史密斯知道連萬能的局長也出動了，事情一定非同小可。

「究竟怎麼囘事？」史密斯明知故問，又對曼泰說：「你沒聽湯普遜小姐說不要打擾達林先生嗎？」

「他不聽我的話。」克拉拉揷嘴道。

「她祇說達林先生在開玩笑。」曼泰極力辯白。「我告訴達林，以後不准再胡鬧，雖然他的名字很像國防部長……」

這時，沒人注意到沙米·達林的變化——他跌坐到椅子上，眼中的光彩突然消失了，硬板板地坐在桌前，茫然地望著天花板出神，就像昨天凝視著藍天一樣。過了一會兒，才囘過神來。

五秒鐘之間，昨天的事又發生一次，祇是過程相反而已。ＩＶＳ發現這個陰錯陽差的失誤之後，立刻扔下宿主，落荒而逃，囘到自己的軀殼裏。被佔據的地球人也恢復了意識——沙米的心又囘到自己的身體，對於整個事件却沒有一絲印象，只能記得夢幻般的瑣事而已。

剛才還在湖畔釣魚，此刻却在桌前；曼泰科長、史密斯、和後面的湯普遜小姐都楞楞地盯著他。

這一段時間怎麼啦？

「怎麼囘事？」他呆呆地問道，望望面前的文件和紅色的卷宗，再看著那三個不知所措的人。「這個卷宗怎會在這裏？」

在曼泰大發雷霆之前，史密斯先開口了。他靈機一動，雖然不十分清楚，但上司馬堪特要親

自趕來，就一定有點蹊蹺。看來沒什麼的事件背後，隱藏著難以預料的大事也說不定。

「達林先生，我要你調查舊資料，因爲部長有命令，一定要由信得過的職員來做。」

沙米莫名其妙，祇好點點頭。

「謝謝你和廸亞林先生對我的信賴。什麼時候要呢？」

「達林先生，不急。曼泰先生、湯普遜小姐，走吧！不要打擾達林先生。」

曼泰呆呆地走出了房間，克拉拉隨後跟著；關上門之後，她不禁歎了一口氣。

「曼泰先生，還好沒事；我原以爲相當麻煩呢。我仍然想不通，好在馬堪特先生就要來了。」

「西方情報局局長嗎？」曼泰驚愕地問：「是他呀！」

「不錯。請你先回辦公室，忘了達林的事，這是命令；而且不要向國防部長提起。湯普遜小姐，妳也一樣。今天晚上大家一塊兒吃飯，就可以明白眞相了。」

「不過，我……」

「八點，在彼得餐廳；如何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就這樣決定了。妳回自己的辦公室，裝作什麼都不知道——事實上也沒有什麼事。」

從格陵蘭起飛的史托拉特奈那號正以超音速飛近國防部，機上的馬堪特正在遐思；沙米．達林也正在這堆沒用的文件前傷腦筋——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他記得在森林的湖畔度週末，卻無論如何想不起怎會在辦公室，腦中是一團謎。漸漸的，他

依稀想起了一件怪事，就像白日夢似的，夢中好像看見一個極大的黑洞——裏面到底有什麼呢？對了、有怪物！那是巨大的胡蜂，自己就變成了那種怪物。

難道自己瘋了不成？眞的瘋了，不會在這裏呀！也不會獲得上司的信賴啊！

他歎了一口氣，不再追根究底了。這種疑問彷彿一團謎，非但解不開，反而愈理愈亂；這麼下去，國防部非把他解雇不可。總之，自己一定是睡著了，要不然怎麼會不曉得文件送到這裏來了？

＊　＊　＊

這個年紀不大、頭頂却禿得祇剩一點點金髮的好好先生，看來很像在郊外經營遊樂業的老闆；其實他那張臉在西方固然令人不敢正視，東方和亞洲聯盟的情報員，也一聽到他的名字就魂飛魄散。

北大西洋公約情報局局長亞蘭．D．馬堪特前來探視被IVS佔據肉體的人，已經不是第一次了。二、三天前，一個IVS佔據他一個心腹的身體，企圖行刺；幸虧他反應敏捷，又靠著心靈感應能力，才躲過一場大禍。

這種只有少數人知道的侵略，就這樣開始了。這並不意外，但也不能不說是突擊——這麼說，的確很矛盾；不過，到底還出了一些怪事。原來幾天前，一艘IVS的太空船在月球軌道附近被擊毀，這些太陽系的侵略者也準備全力反擊，但還想不出具體的辦法。

要不是第三勢力，地球可能早就滅亡了。馬堪特知道貝里．洛丹少校所指揮的西方首次載人火箭，在月球上邂逅了具有高度智慧、却已日漸式微的異星人。這些異星人搭乘太空船是來探險

的，不意因故迫降在月球上。他們的科學家克里斯多患了白血症，奄奄一息。洛丹請專科醫生巴卡特博士爲他治療。阿魯況人——異星種族之名——從三萬二千光年外的遠方來尋找傳說中的永生之星。他們和洛丹結盟，在戈壁沙漠奠下了根基。沒幾個月，地球上擧足輕重的三大地區，便握手言和。月球上的阿魯況船所發出的信號，招來了ＩＶＳ，他們爲了報仇，立刻攻擊；然而，由於地球人頑強的抵抗而敗退了。

這就是當時的情況。除了貝里．洛丹之外，再也沒人能解救地球了。馬堪特心裏有數。雖然三大勢力的人們不太信任洛丹，可是，對於ＩＶＳ和洛丹的阿魯況武器的恐懼，祇得屈服。此外，馬堪特和極少數的人知道貝里．洛丹招集了地球上核子爆炸所產生的變種人，他們的異常能力還需要加強訓練；不過，變種人已經成了貝里．洛丹新的禁衞軍。具有心靈感應能力的馬堪特也是其中之一，這件事祇有洛丹和秘密的變種人部隊知道而已。

飛機降落了，高速汽車立刻把馬堪特載到國防部本部，盡快來到了正在等他的史密斯桌前。

「史密斯，怎麼回事？他在那裏？」

「他本人也莫名其妙哩！要不要我帶你去見他？」

「好。」

馬堪特扳開手槍的扳機，放進上衣右邊的口袋。史密斯覺得很驚異，本想告訴他達林先生並不危險，却欲言又止；馬堪特也一言不發地跟著。

沙米．達林看見他們沒敲門就闖了進來，不禁楞住了。他茫然望著這位好好先生。念頭一轉，又提醒自己，千萬不要以貌取人——這位先生的眼光十分銳利，不像一般人……

「你就是沙米．達林嗎？」這位剛來的男人問道：「坐在那裏回答，不要支吾其詞；有一點不安份，我立刻開槍！我是馬堪特。」

沙米懷疑自己的耳朵聽錯了，一時呆住了，就像傻瓜似的，張口結舌，瞪著馬堪特的手槍，好不容易才迸出一句話。

「你懷疑我嗎？」

「你爲什麼想看祇有國防部長才能過目的機密文件?!」

「文件？我怎麼敢呢？……這是史密斯先生和曼泰先生剛才送給我調查的。你說我自己要求？這是誤會！」

「你說文件是對方送來的，不是你主動要求的？」

「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。總之，我也覺得很奇怪，好像作夢一樣。」

「你說說看。」馬堪特身子探前，一如往常那樣專注。史密斯坐在他旁邊。

沙米遲疑了一下，這一切來得太古怪了。

「當時我正在釣魚，」他看到馬堪特怪異的神色，趕緊慌慌張張地說下去。

「我常到湖邊釣魚……就是昨天。正在釣魚時，突然覺得很奇怪……輕飄飄地，好像離開了自己的身體似的，一下子飄到高高的空中，看得見下面的地球——眞是怪夢。醒了以後，已經在這個房間，史密斯剛好把文件拿來。至於昨天和今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我一點兒也不知道……」

馬堪特點點頭。

「這也沒什麼。」他和藹地承認。「在這種情況下，還是找出原因才好。」

「問問我的房東……也許會知道。」

「我去。」馬堪特對史密斯作個手勢，史密斯立即轉身離開，找克拉拉小姐研究。五分鐘後，又回來了。

達林先生昨天一晚上都呆在家裏。昨天下午，他提早回來，也沒有帶鱒魚給我，這是從來沒有的現象——瓦普洛太太強調這一點，又說——他的神情很古怪，很早就睡了，今天早上和平常一樣去上班。

馬堪特凝視著達林，問道：

「你敢發誓嗎？」

達林驚慌了。

「我……這是什麼意思?!」

「我要知道你現在正不正常。我曉得你的記憶有一段空白，從昨天下午到兩小時前，你所說的、所做的，統統不記得。那表示有什麼東西佔據了你的身體，冒充你。」

「怎麼會……」

「一想就知道了。當然，對方不是人類，我們已經漸漸知道那是一種異星生物。」

「哦！我聽過，是不是阿魯況人？……」

「不是，是IVS。牠們和昆蟲相似，把自己的心寄生在別人的肉體裏——就像你。IVS找錯了對象，把你當成國防部長，是因為你的名字和部長很相像。目前還不明瞭牠們的通訊方式

，可能是利用聲音。『達林』唸起來很像『廸亞林』，異星人因此才找上你。達林先生，你替整個世界立了大功……因為你的名字而立功。」

馬堪特把手槍放回口袋。他知道IVS已經走了，現在的沙米・達林看起來很健康而正常，這種交換經驗，幸虧沒有危險；同時也知道了下一個目標是國防部長廸亞林。這件事必須嚴密防範，並且盡快向貝里・洛丹報告。

史密斯奉命之後，便出去了。他無意旁敲側擊，因為他一向聽命行事慣了。他來到廸亞林私人秘書蜜拉這裏。蜜拉正在忙碌，她從對講機接到指示，把蓋了關防的信封送進去；並從地下保險櫃的公文箱拿資料。史密斯想要上前，蜜拉却一臉不快。

「請不要打擾，部長現在沒空，以後再來好罷！」

「妳知道我是誰嗎？」

「我知道，我也沒辦法。難道你要逮捕廸亞林嗎？」

「也許哦！」史密斯微笑起來，蜜拉却屏住氣。「別緊張，我只隨便問問而已……」

「那就快一點！」

「什麼事這麼大驚小怪?!為什麼拿這些文件?!」

「這是部長的命令。他想看看國防和火箭研究的所有資料，因為我一時記不得這麼多。」

「糟了！」史密斯失聲叫了起來，大步跑了出去。

這時候，馬堪特正在呼叫司令部。這裏是轉播站，可以直接和戈壁沙漠中的貝里・洛丹基地聯絡。幾個月以來，基地的透明圓頂下已經成了地球上第三大勢力的中樞。

馬堪特找不到貝里．洛丹，因爲他在金星上。

史密斯回來時，馬堪特切斷了聯絡，抬起頭來，神情憂慮，沈重地說道：

「無論發生任何事，我們都要全力以赴。至於沙密耶．廸亞林——也許怪物已經變成沙密耶．廸亞林了——是不是要看所有的極機密文件？」

史密斯點點頭，有點莫名其妙。

2

沙漠裏，巨大的岩石散佈四處；火傘高張，炎熱非常，一絲兒微風也沒有。

這時，發生了一件令人難以相信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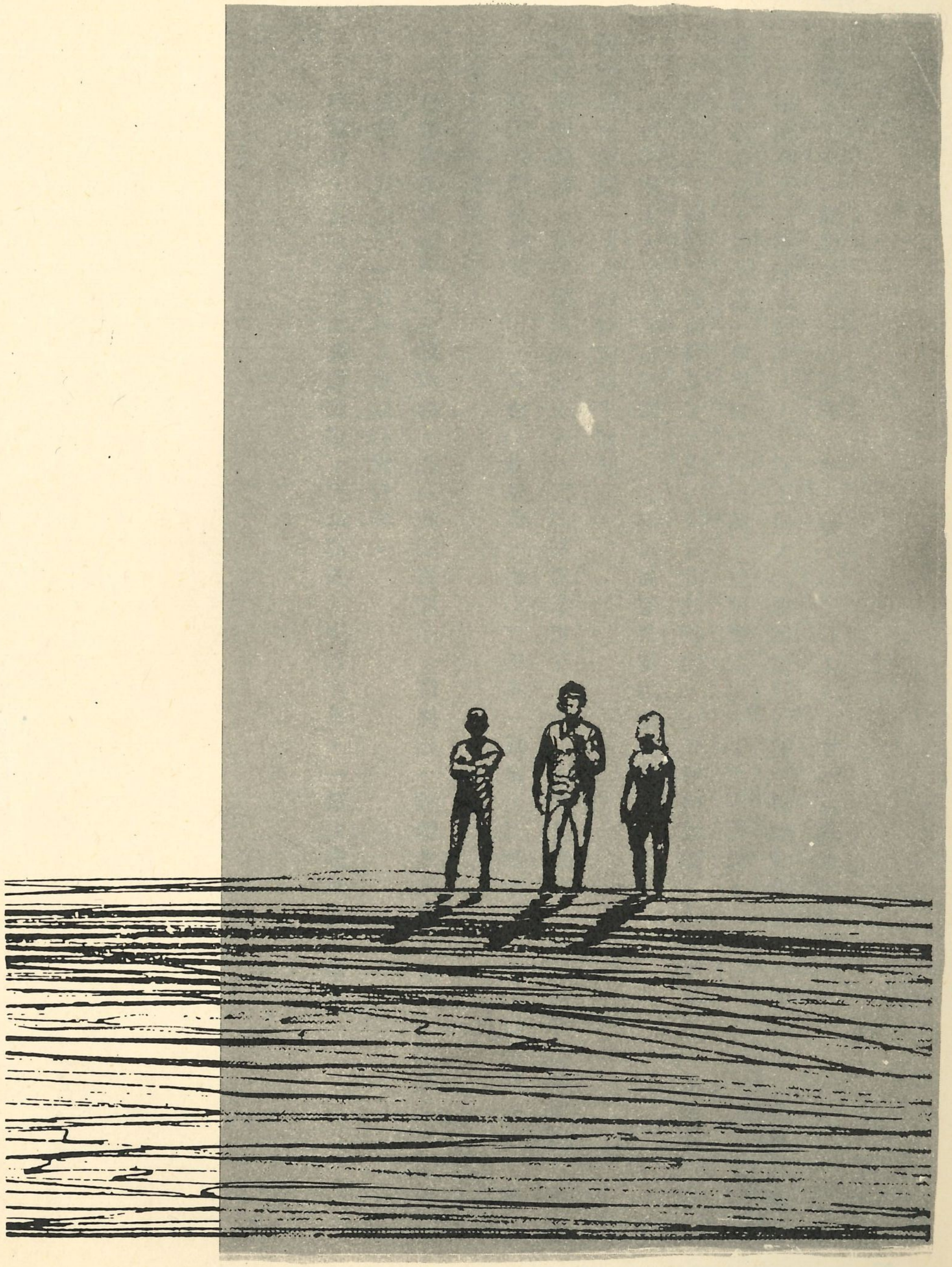
好像看不見的手在推動似地，岩石開始移動了，輕輕地、慢慢地浮了上來。十公分……二十公分……不斷地上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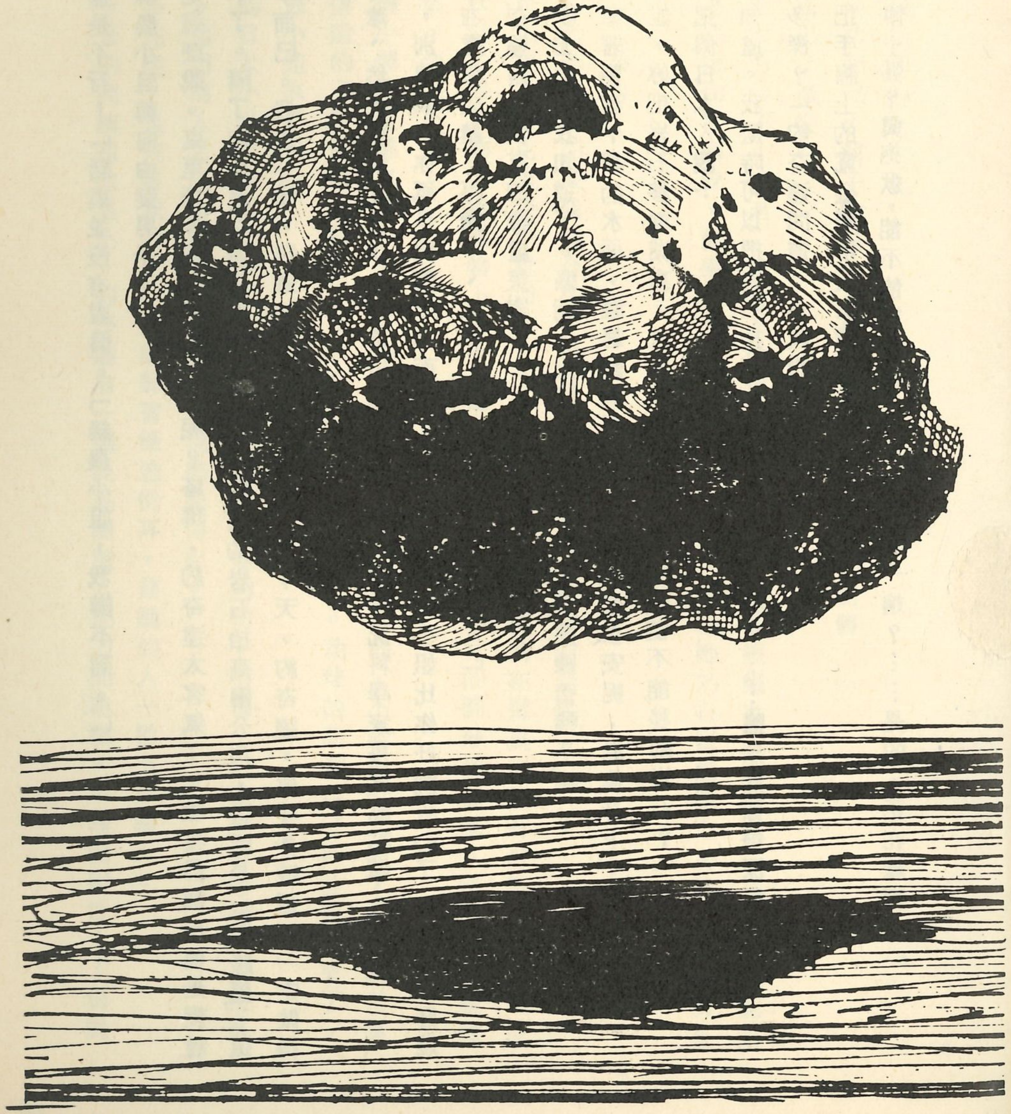
看到這幕景象的人，一定會毛骨悚然。岩石大約有一噸重，却好像失去引力似地浮起來；有如飽滿的氣球，毫不費力地往上升，又向左稍微移了一下……突然墜落。無形的手似乎鬆開了，頓時塵土飛揚，又很快地恢復了原狀。

岩石不動了，好像從沒移動過；太陽依舊毫不留情地燒烤著大地。

沒多久，岩石又開始鬆動了。這一次速度比較快，並且橫向移動，往鹽湖靠近。水面波平如鏡，浮光耀金，激不起一絲漣漪。刹那間，岩塊墜在湖中，水花四濺。

湖邊兩公尺處站著幾個人，年紀比較大的那個白髮高個子面貌很清秀，皮膚白皙；旁邊是個年輕女子，一臉壓抑不住的得意；另一個小個子日本人，則不好意思地聳聳肩。





「唉！還是不行！」話裏並沒有虛僞。「絲農小姐，我辦不到。」

安妮．絲農小姐轉向白髮男子。

「話不是這麼說。克里斯多先生，你認爲呢？塔瑪．約奇達太客氣了。檢波器測出他是變種人，絕對錯不了。隔了兩公里之遠，用精神力把一噸重的岩石抬高兩公尺，這就是心電感應；這祇不過是初步而已。我也一樣，經過好幾年的訓練，才有今天。約奇達，你多多練習，一定做得到！」

迫降於月球、然後和洛丹合作，負責技術指導的這位阿魯況科學家再度點點頭。

「約奇達，別洩氣，你祇是練習不夠而已。千萬別因絲農小姐比你好就灰心了。她受過好幾年的訓練，才有這種成績。再過一、二年，你也會大有進步的。」

塔瑪．約奇達露出慣有的謙虛笑容。

「克里斯多先生，我知道了。感謝上天賜給我的恩惠。還要練習嗎？」

克里斯多望著鹽湖平靜的水面，輕輕點個頭，然後視線落在安妮．絲農身上。

「絲農小姐，妳把岩石移進湖裏，成績非常好。塔瑪，你能不能移動岩石？」

絲農看著這個日本人說：

「我也不知道。我隨時可以把岩石抬高；約奇達能不能呢？……鹽湖好像很深哩！」

「究竟有多深？」約奇達問道：「我想知道。」

克里斯多把手腕上的寬金屬帶放在嘴邊，聯絡道：

「巴卡特博士嗎？眞抱歉，能不能請伊西．馬茲小姐來一趟？……是的，正在練習。」

安妮．絲農很了解。

「你是不是請那位小個子的日本小姐？她能透視所有的物體。」

克里斯多露出了微笑。

「小姐，妳太誇張了。伊西．馬茲不能透視物體；她是心靈感應者，她和妳不一樣，她能閉上眼睛，用心靈感應代替觸覺，就像盲人用手杖摸索一樣，可惜她的心電感應力加強後，『觸感』却減弱了。」

塔瑪也露出了笑容。

「她可以和我配合。如果我倆合作，發揮全力，一定可以所向無敵。」

「現在也是如此。」克里斯多說道。月球火箭「星雲號」降落在這裏已經有好幾個月了。現在，周圍盡是低矮的建築物。建築物上方十公里處，有肉眼看不見的圓形能量壁。阿魯況反應爐的能源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。

接著，一個小個子走過來了。克里斯多繼續說：「訓練的目的，不是對付人類，而是對付異星的敵人。太空船的求救信號，招來了在宇宙航行的各種種族。地球的閉關自守終於要結束了。喔！伊西．馬茲小姐來了。」

這位可愛的日本小姐穿著藍色的工作褲、白上衣，體態均勻。塔瑪．約奇達見到她時，眼裏閃著異樣的光。他們兩人之間有種默契，連盲人也感覺得出。

「克里斯多先生，是你叫我嗎？」她的聲音優雅悅耳，像她的人一樣十分動人。

「是呀！今天的訓練到此爲止。約奇達有一個提高變種人能力的建議。在鹽湖附近——也就

是離岸兩百公尺的湖底，有一塊一噸重的岩石。伊西．馬茲小姐，請妳估計一下水有多深，妳的朋友約奇達要完成任務的話，必須靠妳幫忙。妳知道嗎？」

少女點點頭，向約奇達鼓勵地笑笑；隨即面對著鹽湖的方向，閉上眼睛。額上因專心而露出了幾條皺紋。約奇達緊緊挨在她身旁，快要碰到她了；但她一無所覺，心無旁騖地集中心力。突然，她動了一下，抓住他的手，好像要靠在他身上似的……

「我感覺到了！」約奇達叫了起來，眼睛瞪得大大地望著湖面。

「我感覺到它了，就在湖底的岩石間；水深二十公尺，不會再深了。」

克里斯多點點頭。

「伊西．馬茲小姐，妳做得好極了！變種人在某方面可以互相截長補短。塔瑪．約奇達，開始！把岩石從湖底抬起來，放到地上，那裏都可以；你知道它原來的地方吧？」

塔瑪．約奇達知道克里斯多的期望，訓練變種人是這位阿魯沉人的工作。貝里．洛丹把變種人部隊交給克里斯多負責，是因為克里斯多有這種能力。

大家靜立不動，五分鐘……十分鐘……

十五分鐘過去了。

岩石從水中冒出來了，波浪洶湧，漫到岸上消失了。岩石漸漸浮上來，慢慢上升，稍微擺動了幾下，又穩住了；慢慢移到岸上，終於落下來了。

「太好了！」克里斯多張著喉嚨大聲喊：「比剛才好多了！塔瑪．約奇達，恭喜你！」

「克里斯多先生，沒什麼！」塔瑪．約奇達謙虛地說。

他還想再說，克里斯多這時却聽到手腕上傳來低低的訊號，便抬起手來，在萬能通訊機上按了一個鈕。

「我是克里斯多……」

對方是法蘭克．M．巴卡特博士。他是澳洲的名醫；研究出抗白血病血清，是克里斯多的救命恩人。這是從星雲號發來的。

「克里斯多，馬堪特傳來了一個壞消息，IVS又出動了。」

「我也預料到了。在那裏？」

「在美國；國防部長是受害人。馬堪特已經盡全力去預防，不知道的就沒辦法了。他想藉我們的力量去殲滅敵人。」

克里斯多皺著眉，半晌才開口道：

「我們當然樂於從命；不過，洛丹還沒回來，你有沒有和他聯絡？」

「只有以前那一次而已，可能正在歸途中。」

「請你繼續和『好希望號』聯絡，盡快向洛丹報告。洛丹也許會碰上IVS的橢圓形船，一下子把它解決了也說不定。達哥．卡克達也在那裏。」

達哥．卡克達是個念動者。他可以攜帶炸彈，放到IVS的船上，把船炸毀。他和別的變種人一樣，被核子爆炸時的強烈放射能改變了腦部構造，使休眠中的潛能活躍起來。

「我會繼續聯絡，請盡快商量對策。」

克里斯多瞥了安妮．絲農一眼。

「當然！訓練變種人的目的也就是這個。說不定這是頭一次考驗……」

＊　＊　＊

金星上瀰漫著水蒸氣的叢林消失了，行星成了巨大的銀色半月形，使人誤以爲它比附近的太陽還亮。太陽比金星稍微小一些，却比較明亮，因爲厚雲層使得陽光反射較爲強烈，這個太陽系的第二行星表面用肉眼看不清楚了。

一個瘦削的男人動也不動地坐在顯像幕前，灰色的眼睛閃著夢幻般的光，正在凝視逐漸變小的行星——這顆行星是大計劃中的一環。貝里．洛丹知道要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，地球實在太小了，必須擴張到別的星球上。

沈默寡言的艾里．馬諾利博士和洛丹坐在一起；他個子不高，幾乎被椅背擋住了。馬諾利緊緊盯著急速變小的行星，覺得它很像億萬年前的地球。

好希望號的司令室裏還有一個人，和這兩人截然不同：個子矮壯，精神飽滿；他就是雷納特．布魯。這位星雲號的機械軍官躺在睡椅上，深藍色的眼睛正忙著看書。看他那副毛髮悚然的樣子，就知道一定是本恐怖小說。他一臉的苦笑，彷彿對顯像幕上逐漸遠去的金星無動於衷似的。

他搖搖頭闔上書，把不太雅觀的肚子往下一趴。書的封面上寫著「叢林與沼澤」——一艘太空船在沼澤裏半隱半現，有一個男人站在阻隔室門口，握著光線槍和恐龍般的怪物決鬥。布魯打破了沈默，說道：

「這傢伙該關起來才對！」接著歎了一口氣。「這種想法不合理。」

貝里．洛丹望著顯像幕，問：

「把誰關起來？」

「寫這本小說的傢伙啊！」

「哪一本小說？」

布魯又吁了一口氣。

「就是……『金星基地』……這本書嘛！這是十年前寫的。十年以前，誰也沒想到人類會登陸金星。這傢伙却異想天開，妄想一個人駕著太空船到金星探險，迫降在沼澤中，跟恐龍和酷熱拚命；同伴最後只好坐太空船來救他，簡直是胡扯嘛！」

貝里．洛丹把椅子轉過來，望著布魯。布魯那種楞楞的表情，經常把人嚇一跳。他曾和洛丹一起接受阿魯況催眠教育，成了地球上智慧最高的人。這種教育使他們二人短短幾天之間，獲得的知識超過全人類的總和；幾千年的文明已經灌輸進兩人腦中——不過，布魯看起來不像這種人，連洛丹望著他那張悠閒的臉龐，也不禁有好笑的感覺。可是，洛丹也深深了解，他那海水般的藍眼睛深處，隱藏著許多奧秘。

「胡扯什麼啦？是不是作者弄錯啦？是不是金星沒有沼澤和恐龍？天氣也不熱？」

布魯歎了一口氣。

「糟的是他寫的一點也沒錯，好像比我們早來一步似的；」他翻了一個身，枕在手臂上。「我就是這一點不高興。」

洛丹浮出了若有若無的微笑。

「你吃醋啦？你不高興他十年前就寫出我們的第一次經歷對不對？他比你看得更早，你才生

氣了？」

「那……光線槍——太過份了嘛！十年前哪有這種武器——除了雷射、分子增幅器之外……」

「前天我們才用光線槍趕走一個滿身長毛的傢伙，牠差點把好希望號當作蘋果一口吞下去。」

布魯的臉色很難看。

「哦……光線槍可不是我們發明的呀！」

「那有什麼關係？那怕是阿魯況人給的又怎麼樣?!反正我們有這些東西就是了，要不是阿魯況人，我們也不會來這裏了，當然更不會有好希望號啦！」

布魯還是愁眉苦臉的。

「好吧！別吵了。寫這本書的小子是天才，他早在時代之前就寫出了不朽的大作，連我們做什麼他都知道；他把金星寫成沙漠之星，那就好嘍……」

「生氣幹嘛還要看？」

他不知道如何回答，也用不著回答——他和洛丹之間的空氣有點異樣，接著出現了一個人，是變種人達哥．卡克達；事先沒有任何迹象就實體化了。從通訊室到司令部祇有幾步而已，他却連這幾步也懶得走。

負責通訊室的工作很辛苦。好希望號原是大太空船的搭載艇；在月球上被地球聯合勢力所破壞，幸虧被探險隊唯一的女性——托拉司令救起而逃往地球，受洛丹保護。雖然叫作艇，但以地

球的標準看，仍是個龐然大物。艇是圓球形，直徑有六十公尺，以超光速行進。上面的引力中和裝置，可以自由控制加速；而武裝之優異，超過了地球人的想像。但克里斯多說，艇的行動半徑爲五百光年，飛不到阿魯況帝國的邊界，也回不到母星和前進基地。

船上的「通訊室」是巨大的情報中心。達哥．卡克達祇懂得一點皮毛，他祇負責小型無線電訊的收發，和地球聯絡；其餘的裝置，恐怕還得花上幾個月才能完全了解。

他關掉了和戈壁基地的聯絡。地球和金星的距離很遠，以超高速返回第三行星時，清楚聽到了巴卡特博士的呼叫訊號。

由於這緣故，達哥．卡克達才不聲不響地在司令室實體化。

這種突然實體化已經不是第一次，布魯仍然嚇個半死。一聲不響地突然冒出個人來，畢竟不是小事。

「哎喲！……你這隻大蝗蟲！告訴你多少遍，爲什麼一遍也記不住?!不管什麼地方，神不知鬼不覺地冒出來，存心嚇人是不是？」

達哥．卡克達微笑起來。

「好，從今以後，我先寫信通知好不好？布魯，別生氣了好罷？」

布魯答非所問地應了一聲。

洛丹插嘴道：

「和戈壁聯絡了沒？」

「就是爲這件事來的。」日本人達哥．卡克達點點頭，正經起來。「洛丹先生，巴卡特幾小

時前便呼叫了，這是個壞消息。IVS開始侵略了，馬堪特說好幾個要人的身體都被IVS利用了。巴卡特說雖然知道，却無計可施，因爲IVS一發覺情況不對，便趕緊逃跑，重新找宿主寄生。」

布魯把這本書推到一邊，坐起身來，眼睛裏閃著光。

「侵略？牠們的船不是已經完蛋了嗎？」

「有兩艘呢！」貝里．洛丹對艾里．馬諾利說道：「馬諾利，金星的事以後再說，顯像幕立刻照出地球。最大加速！」

畫面改變了，映出了藍綠色的星球，旁邊有個小光點，那是月球。兩個星球愈來愈大。

洛丹轉向達哥．卡克達說道：

「還有沒有別的事？」

「克里斯多希望我們立刻趕回戈壁沙漠。他認爲只有變種人部隊才能應付。」。

「走！」洛丹首先站起來。達哥．卡克達微笑一下，轉眼間消失得無影無踪。當洛丹進入通訊室時，他早已經在那裏等著了。

「我是洛丹。」

「我是巴卡特，請等一下，我去叫克里斯多。」

洛丹默默地等著。

「洛丹，我是克里斯多。事情很嚴重，馬堪特很頭痛，請求我們幫忙；你不在，我也作不了主。你什麼時候回來？」

「如果球形船能支持的話，二、三小時之後就可以到。」

「沒問題。萬一遇到IVS的船，就把它擊毀，讓達哥．卡克達攜帶炸藥，念動到對方船上就行了。」

「克里斯多，牠們這次學乖了，大概也很頭痛罷，牠們沒有援軍就好辦了。」

「這一點不用擔心。從IVS的心理來看，不可能通報其他種族。牠們很自負，自認所向無敵，就連我們牠們也……」

「克里斯多，牠們瞧不起我們是不是？究竟怎麼樣？現在我們有金星作第二基地，應該盡快訓練變種人。」

「這是以後的事，當務之急是擊退侵略。地球人還不知道危機已迫在眉睫。說不定IVS已經在地球上有了據點，開始蠢動了。我很擔心，萬一牠們把飛行中的太空船當作基地，那就麻煩了。」

「你的看法呢？」

「我一時還想不出辦法，你和馬堪特商量看看，也許有點用處；因爲他知道這方面的消息，是從一個被IVS佔據後又恢復的人得來的。」

洛丹有點意外。

「一旦被IVS寄生便是死路一條，難道還有例外不成？」

「大概我們搞錯了。那個人一點後遺症也沒有。」

「那就好，反而對我們有利。克里斯多，我再問一件事，你也知道我們盡力在列強中站穩脚

步，祇有我們存在，才能統一。假使沒有第三勢力的『威脅』，地球早已經退化了。現在，我們要趁早把侵略者趕出去，這才最要緊；萬一失敗，我們就威信掃地了。」

克里斯多微笑起來。

「豈只威信掃地，全人類都要遭到浩刼，甚至我們也逃不過。陽電子電腦警告過我們有危機。」

「哦……它還說什麼？有沒有希望？」

「成敗各佔一半。」

洛丹想了一會兒，問道：

「好希望號的行動半徑爲五百光年，能不能飛到IVS的老窩去？」

克里斯多歎了一口氣。

「洛丹，你的積極實在讓人害怕。將來再考慮罷，目前還辦不到。IVS不會正面作戰的．事實上也無需如此。牠們的防衞十分嚴密，祇靠好希望號還不夠。」

「我仍舊想試試看。」洛丹倔強地說：「總之，你繼續和馬堪特聯絡，等我囘去，再來想辦法。還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沒有了。托拉現在安靜多了。」

洛丹聳聳肩。

「我曾經勸過她，希望她別鬧事。再見！」

洛丹指示達哥．卡克達繼續收訊，才囘到司令室。他在門口停下來，沈吟了一會兒。托拉是

阿魯況探險隊的女司令，雖然種族優越感很深，却是個傑出的女性。在她眼裏，地球人是野蠻人。由於洛丹再三威脅利誘，迫不得已才答應合作。她自己也知道迫降在太陽系邊境，沒有地球人幫忙，便囘不了母星。她的族人雖然有高度文明，却逐漸頹廢沒落，不會出來搜尋她，更別說搭救了；說不定連探險隊下落不明都不知道哩！

托拉非常美麗，洛丹覺得自己似乎愛上她了，要不是隔著一層憎恨的話——他眞的恨她嗎？是不是自己多心？克里斯多也支持他，經常向他解釋托拉的心理和想法，洛丹也很感激。

想到這兒，洛丹聳聳肩，走進了司令室。

中央處的顯像幕已經看到地球的大陸，快要降落了。

＊ ＊ ＊

馬堪特沒來，因爲他負責西方的安全，無法從格陵蘭的地下基地脫身。他親自指揮，分派代表前往各地。

克萊恩上尉也是代表人員之一，他是情報部的幹員，又是洛丹的同伴，馬堪特派他爲代表和洛丹接洽。

克萊恩上尉通過了能量壁，五分鐘後，站在貝里．洛丹面前。五小時前洛丹還在金星上。角落裏，克里斯多和托拉一起坐在沙發上。布魯、馬諾利、巴卡特博士、心靈感應者約翰．馬歇爾（變種人部隊隊員）都在場。

洛丹向克萊恩點點頭。

「你先說。你全權代表馬堪特，應該了解整個情況才對；究竟緊急到什麼程度？」

「秘密侵略的規模，至今還不清楚，不過十分險惡就是了。IVS逐日改變戰略。起先不得要領，容易敗露，常常被我們察覺——牠們沒有佔到便宜。反正一離開宿主，宿主就恢復原狀，只有被佔據的那一段時間記不得而已；IVS也立刻尋找別的宿主。我們老實說，牠們的手法愈來愈高明，幾乎防不勝防。如果不當場殺掉宿主，根本無法消滅IVS，似乎沒有別的法子了。」

「不，有一個辦法。」洛丹有點緊張。「IVS在地球上一定有基地，牠們的肉體就在那裏休息。牠們的肉體便是地球人的精神牢獄，被IVS佔據的人，他的智慧也一定關在那裏。先找出牠們的基地，殺掉牠們的肉體，牠們的心也將同歸於盡。為了生存，牠們必須和原來的肉體聯絡，這個過程相當複雜，卻確實存在。」洛丹沈默下來。這時候，背後的托拉似乎正和克里斯多爭論什麼，紅眼睛裏閃著異樣的光——是不是在為難克里斯多？洛丹有點生氣，但竭力克制著，不便發作。他心想，總有一天要給這個傲慢的女人一點顏色看看，讓她知道地球人不是好欺負的。「克萊恩上尉，請你繼續談談馬堪特的建議。」

「希望能經常監視要人，不要讓IVS乘虛而入；除此之外，沒有別的法子了。這是馬堪特的意見。」

「那靠不住。」洛丹說道；這時，背後的克里斯多站了起來。「克里斯多，你有什麼意見？」

每個人的視線都集中在這位高高的科學家身上。他的眼睛閃著異樣的光芒，那是從來沒有的。克里斯多沙啞地說：

「托拉認為不值得和IVS打仗，我也有同感。我了解牠們，到目前為止，牠們一發現別的星系，就立刻征服。要不是有精密的警報裝置緊緊圍住銀河帝國，把入侵的橢圓形船擊退，銀河帝國恐怕早已滅亡了。沒有力量能阻擋牠們。」

洛丹皺起了眉頭。

「真的嗎？你為什麼這麼說呢？是不是受了托拉的煽動？」

克里斯多有點慌張。托拉挺身而出，有如復仇女神一般——紅色的眼睛炯炯有神，明亮的金髮好像要融解在皮膚裏；地球的太陽永遠曬不黑的那一身白皮膚，襯得她美麗非常，地球人萬萬不及。

「不錯！是我煽動的。貝里·洛丹，你也知道克里斯多病了很久，有點虛弱。我們留在地球，和IVS打一場贏不了的仗，我們最後一點力量都會消耗掉。我建議克里斯多離開這裏，到IVS找不到的星系去。克里斯多已經同意了，我們絕不變卦。」

洛丹瞪了布魯一眼——這個衝動的電子工程師想對托拉動粗。

「妳的意思是讓對方毀滅地球?!」洛丹冷靜的說：「不再過問幫助妳的地球了？」

「究竟誰才是被救的？」女司令氣沖沖地問。

「彼此彼此！要不是我們，克里斯多早已經死了……」

「要不是你們，我們的船員也不會死！你們在月球上偷襲我們！」

「托拉，我有一個問題，請妳老老實實回答。IVS的智慧比阿魯況人高嗎？是不是比阿魯況人更優秀？」

托拉的臉一下子變得通紅。

「問得好！昆蟲ＩＶＳ是原始種族，這一點錯不了，牠們不配在宇宙擴張勢力……」

「可是，妳已經先退縮了。」洛丹挖苦地說：「眞讓人吃驚！托拉，妳沒有自尊心嗎？」

克里斯多的臉上露出了微笑。這一幕尷尬場面使他很爲難，現在，他看到托拉吃癟了，心裏竟覺得高興。

「識時務者爲豪傑，地球上沒有對付ＩＶＳ的武器。」

「用不著武器！我們會再接再厲，變得更優秀。地球人絕不甘心屈服在ＩＶＳ之下！我們不相信宿命論，寧可起而自衞，擊退敵人！托拉，我要妳的幫助。」

「這是強迫嗎？」

「當然！」洛丹若無其事地點點頭。「我辦得到。托拉，沒有好希望號，妳也無可奈何。今後，禁止妳和機器人出入好希望號；同時，也希望妳別離開基地宿舍一步！」

「你要監禁我？」托拉怒不可遏地叫道，雙眼冒出怒火。「沒那麼容易！」

「我不是監禁妳。我並不覺得擊退ＩＶＳ非這麼做不可。克里斯多也說過，地球人有很多方面跟古代的阿魯況人很相像，的確如此。我們一旦有了目標，絕不退却，也不姑息。我們現在的目標是徹底擊潰ＩＶＳ、發明新武器——總有一天對阿魯況人也有用。托拉，妳的反對沒有用，妳可別在敵人壓境前坐著好希望號溜走。妳明白嗎？」

托拉再度惡狠狠地瞪著洛丹，除了憎恨以外，也有別的感情。洛丹見到她那埋藏在意識裏的感情，已經甦醒，正從雙眼中流露出時，不禁渾身戰慄。這種感情與讚賞，也包括了奉獻和愛慕。

洛丹一時迷糊了，依然不動聲色；心裏錯綜複雜，矛盾之至。以後再說，眼前有更重要的事需要解決。在這一瞬間，克里斯多已經下了決心。這位認識宇宙各種族、並和他們有來往的阿魯況探險隊的科學負責人，突然領悟，總有一天地球人會繼承銀河帝國的文化遺產。他自然而然地承認了這件事實，並不覺得可惜。

克萊恩上尉繼續報告。

「亞洲聯盟的李察頓少尉離奇失踪，馬堪特懷疑他可能被ＩＶＳ暗殺了。」

貝里．洛丹聽了，心頭一震。

李察頓少尉是亞洲聯盟防諜部的優秀幹員，曾經奉命暗殺洛丹；當他了解地球的統一，必須借阿魯況人之力——當時很少人有這種認識——並進一步了解洛丹的理想後，便轉而尊敬洛丹的爲人；同時，防諜部的兩位幹員——東方的柯茲諾夫與西方的克萊恩，也一起投靠第三勢力。李察頓和克萊恩負責洛丹與馬堪特之間的聯絡；此外，李察頓還擔任洛丹和亞洲聯盟防諜部的聯絡工作。

貝里．洛丹乍聽到李察頓成了ＩＶＳ的犧牲品，對他又是悲痛的一擊。

「失踪……這是什麼意思？李察頓不是那麼簡單就會失踪的人呀？」

「李察頓在格陵蘭失踪了，不聲不響就往亞洲聯盟去了。馬堪特認爲ＩＶＳ會使列強動搖……」

「是不是需要聯絡員？」洛丹懷疑的目光望著克萊恩；克萊恩了解他的意思，搖了搖頭。

「你以爲IVS寄生在我身上，那就錯了。難道沒有辨別IVS的方法？」

「你到底在想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。你的技術……」

「這是周波數檢波器。」布魯若無其事地挿嘴道。洛丹對布魯點點頭，却因自己沒想到而生氣。精密的檢查器可以攫取人類的腦波，檢查周波數。普通人與變種人的差異很小，檢查器却一測卽知；而人腦和IVS的腦差別就大啦！

「布魯，對啦！這是人類與IVS的辨別法。問題是以後怎麼辨？我們不能輕易殺人，如果能挽救生命，最好不過；此外，把IVS從這個肉體趕到另一個肉體，也不是辦法。」

克里斯多在後面動了一下，不顧身旁沈默不語的托拉道：

「一定要破壞IVS的肉體，被封鎖的人心才能回到原來的身體，IVS的心和肉體才會死亡。我們要利用這唯一的弱點。」

「怎麼追蹤呢？」

克里斯多微笑著。

「試試看呀！訓練變種人的目的是什麼？他們也許可以作爲IVS的肉體與精神之間的橋樑。」

「假使有效的話……」洛丹說了這句話，却沒有自信，因爲不可能追踪非物質的光速移動。精神現象與能量是物質的一種形態，雖然有感覺，追踪起來却很困難；不過辦得到也說不定……

克萊恩等大家靜下來之後，又接著報告：

「洛丹，馬堪特希望你繼續追踪李察頓，他一個人恐怕無法兼顧。李察頓會惹出什麼亂子，實在難以預料；IVS可能會破壞地球的統一，來達到牠們的目的。這是馬堪特的推測，絕不能讓牠們得手。」

「李察頓在亞洲聯盟嗎？」

「他就是在那裏失踪的。」

洛丹望著布魯。

「布魯，叫艾倫斯．雅拉特來一趟。」

這位機械軍官一語不發地立刻走開了。克里斯多皺起了眉頭。

「雅拉特能做什麼？」有人灰心地問了一句。

洛丹微笑著，克萊恩還不認識雅拉特，他稍微說明一下。

「艾倫斯．雅拉特是個變種人，他的能力超乎人類的想像，能作時間移動，把自己的心送到未來；也可以潛進過去。他也許能查出IVS的藏身之處。」

「時間移動？」克萊恩聽呆了，半晌之後才把嘴閉起來，聳聳肩——貝里．洛丹不至於騙人吧……

雅拉特來了。凡是了解他的能力的人，莫不感到大失所望。這個德國人和一般人並沒兩樣，怎會有這種不可思議的能力？……他兩眼炯炯有神，洛丹認定這雙眼睛可以預見未來。

「正在開戰略會議。」洛丹迎過去，說道：「IVS開始侵略了。亞洲聯盟防諜部的李察頓少尉恐怕有了意外。你聽聽達哥．卡克達的消息，然後一起對付。祝你成功！走以前記得來拿周

波數檢波器，和聽我的指示。」沈默了一下，好像下了什麼決心似地又說道：「雅拉特先生，直到今天爲止，我要用你時，總是有點猶豫。我想問個問題。你向來依靠精神力量探視未來；同時，離開肉體後，都能找回肉體，這種能力和IVS一樣——不，比他們高明多了。你的精神並不侷限於現在，你知道我正要派你去偵查IVS嗎？眞正威脅牠們的人是你。我收回剛才的問題。雅拉特，你可以探知未來，能不能看看第三勢力將來還在不在？會不會打敗IVS？」

雅拉特的臉上刹那間有了一層陰影。

「我恐怕要辜負你的期望了——不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通往未來之路相當多——更清楚地說，未來並不祇有一個。現在就是現實，不變的過去延伸成現實；而未來既不是現實，又不確定；現在的瑣碎事件也會改變未來。我曾經到過未來之境，那並不是固定不變的。你懂我的意思嗎？」洛丹點點頭，雅拉特接著又說：「未來一共有好幾千個——貝里·洛丹所在與不在的未來都包含在內——祇有一個成爲事實。對不起，我讓你失望了。事實上，我這種到達未來的能力並沒有價值，因爲我很可能闖到錯誤的時間之流，作錯誤的判斷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呢？爲什麼不早說呢？」洛丹不以爲然地問道。

「我以前不知道。」雅拉特一臉的迷糊。「幾天以前我作過實驗，才曉得在同一時間裏，有幾個世界同時存在，却祇有一個成爲現實。至於這個是什麼，我也說不上來。」

「那麼，你失去了預言家的資格啦？」

雅拉特歉意地點點頭，他的目光仍明亮似火。難道他在說謊？洛丹看看心靈感應者馬歇爾，後者慢慢搖搖頭。雅拉特實話實說，這也是事實；但他表情上有一層陰影，那又是爲什麼？

「就預言家來說，」洛丹繼續說道：「也許能力不夠；但對入侵的敵人却沒有。你可以離開自己的身體，追踪IVS呀！」

「我可以和達哥·卡克達配合，共同執行任務。」雅拉特接受命令，又加了一句。「無數個未來之一，就是我會在幾週以後死亡……但是我說過，這祇是可能性之一。很可能是如此；也說不定能繼續幫你的忙，繼承銀河帝國。」

他和那位日本心靈感應者並肩離開會議室，洛丹目送他們的背影消失了。

* *

在另外一個會議室裏。

格陵蘭地下三千公尺處，地球三大地區的首腦第一次會面了。這一次並不是討論對付洛丹，而是商討抵抗侵略之計。馬堪特也出席了。貝里·洛丹從電視上參加會議。小房間的一面牆是螢光幕，螢光幕上映出了與洛丹身材一般的映像，有如置身現場似的。他不但聽得到討論，並且參加討論，令人難以想像他在幾千公里以外。

馬堪特擔任司儀。貝里·洛丹請求說明戰略情況。

「各位！」洛丹開門見山地說：「再不趕緊想辦法，我們便要滅亡了。還好我們已經統一了地球，並且和平相處；大家實際上已經沒有國境之別了。三位領袖分別統治自己的世界，經濟上也能密切合作——除了我和阿魯況人以外。我請求我的部屬能自由行動，自由出入各政府和情報機關；同時保護地球上的要人，以免被IVS利用。萬一被利用了，也能隨時發現，馬上應付。他們一定要有不受干涉的全權，我也想授權給他們。」

屋裏的人都屏氣凝神，一片靜默，沒人有勇氣拒絕貝里．洛丹的請求。馬堪特開口道：

「當然。大家都知道緊急措施的重要性，祇要有所指示，大家都會服從的，是不是？」

西方的首腦點點頭；亞洲聯盟和東方的元首遲疑了一會兒，也只好答應了。洛丹放心了，他已經贏了第一回合。

「謝謝大家。這麼一來，才能夠防止敵人的侵略，使將士用命。我們一偵察出侵略者的太空船，便馬上擊破。第二個提議是，你們也知道我組織了叫作『通用宇宙公司（GCC）』的經濟集團，負責人是荷馬．G．亞當。他的記憶力像照相機一樣，是個難得的財政天才。我們在全球各地的工廠陸續建廠、生產。GCC的資本額現在有三百五十億元，願意跟我合作，推展計劃的，我先付三百億。」

亞洲聯盟首領漫不經心地問：

「什麼計劃？」他的臉色很平靜。

貝里．洛丹微笑著說：

「太空艦隊呀！地球十分需要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原因很多，其中之一是經濟。戰爭和軍備成為各國人民經濟保障的一部分。如今隱瞞也沒用，聽來似乎很諷刺，却是事實。希望大家能開誠佈公地談談。我們的目標不在軍備，而是在太空艦隊。地球的整體經濟都能受益，新行業誕生，沒有失業者；同時，工廠也逐漸興建，研究新技術、開發新原料、製造新產品，這是經濟方面。另一個理由是軍事。我們在月球上破壞了阿魯況的

太空船，沒想到自動求救信號以超光速播送到宇宙空間，引來了其他的生物，這次的侵略就是因此而起；此外，其他的種族也會好奇而來，一探究竟，地球必須以防萬一。這就是建造太空艦隊的理由。如果諸位能了解，我感到十分榮幸。」

他們當然了解。洛丹的提議終於獲得一致通過。但他仍不滿意，乘勢要求組織整個地球的統一政府，並提出具體方案，使三位領袖十分爲難。

「國與國之間保證不再分裂，太空艦隊可以加強統一。爲避免合而後分，形式上必須進一步研究；也就是實現一向受大家嘲笑的世界政府。今天是個好機會，共同的危機和建造太空艦隊，會使大家更合作。因此，希望諸位盡快實現。謝謝諸位傾聽我的建議，我先告退了。至於內部問題則與我無關，馬堪特等一下會向各位提出重點。謝謝大家對我的信賴，我一定全力以赴，不辜負諸位的厚愛。」

牆上的影像消失而變暗了。

馬堪特打破沈默，說道：

「目標已經決定了，至於能不能達成，就看大家了。今天，爲了達成實質上的結果，我爲大家介紹一位適當人選，他在經濟、財政兩方面，學有專長，一定會有一番建樹。現在，讓我介紹GCC的負責人荷馬·G·亞當先生……」

3

艾倫斯·雅拉特和達哥·卡克達正在亞聯大飯店商量對策。

「你的計劃很好，」艾倫斯·雅拉特滿懷自信地說：「你既然可以攜帶炸彈念動到IVS的橢圓船上，帶人當然也不成問題——因爲已經證明過有這個能力。」

「也許吧。」達哥·卡克達微笑著。「試試看再說。老實說，我以前沒想到這一點。」

「只好姑且一試啦！變種人部隊練習了好幾年，才有今天的成績。」

「不知道我帶你到未來之境會怎麼樣？」達哥·卡克達認眞地問道。

「我們可以互相照顧。」

艾倫斯·雅拉特笑了。

「這是理想的協調，要是克里斯多知道了……」

達哥·卡克達改變了話題，好像忽然想起原來的任務。

「我找到李察頓了，從現在起要小心啦！你知道他在搞什麼嗎？我們無法通知亞洲聯盟，也不知道IVS正在打誰的主意。」

這當兒，兩人的萬能通訊機響了起來，他倆立刻按上收訊，便聽到另一個念動著拉斯．茲拜的聲音。

「動手吧。李察頓正往機場去。我買好了飛往巴丹的票，明天早上六點三十五分起飛。」

「這麼早哇？」早上起不來的雅拉特叫道：「到巴丹幹嘛？」

「去買票的僕役沒有問他。」

「好罷，拉斯，你來一下。明天早上之前，李察頓逃不走的。到巴丹要多久？」

「飛行兩小時左右——大約八點到。」

「我在巴丹接你。」雅拉特說：「好罷。李察頓的事談到這裏爲止，我要念動啦！……」

一轉眼，這個非洲大個子在房間裏實體化了。當他看到達哥．卡克達和雅拉特驚愕的表情時，不禁笑起來。從虛無飄渺中，突然冒出一個人來，任誰都會嚇一跳，那怕自己也是念動者也一樣。

「你的目標呢？」達哥．卡克達問道：「我們這位好朋友好像往西藏去了，巴丹好像在西藏那個方向吧！」

「又來了！」拉斯應道：「有二千多公里哪！要念動那麼遠的距離怎麼辦？」

「把雅拉特夾在中間——乾脆一口氣念動著去！」

拉斯雙眼圓睜。

「中間？一起去？」

「不行呀？」達哥．卡克達不解地問：「至少比中型炸彈輕多了……」

* * *

飛機準時降落了。李察頓下機後，直接走到海關前，一路上並沒東張西望，顯然沒注意到有人跟蹤。在這裏日本人的臉孔並不引人注意，因此由達哥負責監視。他利用手腕上的迷你通訊機，按時和同伴聯繫。

李察頓沒有帶行李，却帶了鉅額的現款；沒人知道他是怎麼弄來的，大概他自己也不清楚。他在市中心一流的飯店訂了房間，預付了三天的房租，整個上午都沒露面。達哥．卡克達百無聊賴地坐在對面的酒店裏。要是有人代班，他早就鑽進桌子下面睡著了。

到了中午，拉斯來了。他喝了一口紅葡萄酒，保證會支持到晚上。達哥．卡克達不太信任他，仍東倒西歪地離開，回到雅拉特住的飯店。

「李察頓究竟想幹什麼？」

雅拉特正躺在床上看書，看到達哥．卡克達走進房間就放下書來，劈頭問了這麼一句。他想了整整一上午，雖然問了這麼一句，也祇是隨口問問，沒敢期望對方回答；回答也不見得有用。

「誰知道?!」達哥．卡克達應了一聲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。「又不能親自找他問問！你是不是想探察未來，看看他的意思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會走進哪一種未來，反正可以不受肉體束縛就是了。我可以變成超物質的精神體，自由行動；必要時還可以跨越時間——是不是我想看的，那就不敢說了。」

「試試看好了，」達哥．卡克達不了解這個問題。「這段期間，我會好好守著你的身體。」

雅拉特點點頭，仍然躺在床上。

「其實也沒什麼。」他也承認。「我自己也不知道需要多久。不要讓任何人進來，知道嗎？」

達哥．卡克達鎖上門，轉身時，雅拉特已閉上眼睛，動也不動地躺著。達哥．卡克達把臉貼近他的身體時，不禁楞住了，原來雅拉特已經停止了呼吸——自己弄錯了嗎？脈搏微弱，擰擰他的臉也沒有反應。

達哥．卡克達也躺下來，立刻睡著了。整整一下午都沒人來打擾。

話說回頭，李察頓並沒有離開房間一步

佔據他的那個生物，正以心電感應和橢圓船上的司令交談。命令馬上下來了，內容很確實，不需解釋。

「我們在第三行星上的基地保衞計劃必須放棄，因爲叫作李察頓那個地球人有了問題。重新找一個倒楣鬼，不但太麻煩，又沒什麼意思。地球方面雖然已經懷疑李察頓，却沒有確實證據。你在巴丹停留兩天，再經克利巴，轉往美國，再等候上級的指示。」

從這時候起，李察頓開始活躍起來。飯後，他到市區散步，就像一個退休的官員那樣，悠哉遊哉地到處遊逛，根本不在乎有沒有人跟踪。第三天，他先買了前往香港的機票，再買轉往美國內華達州卡遜城的機票。

雅拉特的實驗沒有效果，反而弄得心煩意亂。從現在飛往未來時，他的精神也從香港飛到了卡遜城。時間有了偏差，而有了出入。然而李察頓並沒有搭飛機，現實中的他究竟怎樣了呢？

雅拉特不禁懷疑起自己來。現實是轉捩點，可以通到無數的未來；也只有現在才能決定未來

。未來的可能性有幾百萬個，到底哪一個會成爲現實，那就不知道了。

很多事情是無法改變的。

他發覺有很多事情還無法控制全局，但這一點必須和貝里．洛丹談談。假使他想的沒錯，IVS的末日就到了……

＊ ＊ ＊

貝里．洛丹對艾倫斯．雅拉特點點頭。他們兩人在星雲號上舊的司令室裏碰頭。洛丹很懷念這間房間，因此改爲私人房間。在這裏談話很安心——他對人生的許多憧憬，都是從這裏開始的。

雅拉特說道：

「李察頓獨自飛往美國的目的地，約翰．馬歇爾應付他綽綽有餘。聽說安妮．絲農也在卡遜城。她推測下一個目標可能在內華達基地，大概沒錯。」

「很可能。」洛丹平靜地說。

「我在巴丹時，曾一度離開自己的身體，探測李察頓的未來，意外地發現IVS竟能以心靈感應和他聯絡，我偸聽了牠們一部分的對話。撇開肉體不談，我們的精神力比較強，必要時，可以直接和IVS聯絡；不過沒什麼意思，還是不讓牠們知道的好。還有，我確信能用念動力來追踪沒有肉體的IVS。念動力移動時，可以把身體移到另外的空間實體化。所謂念動力也就是精神力量，這一點和IVS很相像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達哥．卡克達和拉斯．茲拜——或者是我——就能和IVS接觸了——也就是趁IVS離開人體回到自己身體的那一剎那，和牠接觸。」

貝里．洛丹聚精會神地聽著，同時分析著種種可能和勝算。他那電腦般的記憶，記下了阿魯況龐大的知識，此刻正用得著，因爲記憶因子不斷地傳出情報。過了一會兒，他點點頭。

「雅拉特，你說得不錯，值得試試看。李察頓一定有什麼特殊任務，才會飛往內華達。絲農小姐的報告大概就快到了。我想跟你談的，是另一件事。你是個時間移動者，我却沒向你請教過你的能力。現在，基於理論上的需要，我想知道所有的可能性和那些不可能的未來。目前有一件大事……」

雅拉特探身向前，接過洛丹的報紙，先看大標題，再仔細閱讀內容。

六歲女孩以軍用手槍射殺父親

幼童殺人之謎

新墨西哥州梅西拉二月十七日電

本世紀慘絕人寰的謀殺案昨日上午發生在新墨西哥州的梅西拉——女童貝蒂．塔佛里在父親膝上玩耍時，突然拔出父親的大型手槍射殺父親。該女童從沒拿過武器，也不知道如何使用。

據報導，父親亞朗．G．塔佛里是位原子能科學家，最近擔任改良核子炸彈的工作，也是沙漠試驗爆炸的主持人。特派記者以懷疑的文筆，報導貝蒂．塔佛里在看到父親時飛快地撲上去，却又突然站住——保姆可以證明。手槍似乎自動飛到她手上似的。當然，保姆驚恐過度，幾乎歇斯底里，所說的話自然不足採信。記者又加了一句：六歲的女童射殺父

親是反常的行為，需要接受詳盡的精神分析。

雅拉特抬起頭來，和洛丹面面相覷。

「你認爲怎樣？」

雅拉特聳聳肩。

「我不知道！保姆的話很值得注意。我認爲這孩子突然站住並不是神經錯亂。」

「我也這麼想。」洛丹也有同感。「一想就知道了；不過，我要確實的證據。這事就拜託你啦，我想知道她的未來會怎樣，你懂嗎？」

「某種程度上可以——無論是哪一種未來，人格是不變的。任何可能性我都可以找出，這點不成問題。我敢說，貝蒂·塔佛里仍然會活下去。」

「雅拉特，我也這麼想。你要去新墨西哥州？還是從這裏？……」

「到現場比較好，從那裏到卡遜城也很快。」

貝里·洛丹也同意。

「好。馬上去罷，有了消息立刻報告，我非常關心那個孩子。」

＊　＊　＊

心靈感應者很快便了解了IVS的思考模式。雖然消滅IVS的範圍縮小了，但是要捉住牠們，仍需要繼續努力。

內華達機場也就是西方的太空機場。

這一帶警備森嚴，禁止閒人出入；但對於可以寄宿人體、來去自如的IVS，却無能爲力。

洛丹的部下已經佈署完畢。

保安部的巴那茲上尉不喜歡這麼小題大作；礙於馬堪特的命令，祇好照辦。過去也有過這種經驗，他早已見怪不怪了。警戒線內不准閒人進入，這是衆所周知的；不過，不相干的外人中，却有一個例外。

那人就是馬歇爾。他笑瞇瞇地跟人打招呼，好像什麼事都瞞不過他，說的也全是無關痛癢的廢話——至少巴那茲是這麼想——他是洛丹的夥伴，洛丹這小子無論什麼事都要挿一脚。

藉心靈感應能力，在澳洲防止一場銀行搶案，因而成爲洛丹部下的約翰·馬歇爾，就在內華達太空機場四處遊逛，順便參觀了各項龐大的設施。他和宇宙開發負責人邦達將軍、副官莫里斯上校、專攻宇宙醫學的弗里布斯博士、加州宇宙飛行學院的校長兼科學計劃執行人雷曼博士等人都很熟；至於和巴那茲上尉，那更不必說了。

到目前爲止，仍查不出IVS的動靜，眞令人洩氣。到底是巧合，還是有意？馬歇爾雖然心急如焚，却也無可如何。天天和這些要人周旋、聊天，仍沒有一點進展。

他今天和雷曼博士約好了一起下棋。

這位中年紳士最喜歡下棋，也因爲棋逢敵手而高興萬分，却沒料到自己早被對方盯上了。

「將！」雷曼大喝一聲，把「皇后」放在最後的位置——他喜不自勝——之後，塞滿了煙斗，呑雲吐霧起來。

「哎喲！哎喲！」馬歇爾不慌不忙地說：「你以爲我沒看到那個『騎士』呀？那你就錯啦！」

……嘿嘿！怎麼樣？」

雷曼一語不發地望著棋盤——他不是沒注意到「騎士」嗎？「騎士」不是早被包圍了嗎？

爲了對付雷曼的煙斗，馬歇爾也點了一支煙，以毒攻毒。

馬歇爾竊笑不已，他知道對方想用「皇后」吃掉自己的「騎士」。他突然呆住了——雷曼的思路斷了。

從外表上看起來，博士好像石像一樣，目瞪口呆；拿著棋子的手，也在棋盤上凍住了似的，眼睛一眨也不眨。

這時候，馬歇爾感到有什麼東西竄進了教授的思考空隙。馬歇爾毛骨悚然，却極力鎮定，盡量不要驚擾IVS。

絕對不能讓對方起疑，說不定這個入侵者也正從雷曼眼睛中打量自己。馬堪特說過，時間大約是五秒。

果然不錯。五秒之後，雷曼博士恢復了，把「皇后」順手一放，用呆滯的眼神，怪異地盯著馬歇爾。

「嗯！」

馬歇爾很緊張，他頭一次遇到這種情況。雖然也能潛入IVS的思想，却沒想像中那麼容易——侵略者也有心靈感應能力，萬一打草驚蛇，反而壞事。

「教授，你這一步走差了，你看，你的『國王』不能動彈啦！你好像心不在焉哪！來，我讓你一步。」

馬歇爾故意把「騎士」拿到危險位置，好讓雷曼吃掉；誰知他一時會不過意——IVS佔據宿主的思想，需要一段時間，雷曼因此陣營大亂。

馬歇爾故作不知，也依樣畫葫蘆，想藉機多接近這未知的精神。但又無法突破，也不敢太勉強，唯恐對方知道了很不利。如今總算了解IVS遮蔽思考的手法，却不知道牠們的企圖。牠們互相聯絡時，這種遮蔽幕也許有隙可乘，祇好待機而動了。

IVS很快便學會了，眞叫人吃驚。馬歇爾讓對方贏了，他隨便客套幾句，便要告辭；臨走說：

「博士，你和我約好的事沒忘記吧？」

「嗄？」

「實驗呀！你眞的忘啦？你要主持新的燃燒室實驗……是不是二、三天以後才做？」

「喔，對了。沒關係。」

「晚安，博士。」

「晚安。」

馬歇爾一回到房裏，就拿出小型超強無線電機，立刻和洛丹聯絡上了。洛丹一大早就跟克里斯多和變種人研究事情，突然被人打斷而有些不快，一聽是馬歇爾的聲音，所有的不快一掃而空，全神貫注地直到聽完，一個字也沒說。

「繼續監視雷曼。安妮．絲農也來了報告說，李察頓往內華達基地去了，表面上是奉馬堪特之命，跟雷曼碰頭，這兩人懷著什麼鬼胎，可能想破壞宇宙開發工作，你要多多注意！安妮．絲

農一到，立刻跟她聯絡。雅拉特的事情一完，就會派援軍去。內華達太空機場可能變成導火線。」

這種推測到底對不對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＊　＊　＊

雅拉特想看看貝蒂．塔佛里的未來，並不容易。但在五年後的未來裏，倒有個大好機會，奇怪的是，他們的觀點一致。

無形的雅拉特在少女頭上盤旋一會兒，隨卽進入她心裏；一進去，就嚇了一大跳。

貝蒂．塔佛里竟也是個心靈感應者！

她微微偏著頭仔細聽著，含著自信的微笑；就坐在五年前發生慘案、和父親所坐的同一個陽台上。

「你是誰？」她悄悄問道。雅拉特知道躲不過，其實也沒用，她的感應能力很強。

「我是艾倫斯．雅拉特，洛丹的手下。」

「有什麼事？」她懷疑地問道：「他叫你來的嗎？」

雅拉特一時答不上來。

「爲什麼？」

她想了一下，又微笑起來。

「哦……我差點忘了，你是艾倫斯！五年以前你曾說要看看我的未來，現在我們見面了。貝里．洛丹五年前曾希望我加入變種人部隊；我們却是在未來見的面。你知道嗎？」

「可能是吧。」雅拉特慌慌張張地說：「妳願意爲洛丹效力嗎？」

「用不著客氣。我才十一歲。雅拉特，你聽我說，我天生就是變種人，最拿手的是心靈感應和念動；六歲時的智商就是大人的兩倍。這個世界上的變種人會慢慢增加，新的人種會形成。總有一天，新的高智慧人類會取而代之的。」

「那多可怕！」

「爲什麼？你不認爲時代正在進步嗎？優秀人種將會繼承銀河系的文明。」

雅拉特愈來愈迷糊了。這個智商比自己高的小女孩，連在洛丹身旁都不能大聲談論的事都說出來了。他差一點忘了這是五年後，並不是現在。

「塔佛里小姐，你能回答我一個問題嗎？」

「好啊！」

「妳爲什麼射殺父親？」

她沈吟了一會兒，終於鎮定地說：

「老實說，我自己也不太清楚。我母親難產而死，跟父親相依爲命，無話不談。那天，父親回來時，我上前去迎接他，沒想到却撞在遮蔽幕上，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越過。侵略者實在太厲害了，我嚇得無法動彈。父親——這人不是我的父親——抱著我坐下來。我探出了他想毀滅世界，也就是第二天用地下貯藏的核子炸彈來毀滅整個大陸。你知道那時候我祇是個小孩子，說出來誰會相信？於是，幾乎是下意識的動作，父親隨身佩戴的手槍飛到我手中——當然，這是念動力量；同時……」

雅拉特默不作聲，他很同情這個少女。她抬起頭望著藍天，也就是雅拉特的心所在的方向。

「雅拉特，你回去吧。把這件事告訴洛丹。我敢保證，ＩＶＳ到頭來一定會失敗，地球會贏得最後勝利；而你自己……」

她的思緒斷了。

「塔佛里小姐，我會怎樣？」

「我不能說。算了！」

「爲什麼不能？」

「雅拉特，我不能說。不要爲難我罷。你會改變人類的歷史，你的命運和銀河帝國未來的命運息息相關。假使你預先知道了，一定會逃避。千萬別這樣。雅拉特，你有你的路；貝里．洛丹也會達到他的理想。雅拉特，我們不能再談了……」

「五年以後如何？現在如何？我在哪裏？」

「五年以後？雅拉特，那時候你會看到人類歷史的黎明，那是我們想像不到的輝煌……好了，你請吧，讓我安靜一下。」

雅拉特感到貝蒂．塔佛里消失了，再也問不出什麼，只好悵悵然回到現在。

終於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了……

4

「你滿有把握嘛！」布魯對洛丹說：「ＩＶＳ的基地藏在西藏的某個地方。」

洛丹點點頭。站在一旁的克里斯多拿著ＧＣＣ的最新資料。亞當在全世界各地設立新工廠，開始建造太空艦隊。國與國之間的隔閡消失了不少。

「布魯，我知道ＩＶＳ派李察頓到基地去，但不知道做什麼。ＩＶＳ一時疏忽，被雅拉特探出來了，只好改變計劃。但牠們仍不放過李察頓，反而派他到內華達太空機場，去見雷曼博士。牠們想要破壞宇宙開發計劃，我猜的絕對沒錯！」

「洛丹，我們千萬要小心！」克里斯多挿嘴道。他沒有自信；他的族人已經衰弱頹廢，根本應付不了ＩＶＳ。「牠們征服了好幾個星際帝國，所向無敵。」

「一定要阻止！」洛丹斬釘截鐵地說：「我們一定有辦法！核子武器也有好的一面，放射能會使自然進化加速一千倍，一百萬年以後的人類已經有了端倪。變種人部隊就是我們的先鋒，正好被我們碰上了，要是沒有變種人，那就無法對付ＩＶＳ了。」

克里斯多望著洛丹；清秀的額頭下，金紅色的眼睛炯炯發光。這種表情，洛丹看過一次；是

在談到地球與銀河帝國的前途時，他的眼中有讚歎，有欣慰，也有膽怯的畏縮；也包含了對星系的誕生、死亡的歷鍊，和悠久的民族無窮盡的智慧。

「兩、三個禮拜以來，我心裏一直有個問題在打轉——統一宇宙究竟是命運？還是偶然？」他的聲音已經恢復了鎮定。「現在，我看重命運。能掌握命運是多麼偉大的想像……」

「在這小小的地球上，我們只是個小角色而已。」布魯心直口快地脫口而出，又接著轉到大家最關心的話題上。

「在內華達幹嘛呀？」

洛丹胸有成竹地微笑著。

「埋下陷阱，讓IVS自投羅網——現在祇好如此——萬一牠們中了計，整個計劃就會失敗——我們失敗也說不定，馬上就可以揭曉。雅拉特的理論正不正確，就在此一擧。」

「也就是說IVS離開宿主時，心靈感應者乘機追踪？」

洛丹對克里斯多點點頭。

「這是找出牠們基地唯一的方法，找到之後就好辦了。說不定能抓住IVS本身——眞正的IVS。關於這一點，雅拉特有一個大膽的構想；不過，一切還得看內華達的實驗結果再說。」

「趕快說嘛！」布魯急得不得了。「究竟在內華達幹什麼嘛?!」

「這不難。請克里斯多一起來聽。內華達……」

＊　＊

這種新物質是理想的太空船燃料。它是固體，不佔空間——這是最大的優點。如不被放射線

過度照射就完全無害。一般的放射線可以用簡單的儀器製造出來；放射線照射時，原子的構造會發生變化，變化程度依放射線的強弱而定。放射線是媒體，沒有放射線，這種新物質就成了一塊普通物體了。

實驗還沒開始。

如果這個發明能夠成功，要歸功於雷曼博士。新物質的製造費用十分低廉；飛往火星所需——太空船本身的價格不計——比電車繞市一周還便宜。放射線的增減又能隨意控制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，因而成爲理想的光速飛行體燃料。

這祇是理論。雷曼專心研究，誰也不能使他罷手。

今天，要擧行最後一次實驗。

由於雷曼並不反對，奉馬堪特之命的李察頓才可以在現場自由出入。李察頓——就像他本人一樣——知道IVS這種事。侵略者打算乘新物質照射強烈的放射線時，引起連鎖反應，使所有的研究設備化爲灰燼。這兩個IVS便丢下雷曼和李察頓的身體，另找新的代罪羔羊。

這是牠們改變計劃的重心。

IVS的時間不多，雅拉特主張立即跟踪；理由是：降下精神遮蔽幕，牠們便囘不到異質的空間了。這話雖然很奇怪，但一想就明白了。

由於這個緣故，必須製造使雷曼和李察頓防不勝防的意外，再攔住兩人。乘兩人僵立之際——也就是兩個IVS從人體倉促逃出時，立刻下手——牠們不想和人體同歸於盡的話，祇有這條路。

雷曼一無所知地和約翰．馬歇爾一起走進反應室。平日熟悉的助手都親熱地打招呼，又埋頭工作；祇有二、三個生面孔。那是新來的電子技師雅拉特，這還是第一次見面。這位技師站在巨大的管制盤附近，控制操縱桿；計劃中責任最重的安妮．絲農則站在更遠之處，盡量不引人注意。

反應室唯一出入口的大鉛門已經關上了。雷曼知道從裏面也可以打開。連鎖反應開始時還有足夠的時間逃生，趕回自己的房間，再回到自己的身體。

教授帶著李察頓和馬歇爾來到鉛室，指著石英玻璃內閃著異樣光芒的甎塊說：

「各位，這就是新物質。天花板上有電磁放射線用的天線。放射線貫通物質，構造就會起變化。我們還沒研究出怎麼利用它發出來的能量；不過，能量會變成熱量，溫度倒可以感覺到。鉛室裏面有隔熱設備，幾千度的高溫也不會有影響。當然，溫度是慢慢上升的，否則不堪設想。你們外行人不知道，還以為是普通金屬哩，其實威力極大，足夠把光速太空船送到太空裏。」

雷曼慢慢走近管制盤，用陌生的眼光上下打量著雅拉特。穿著白衣的雅拉特早就認識博士了，可是，這位鼎鼎有名的學者却不認識他——寄宿於雷曼的ＩＶＳ也一樣。「有沒有什麼異常？」雷曼問道。

「檢查完畢。一切正常。」雅拉特應道。事實上，他祇知道操縱桿的功用而已。操縱桿調整電流的大小，再由電流控制放射線的強弱。

「好。從最小電流開始。」

操縱桿拉到第一格——刻度共分爲二十格。沒有人會拉到底，連雷曼也不敢——果眞如此，

變化非常快速，反應也跟著加快，鉛室就立卽融解了。

石英玻璃背後毫無動靜。溫度計開始上升，雷曼滿意地點點頭。

「這是熱量！溫度開始上升了！操縱桿只拉到第一格，就可以供應整個大陸好幾百年的用電！實在太可怕了！」

站在一旁的李察頓沒有開口，牠一直以心靈感應和雷曼互通聲息。探測牠們的想法對馬歇爾來說，並非難事，祇要不引起對方注意就行了。他的科學知識不多，看不出眼前的實驗有什麼意義。

他知道李察頓和ＩＶＳ正在私下研究。

什麼位置才會惹禍？

第七格！雷曼一面用心靈感應告訴對方，一面說道：「技師，下一格！」

已經探出敵人的計劃。雷曼打算逐漸加強放射線，速度雖然很慢，却準備在第七格時故意破壞，和李察頓若無其事地離開，回到自己的肉體；另一方面，反應室一旦失去控制，放出的能量便像惡魔一樣的肆無忌憚了——這就是牠們的計劃。

現在是安妮．絲農的事了；操縱桿前的雅拉特也全神貫注。他必須和約翰．馬歇爾密切配合，牢牢盯著兩個ＩＶＳ。當牠們一動，雅拉特就立刻把身體留下，在後跟踪；馬歇爾也要把握住ＩＶＳ逃走的那一剎那。沒人注意的達哥．卡克達也跟著非物質化，和雅拉特同行。這位念動者達哥．卡克達正站在發電機後面，目不轉睛地等著馬歇爾的手勢。

配合得好便會一箭雙鵰——能不能天衣無縫呢？……

雅拉特從操縱桿前輕輕退後一步。

雷曼緊盯著溫度計，眼睛閃著瘋狂的光，似乎忘了自己還戴著假面具。李察頓倒很從容。

「第七格！」雷曼突然下令道。

是時候了！

安妮．絲農靠過來，把視線落在操縱桿上。操縱桿起初移動得很慢，隨後逐漸加快，經過了要命的第七格，最後竟到了二十格。一刹那間，發電機一下子輸出最大的電能，電流經過反應爐的導線，產生最強大的放射線，貫通了新物質。安妮．絲農知道二十秒內不會出事。這時，連鎖反應已經開始，萬一唯一的出口關閉了，誰都逃不出去。

她轉過頭，凝視著厚重的鉛門。她的精神力已經穿過金屬，從外面閂上了，裏面再也打不開。屋裏的人頓時成了甕中之鼈。

還有二十秒！超過一秒便全完了。

雷曼博士眼見操縱桿自動滑到第二十格，嚇得魂飛魄散。想從蓄積的記憶裏找出解決之道，短短二十秒萬萬不夠。二十秒……牠心裏有數。於是一把抓起操縱桿，想要往回扳；沒想到線路因負荷過重又壞了。燒斷的保險絲噴著火花，四處迸散。雷曼趕緊去踩大風箱，眼睜睜看著操縱桿在高溫中融解變形，燒焦的橡皮和金屬發出刺鼻的惡臭。

李察頓手腳發軟，動彈不得，趕緊用心靈感應和雷曼商量。然而雷曼祇顧解開操縱桿自動移動之謎，根本沒注意。牠們知道非走不可了，沒想到祇剩五秒了。

厚重的鉛門怎麼也踢打不開，文風不動。

已經過了十五秒，在刼難逃了。

十六秒。逃到異空間已經來不及，兩個IVS知道若要絕處求生，祇好捨棄人體。於是，毫無心理準備的牠們只好離開宿主，闖進了非物質的世界。扔下的兩個人體僵住了，等著原來的主人。也許需要二十一秒——那就太遲了。

約翰．馬歇爾這時向達哥點點頭；達哥．卡克達立刻非物質化，尾隨IVS，奔向未知之地。跟蹤比想像中容易。

十七秒。

安妮．絲農把全副精神集中在白熱的操縱桿上，竭盡全力使它恢復原狀；然而辦不到。融解的金屬滴在上面，凝成了一大塊，沒有力氣把它除去。她不了解爲什麼能用精神力抬起幾噸重的東西，偏偏在這緊要關頭奈何不了操縱桿！她太緊張了，以致把力量都分散了。

十八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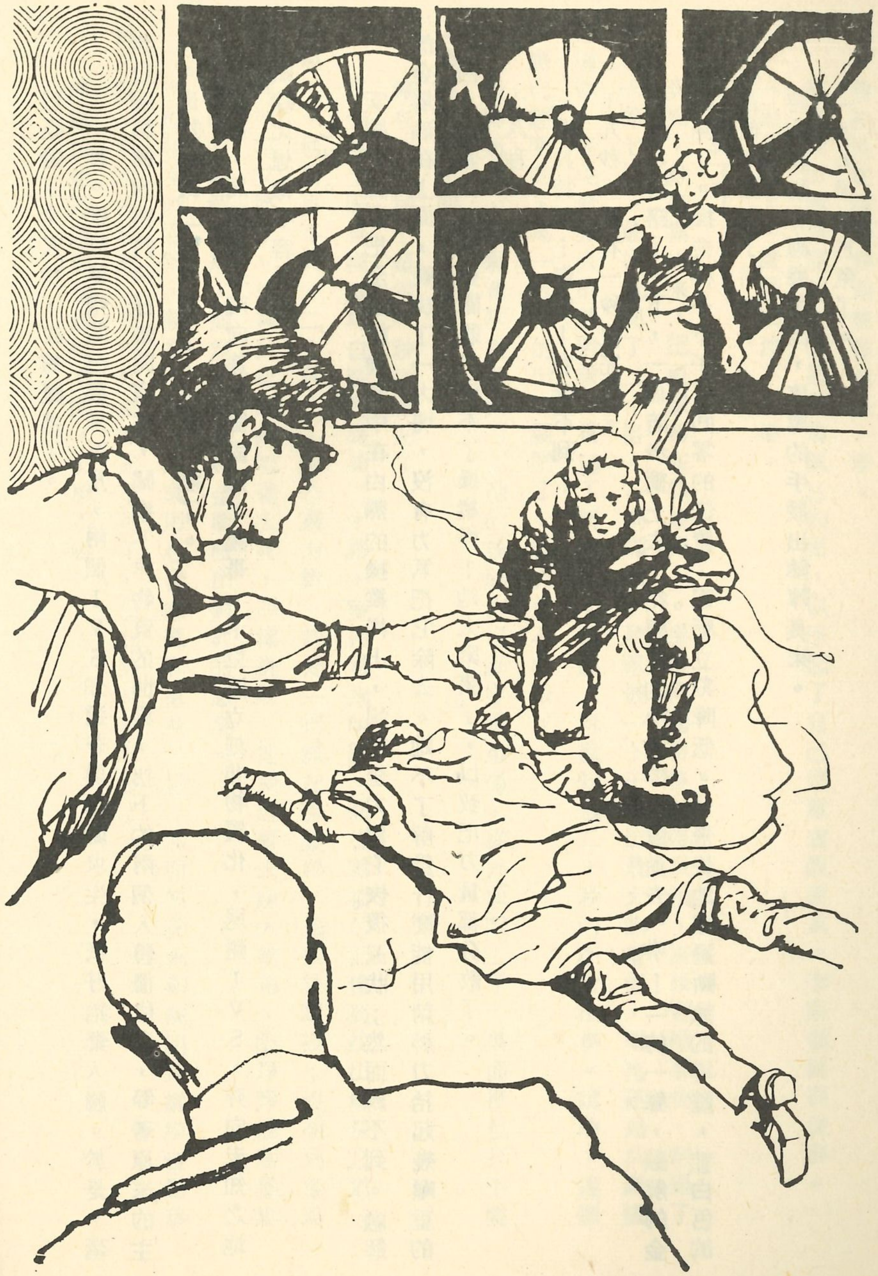
「雅拉特……你看！我辦不到！」

十九秒。還有一秒便完了。

雅拉特躊躇了一下，一個箭步衝上去，從變形的操縱桿下鑽進去「咻！」的一聲，融解的金屬塊鬆開了。操縱桿一下子彈回零的位置，電壓立刻降低。他飛快地穿過斷掉的導體，藍白色的火花在他身上炸了開來。

時間移動者應聲而倒，焦黑的手發出陣陣臭味。

一場大禍終於免了。



還沒二十秒，操縱桿終於彈回零的位置。

又過了一秒，雷曼和李察頓開始動了，原來的生命又回到體內。他倆莫名其妙地東張西望，尤其是李察頓，從沒來過這裏，更驚愕得不知所以。他看到約翰．馬歇爾和安妮．絲農，以及躺在地上的雅拉特，雖然不知道怎麼回事，仍立刻蹲下來。

雷曼的反應却不一樣。

雷曼目瞪口呆。原來在下棋，怎麼會在這裏?!這是他所熟悉的地方，實驗前，他常和約翰．馬歇爾在這裏巡視。

「究竟怎麼回事？」他痴痴地問：「我想不起來了……」

「博士，以後再說吧。」馬歇爾回答：「這是一件大事，以後你就知道了，現在有更重要的事。雷曼，現在有沒有危險？天線下的物質暴露在最強烈的放射線下十九秒，會不會發生連鎖反應？」

雷曼盯著對方。

「十九秒？第二十格？是誰幹的好事?!」

「博士，請你快點說罷！」

雷曼搖搖頭。

「危險臨界最低二十秒。」

「那好！這樣還有時間看看雅拉特。安妮．絲農小姐，快叫醫生來！」

弗里布斯博士好像也有第六感，安妮．絲農一打開鉛門，他就立刻跑進來。

「我聽到計器擺動得很厲害……」

「我的部下不小心，」約翰・馬歇爾插嘴道：「闖進了電流回路。」

時間移動者雅拉特直挺挺地躺著；現在，可以看到他的右手肘整個燒焦了。

這是觸電的結果……

弗里斯醫生蹲下來診斷。約翰・馬歇爾向發楞的教授說明始末；李察頓也半信半疑地聽著，仍摸不著頭腦。

安妮・絲農站在弗里布斯博士身旁。她自覺雅拉特的負傷是自己的疏忽，要是她有足夠的力量，絕不至於如此。她不明白自己的心靈感應能力爲什麼扳不動操縱桿——難道是太緊張？

弗里布斯博士站起身來。

「嘖嘖！怪啦！」話聲裏充滿驚奇。「他還活著嘢！」

約翰・馬歇爾慢慢轉過身來。安妮・絲農迫不及待地問：

「還活著……太好了！這有什麼好奇怪的?!」

「他受了一萬伏特的高壓電擊！」雷曼凝望著雅拉特問道：「簡直不可思議！怎麼受得了呢？」

弗里布斯博士搖搖頭。

「你們誤會了。以生物學來看，他可以說是活著，也可以說是死了。」

大家不約而同地望著弗里布斯。在一片靜默中，溫度計的指針正徐徐下降。

「又活、又死，到底怎麼回事?!」雷曼博士自言自語道。由於對科學的專注，竟忘了剛才的

危險。「眞矛盾！」

「從理論上說，當然矛盾；」醫生也承認，但他一臉的迷糊，想盡力掩飾心裏的懷疑。「但是我們現在所經驗的事，和理論有沒有關係？把侵略者和我們的理論一起聯想嗎？那麼，他們不是從已推翻了我們的自然法則的宇宙來的嗎？所以我才說，這個人是活的屍體，我一點也不奇怪。」

「你怎會這麼想？」

弗里布斯博士指指一動也不動的雅拉特。

「他沒有呼吸，脈搏也停了，血液也不流動了，這種情形有多久了？」

馬歇爾看看手錶。

「十分鐘左右。」

「照一般情形說，血液會冷却；他却沒有。我保證，他的體溫明天也是三十七度，頂多低一點點而已。」

「那……」

「抱歉，我也說不出來；不過全是事實。他沒死，但也不能說活著。他的靈魂已經離開肉體了。」

約翰・馬歇爾望望安妮・絲農。除這兩人和李察頓之外，沒有人了解雅拉特到底怎麼了。

這位時間移動者爲了死裏逃生，說不定已超越了時間；但是眞相如何，誰也不知道——除非他回來……

「謝謝。讓貝里·洛丹決定好了。」安妮·絲農插嘴道：「我馬上向他報告。」

雷曼博士的視線好不容易才從雅拉特身上移開。

「呃……ＩＶＳ怎麼了？從我們身上逃走的ＩＶＳ如何處理？」

「可能……以後才知道。」約翰·馬歇爾說著，和李察頓、安妮·絲農一起走出反應室，剩下弗里布斯博士和雷曼博士呆呆站著……

5

卡克達掉進了漩渦裏。

他覺得周圍有東西在流動，這是恢復意識之初時的感覺。從前祇需幾分之一秒他就能非物質化，從一處移往另一處；而現在，他的視覺、聽覺、觸覺統統不管用了。

也許是四周太黑了才看不見罷？沒時間多想了，因爲他已經實體化了。

就他所知，大概過了五秒鐘。

四周仍然漆黑一片，他覺得自己的身體逐漸明亮起來。那種暗暗的光，彷彿是從周圍的牆上透過來的，好像是個山洞，他感到陣陣寒意。

腳底下有東西在微微蠕動，當眼睛習慣黑暗之後，終於看清楚躺在岩床下的細長東西。

刹那間，他猛地一震，魂不附體。

那些侵略軍的身體排成一列——有兩個微微動著，可能就是寄宿雷曼博士和李察頓的那兩個！

分秒必爭！

卡克達趕緊非物質化，躲到岩石後面。從這裏可以望見遠方喜馬拉雅山白皚皚的山頂。他仔細地測量距離。IVS的洞穴在南方，離此約有五公里。那裏山峯相連，雖然不高，卻氣勢宏偉。

天然洞穴！爲什麼早沒想到?!

他摸摸手腕。幾秒鐘後，傳來了洛丹的聲音。

「哦！我猜得不錯，果然是在西藏。卡克達，你在那裏？我在好希望號上，喜馬拉雅山十公里上空。」

「我還不太清楚。你找得到我嗎？」

「等一下，布魯用顯像幕偵察，二、三秒就知道了。你找到基地沒？」

「一切順利。果然不出雅拉特所料。他怎麼沒來？」

一陣沈默之後，洛丹才黯然說道：

「出了意外。雅拉特觸電去世。遺體正運往戈壁基地。」

卡克達沒有作聲。洛丹接著又說：

「我也不太清楚，說不定沒死——等一下，布魯找到你了。你在西方兩百公里處，我們幾分鐘後馬上到。」

卡克達往前走了幾步，在岩石上坐下來。已是黃昏時分，天際紅暈一片。貝里．洛丹究竟打算怎樣呢？反侵略之戰，已經擴大爲全面性的戰爭了。種種因素糾纏在一起，誰也幫不了誰；能掌握全局的，只有洛丹一個人。

巨大的太空船悄無聲息地降落了，立刻用反引力場拉起卡克達，因爲他來不及念動到船上。卡克達對布魯用這種方法把他拉到司令室，覺得有點自豪；原先的氣憤，也在無形中化解了。貝里．洛丹正在司令室裏等著。

「卡克達，你找出了敵人的老窩，下一步就是把它消滅。托拉也答應無條件地幫助我，她很怕IVS——克里斯多和托拉在火力管制室。我要下令了。洞穴在哪裏？」

達哥．卡克達指著顯像幕。

「就在那座平頂山裏面，深入二十公尺的地方。」

「原來在西馬拉雅山的洞裏呀！」貝里．洛丹苦笑了。「居然找到這裏……我們早該想到的。」

好希望號輕輕飛離地面，接近那座山，再度降落。洛丹簡明扼要地指示托拉，又命令達哥．卡克達和布魯兩人在出口處等著。

「三十秒後攻擊。托拉破壞一部分山頂，運氣好的話，可以打到裏面；否則就把IVS的身體統統燒掉，但要留幾個活口。」

卡克達搖搖頭。

「那不行，會被他們寄宿的！」

「不。」洛丹暫時停下說道：「我們用精神干擾裝置好了，不要緊的。」

精神干擾裝置是阿魯況武器中最溫和的，能強迫對方接受持有人的意志，並且能命令對方毫無抵抗地執行命令。洛丹衷心盼望這種武器能管用。

這時候，一切如常。山頂上正颳著強風，突然噴來一股熱流，衝進了冷空氣中，奔向天空；接著，岩石也騰空而起，拋向空中。能量砲的威力極大，固體轉換氣體時，由於速度太快，無法轉變爲液體。

深入地下二十公尺的洞穴一下子露出來了。

「入口！」洛丹下令停火。球型船降落了，阻隔室立刻打開了。洛丹、布魯、克里斯多、托拉魚貫走出；達哥・卡克達早就在外面等著了。

能量切斷機非常神奇，地面幾乎沒有餘熱。卡克達消失之後，立卽又囘來了。

「就在二、三公尺前。洛丹先生，快點！有兩個在動，眞嚇人！」

貝里・洛丹一馬當先，握著銀色的精神干擾裝置，彎身走進入口，後頭的人亦步亦趨——尤其是布魯，戰戰兢兢地唯恐碰到岩壁。當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穿過時，早已落在克里斯多和托拉後面老遠了。

洛丹眼前突然出現一個洞穴。當他的眼睛逐漸習慣黑暗之後，才發現壁上散出微微的螢光。一股新鮮空氣撲進來，好像什麼地方還有一個出口。

布魯跟在洛丹後面，扭亮了手中的燈，照著寬廣的洞穴。觸目所及的是一排靜止不動的軀體。比人大多了；外形也截然不同——與昆蟲倒有幾分相似。

布魯哀號一聲，拿著燈的手不住地打哆嗦。

洛丹也胆戰心驚，他強忍著恐懼，決心瞧個仔細。那怪物比想像中更大、更恐怖。

就在正前方不到兩公尺處，妄想征服地球的怪物中，有兩個突然站起來了——不對，不是征

服，而是毫不容情地破壞。對牠們來說，根本不需要這個行星；也不容許別的種族存在——這就是牠們毀滅地球的動機。牠們的行動就是破壞。

這兩個龐然大物看起來像胡蜂，但在解剖學上卻完全不同。腰部凹進有如蜜蜂，六隻手足，其中兩隻用來步行，直立行走；大大的複眼充滿了邪惡；頭上細長的觸角劇烈地抖著，發著微光；胸部似乎很堅硬。

洛丹毫不猶豫。

他立刻舉起精神干擾裝置發射，命令牠們向後轉；雖然有把握，直到親眼看見ＩＶＳ死心塌地地順從，才眞正放下心來。牠們的腦部構造與人類相似，這是人類與ＩＶＳ之戰中具有決定性的一點。

「到地上去！照達哥・卡克達的話去做！」他命令ＩＶＳ，又囘頭對卡克達說：「在上面等我，直到我上去爲止。」

卡克達輕輕挨近這兩隻失去抵抗的怪物。向來大胆的布魯，也忍不住直打戰，有如死神經過一般。

「我頭一次這麼接近。」克里斯多對於ＩＶＳ連番挫敗自己族人的事，祇輕描淡寫地說道：「沒想到精神干擾裝置這麼有效！」

「我相信，卻不了解。」洛丹指出地球人與阿魯況人之間重大的差別。從相信到了解，必須靠能量，阿魯況人卻沒有。

托拉蒼白著臉，緊緊盯著動也不動的一排軀體，握著光線槍的手直發抖，洛丹立刻猜出了她

的意思。

「托拉，不行！一開槍就糟了。妳殺這些軀體——一共二十二具——會把二十二個非物質化的人趕到虛無裏。只有IVS離開時，他們才能回到自己的身體；萬一IVS找不回自己的軀體，勢必永遠不離宿主。所以等IVS的心回來以後，妳再開槍，那時候妳可別猶豫哦！」—

「二十二個人……」托拉一字一頓地說：「不能算作勝利的犧牲嗎？」

「萬一必須犧牲，我絕不會猶豫；」洛丹臉色慘淡地說：「目前還不需要。我要避免那二十二個IVS蹂躪地球，妳懂嗎？一定要有人留在這裏監視牠們，一看到牠們會動了，立刻射殺！」

托拉了解了，她點點頭，眼中的不滿也沒了，露出了洛丹曾見過的那種光芒——滿含稱讚和尊敬。

尊敬？洛丹關心的是，她究竟尊敬誰？是自己呢？還是人類？反正好多了就是，比擊退侵略者更值得。也許是洞穴內幽暗的光線使然，總之，托拉的態度和緩了些，這一點絕對沒錯——勇於認錯是智慧的表現——無疑的，托拉是個聰明人。

「誰……留下來？」她結結巴巴地問。洛丹卻露出胸有成竹的微笑。

「布魯很合適——」

布魯哀叫一聲，打斷了他的話，指著一隻蠢蠢欲動的怪物。那隻昆蟲搖搖晃晃地站起來，目光炯炯，牢牢盯著布魯手中微微抖動的燈光。洛丹偷偷碰了碰托拉的手。

「托拉，就照妳的意思——殺了牠。IVS是妳同胞的死敵。妳不殺牠，總有一天牠們會打

進你們的帝國，喧賓奪主的。千萬別猶豫——了了妳剛才的心願罷。」

這個阿魯況女人慢慢舉起武器，瞄準了巨大的胡蜂。怪物的黑眼睛瞪著托拉，在幽暗的亮光下，那模樣格外恐怖。托拉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氣，扣下扳機。

淡淡的藍紫色光線射中了大胡蜂。一陣劇痛，使IVS從迷糊中完全清醒過來。大勢已去，連向在地球大氣圈外待命的橢圓船示警的時間也沒有。

昆蟲的胸甲透出一個灼熱的洞，倒下不動了，托拉也頹然垂下光線槍。

「怎麼樣？」洛丹鎮定地問。

「很害怕。」她把槍交給洛丹。「下一次可能不行了。」

「還有二十一次哩！」洛丹說著，把槍交給布魯；布魯接過時，表情並不高興。「你知道怎麼做吧?!」

「一個人留下我可不幹！」

「卡克達也在。」洛丹安慰他。

「他靠不住，」布魯低聲說道：「那小子一有危險就溜了。」嘴裏這麼說，仍皺著眉頭接過了光線槍，另一隻手提著燈，慢慢地照著昆蟲。

「我們的事還沒完呢！」洛丹離開洞穴時說：「至少還有二十一個侵略者寄宿在要人身上，要毀滅地球。我們要盡快查出來，使牠們回到自己的身體。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牠們了，一切就好辦了。布魯，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，我們會來接你。我會指示變種人部隊和馬堪特加緊工作。布魯，你要好好看著，卡克達也在這裏，你不會無聊的。」

布魯嘀嘀咕咕地罵著。

＊　　＊　　＊

艾倫斯．雅拉特觸動操縱桿那一刹那，發生了微妙的事；更妙的是他意識到這一切，分秒不差。

一陣椎心刺骨的痛苦過後，立即消失了。周圍的空間也消失於無盡的虛無中，漫無邊際。五顏六色的反射光在四周旋轉著，彷彿一圈圈的漩渦，稍縱即逝。無法形容的聲音，祇有抽象的感覺而沒有旋律，隱約傳入耳中——或者是別的器官——然而，印象中又好像似有節奏，遠遠地來，又遠遠地去。他覺得彷彿置身於宇宙中心……

上下一片虛無。他在虛無中飄蕩、飄蕩，腳下輕飄飄地站不住。他看到遠方好像有行星在旋轉，和渦狀的星群。銀河緩緩地轉著，隨即在背後消失了，無窮的距離也在逐漸縮短。

艾倫斯．雅拉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穿過時間之流。由於無法控制，一直摔向非物質的無限，「現在」卻被遠遠地拋在背後。向宇宙空間發射的超空間波背後，地球逐漸縮小——速度比光線還快。

未來也沒有東西阻擋。

突然，他感到腳下有硬硬的東西。由於突然實體化，使他頭暈目眩，猛然倒下；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才悠悠醒來。這是現在？還是未來？什麼時候才能找到自己的身體？種種疑問，霎時在心裏翻湧起來。

也許過了幾百萬年，他看到幾個島宇宙生成消長的痕迹。他知道自己並非長生不死，祇是能

預見那種景象罷了。

他終於找到了肉體——

當他觸到絲綢般的毛皮時，實在嚇了一跳，趕緊睜開眼睛，才知道瘋狂的想像力果然沒料錯——自己的心被拋到遙遠的未來，雖然找到了新居，卻不是人體。

這個軀體有四隻腳，智慧很低，能力也小，雅拉特的心力要鑽進那副寬大的頭蓋並不費力。當雅拉特知道自己冒冒失失鑽進一隻大狗熊的腦子裏時，突然聽到心中有個聲音說道：

「我是哥克斯。」聲音平板，沒有一點抑揚頓挫。「你是誰？」

雅拉特楞住了，旋即反應過來。

「我是雅拉特。你怎不奇怪呢？當我……」

「爲什麼呢？難免會有從宇宙來的客人呀！」

「這是哪兒？」

「我們的星球叫哥克斯。」對方答道。

「恒星呢？」

「哥克斯。」

雅拉特糊塗了。

「怎麼又是哥克斯?!」

「大家都叫哥克斯，所以統統叫哥克斯。」對方雖然這麼說，雅拉特還是滿腹疑雲。是不是幾百萬年後的地球呢？這一點要弄清楚。他不再追問下去，他知道自己的肉體休克死亡，被拋到

空間去，而不是時間。

他又集中精神，離開了哥克斯。

下方，一群群醜陋的生物匍匐在岩石上——峭壁上洞穴處處。

這裏也不行。

他又集中精神，下面的世界消失了，他又跌進無限，捲入時間之流。這一次是相反方向，在虛無中載浮載沈，永無休止。

這又是哪裏呢？

眼前沒有一點迹象，猶如海中一滴水在尋找六塊大陸中一個特定的海濱一樣；時間也不是以秒來計算。

雅拉特突然想到再也回不去了，成了自己所掌握的永恒的俘虜。

關鍵並不是：這是那裏？而是：這是什麼時間？令他毛骨悚然……

沒有答案。

也許有一天，永恒會解答。

就這樣，成了永恒的俘虜的艾倫斯。雅拉特，爲了尋找現在，不得不啓程，開始了百萬年的搜索之旅……

6

機器人終於完工了。豎坑可以通到戈壁沙漠地下五十公尺深處。琺瑯質堅如金石，保護牆壁內側，防止地下水的滲透。洛丹在底下建造正方形房屋，裝上了氧氣製造裝置、情報資料、指示文件、能源電池等等，並用自動警報系統守衞。

四公尺見方的房屋中央，放了一張牀舖，和連續警報裝置，使人眼花撩亂。祇要有一個人呼吸，機器馬上會自動運轉。

這個人就是艾倫斯．雅拉特。

他躺在繁複的電子儀器中間。左手和兩脚都有金屬環固定；頭上蓋著頭巾；嘴前吊著一種鏡子，鏡子連接硒電池，只要有一點點微弱的氣息，所有的裝置便開始活動。

洛丹特地爲雅拉特建了一所神廟。他模糊地感覺雅拉特不是普通人；總有一天，這位時間移動者會甦醒。他心裏堅信。

也許雅拉特會自己回來，就讓他自己找到肉體吧。弗里布斯、馬諾利和巴卡特博士都斷言他的身體不會腐爛；雖然所有的機能都已經停止，但體溫維持在攝氏二十五度左右，不會再低了。

洛丹向靜靜躺著的雅拉特投了最後一瞥，才下令封閉墓室。十分鐘後，水泥灌進豎坑，馬上便凝固了，再也沒人騷擾死者的安息處了——除了天花板上的抽風機在靜靜等著開放外——雅拉特醒過來，三十分鐘以後便可以走出去；然而，他究竟在哪裏？是在環繞紅色太陽、準備更接近的地球上？還是在被宇宙侵略者毀滅了的行星上？

誰也不知道。

機器人又在地上建好金字塔，貝里．洛丹出神地看著。遠處的地平線上，巨大的球體——好希望號正微微閃著光……

＊　＊

他坐上滑翔機返回銀河市——這是他私下為基地取的名字。一路上，布魯的臉色很黯淡，二十四小時裏，射殺了二十一個IVS。唯一覺得安慰的是並不是射殺人類；然而，生命到底是生命，誰有權利消滅生命呢？

關於這個問題，卡克達和他討論了很久，最後仍不得要領。無疑的，這是正當的防衛，假使不把回來的IVS殺掉，牠們很可能向空中的橢圓船示警，或者把自己和卡克達當作宿主了。

洛丹說得不錯，牠們很危險，用不著對牠們客氣。這些侵略者攻擊地球之初，勢必有相當認識，如今既然失敗，也是自食惡果；不過，牠們還不肯承認。

布魯最擔心的是橢圓船。

橢圓船一直偵察不出，使布魯頭疼萬分。船藏在那裏，也許離地球很遠——誰知道?!

他回來後，又向洛丹問起這件事。

洛丹凝望著他，說道：

「就我們所知，地球上已經沒有IVS了。

這件事以前是不可能的，我曾經調查過牠們的船。那兩個IVS俘虜被催眠時，馬諾利和巴卡特也調查過。在解剖學上，牠們和人類有顯著而意外的差異。IVS沒有語言，是心靈感應者，大部分頭腦可說是一部複雜的有機收發訊機，可以隔著好幾光年互相通訊。」

「跟牠們談過話嗎？——我是說用牠們的方式……」

「藉馬歇爾之力，跟牠們聯絡成功了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布魯緊張地問。

「沒什麼。」洛丹說：「牠們非常頑固。在精神干擾裝置的影響下，好容易才透露一點。總而言之，牠們想毀滅地球，我沒聽錯，是真的。牠們根本不管地球的經濟和政治怎樣，侵略動機只是不容許其他生物存在而已。既然如此，我們用不著慈悲，要以眼還眼、以牙還牙，打個你死我活，如此而已。」

「還有呢？」

「也跟橢圓船上的司令聯絡過——當然是在我們監視之下進行的——讓那兩個俘虜向司令報告侵略失敗，馬歇爾偷聽了牠們的談話。司令原先命令牠們逃走；在知道催眠效果、明白不可能脫身時，又叫牠們自殺。當然我立刻下了反對命令。至少我們知道那艘橢圓船在月球上的什麼地方了。牠們等待支援，這時去搜索也沒什麼意義，牠們早已經藏起來了，嚴密戒備。我們現在可以稍微安心了。」

「這是暴風雨前的寧靜。」布魯說著，覺得並沒獲得完全的勝利。「總有一天要解決！」

「那時候我們要整頓防衛，加強戰備。布魯，你別擔心，雅拉特教我們怎麼應付了，那就是當牠們以本來面目出現時，要立刻射殺，這才要緊。」

布魯半信半疑地歪著頭。

「那兩個俘虜呢？誰殺了？」

洛丹微微笑著。

「我故意反對司令的命令。等詢問完了，那兩個IVS也就自由了……」

「什……什嘛？」

「大概會服從司令的命令吧。雖然牠們沒有毒刺，不過，這一點倒很像大胡蜂……」

＊　＊

馬堪特在格陵蘭的地下基地，沒有重大事件不輕易外出；即使有，也很少親自出馬。一旦公開露面，一定有不愉快的事。

今天卻不一樣。當他乘著小型高速專用機時，心情愉快有如度假。稍後，他在紐約第五街悠閒地向北走去，開朗的心情依舊不變。最後站在擁擠的人群中，望著二十二層高的摩天大樓。

他在第七層到第九層間看到了GCC幾個醒目的大字，心想這就是通用宇宙公司的辦公室了。坦白說，他有點失望，原以爲洛丹會買下整座大樓，誰知如此而已。他不熟悉企業界的事，還是別妄下斷語的好。

坐電梯時，不知什麼緣故，感覺出一股壓力，胃裏頓時有些不舒服——又有什麼深責大任了

——他的目標和原則與洛丹一致，由於職責所在，不得不奉政府之命來調查GCC，這也是一種刺探。

當他叫喚勞倫斯小姐時，那位年輕小姐親切地望著他，幾乎使他的決心動搖。轉念一想，自己身負重任，要是事情不順利，就向荷馬．G．亞當實話實說罷。假如能直接和洛丹說，就更好不過。

並沒有大老闆慇懃地出來迎接。這人看起來不像因詐欺入獄、剛從英吉利監獄出來的人，判決書上卻寫得明明白白。

馬堪特和亞當握握手，然後坐在椅子上。雖然不喜歡，還是接過了一枝雪茄。亞當以輕鬆的姿勢坐著。

「馬堪特先生，你怎會突然光臨呢？是不是領袖有什麼命令？」

馬堪特對於亞當一口氣問了三個問題，不禁暗暗佩服。首先詢問拜訪理由，暗中又責怪馬堪特沒有事先通知，不聲不響就來了；最後又問到洛丹知不知道這件事。如果洛丹知道這次的訪問，一定會通知亞當的。馬堪特心想一定要小心，以免中了他的圈套。

「不，洛丹不知道我來。」他老老實實地說：「我奉政府之命，想請教你幾個問題。」他認爲還是坦白說比較好，西方政府和貝里．洛丹之間可沒有什麼瓜葛。

「與建造太空艦隊有關。」

亞當托一托金邊眼鏡，那張臉十分古典。

「太空艦隊？這件事專家已經談了很多。其實我也外行，祇關心計劃中的財政罷了。」

「不，我不是爲了技術上的問題才來打擾你的。」馬堪特小心翼翼地笑笑。「我不太關心，因爲我也一樣外行。敝國政府打算在第一次計劃中開銷一百八十億；別的政府出多少？」

亞當揚了揚眉毛。

「全部資本七百億。」他的口氣好像只有五毛錢。

馬堪特一時難以掩飾心裏的震驚。

「嗄？什麼？眞沒想到！」

「我也一樣。」亞當若無其事地說：「總之，計劃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。全世界都在建設新工廠。設計部的高級職員，日以繼夜地工作——東方、西方、亞洲聯盟都一樣。人類歷史上，這個行星的住民頭一次携手合作，共同努力。由於擊退外星昆蟲的侵略，才了解合作的重要。過去，人人只追求自己國家的目標，不惜犯罪造孽。一個人的愚行，會使整個統一世界分崩離析；要完全消除誤解，至少又要幾十年的努力。馬堪特，我知道你是我們這邊的人，你一定要秉公處理，你懂我的意思嗎？」

馬堪特點點頭。

「我了解。我和洛丹談過這件事，他認爲我目前還是待在這個職位比較好。我也不知道下一任是誰，不過，缺德事還是少幹爲妙。」

「說得不錯。」亞當直爽地說：「我們囘到本題罷。我們的科學中心已經向全世界發出通告。目前，一部分的工廠正以最新式的輾軋機製造太空艦隊的零件；還有一些蒙在鼓裏的人，正在生產光線砲；零件也散佈各處。團結就是力量，一分散就成不了大事了——太空船也是一樣。我

保證半年內，至少會完成十艘光速巡洋艦——幾天內便開始裝配了。你看看，人類通力合作，能做出多少事——不可能的也會變成可能。當然，現在誰也不知道，請你不要張揚出去。」

馬堪特又點點頭。亞當銳利的眼睛盯著他，眼鏡後的目光炯炯有神。馬堪特十分狼狽。亞當似乎早就料到了，故作輕鬆地繼續說：

「我們也會供應地球上前所未見的工作母機。」亞當繼續向馬堪特報告，那些消息不輕易外洩。「其他地方的工廠也照辦不誤；洛丹從月球帶囘來的物質也在研究之中；此外，阿魯況大太空船祇有外殼受損壞，裏面還完好無缺，這是阿魯況技術的秘密。」

馬堪特再點點頭。亞當的話一針見血。月球上的寶藏無法估計，恨只恨西方沒有太空船可以去裝。

還是——？

內華達太空機場正舉行突擊演習，馬堪特也知道這囘事。邦達將軍頭一次禁止馬堪特的手下進入，因爲正在進行最高機密的計劃。

突然，馬堪特靈機一動，他把自己蒐集情報任務和亞當的話連起來一想，恍然大悟，原來西方政府並沒有遵守和洛丹的協定。

＊　＊　＊

邦達將軍和莫里斯上校越過內華達基地實驗場，在灼熱的火傘下，走向排成一列的大機庫。

機庫好像睡著了似的寂靜，往日的活動早已停下，連個人影也沒有。相較之下，這兩人倒像蠻荒裏的流浪人。

這裏曾建造過星雲號，連到月球上破壞阿魯況太空船、再成功返航的火箭，也是在這裏完工的。

邦達在寬廣的蒙太奇廳住了腳，才知道外側原來是僞裝。大廳裏沒有一扇窗戶，和別的大廳不同，令人聯想到大型溫室。日光大量照射進來，廳堂卻從外側完全遮斷。

衞兵不慌不忙地翻查通行證，隨後打開了僅容兩人的窄門。兩個人一進去，由於強光刺眼，不知不覺閉上了眼睛。

大廳裏沒有隔間，長兩百公尺、寬五十公尺，裝著起重機；誘導軌道上有列車，可以通往斜下方的隧道；但隧道出口卻不在外面。

大廳內部和停機坪相反，一團熱氣；由於密閉的緣故，絕對隔音。

來來往往的人沒有注意他們兩個。磨得發亮的金屬在他們眼前的誘導軌道上滑過去，消失在大廳中央的工廠，那裏就是設計部。

邦達將軍頭一次由副官陪著來到哨兵日夜守衞的大廳。莫里斯一面閃身避開來來往往的工作人員，一面注意邦達將軍的一舉一動；將軍一停，他也跟著停下，機警地張望一下。

大廳中央，燈的上方橫放著長長的銀色魚雷，沿著推進線有扇圓窗。細長的起重機，就嵌在氣筒狀貨櫃的外殼上。

眼前不到五十公尺處，便是星雲號的姊妹號。星雲號是貝里．洛丹第一次到月球去坐的。

世人還不知道有這東西……

＊　＊　＊

二月過了，三月來了；轉眼四月也快了。

到了五月，貝里．洛丹終於確定IVS無意再度攻擊。三個月以來，他幾乎忘了IVS的事。這時候，全世界都熱烈討論GCC工程師和設計師忙著指揮各地的工廠加速生產。

亞當在紐約總部，就像大蜘蛛似地坐鎭指揮。牆上貼滿了地圖，不知名的記號上插著小旗。亞當靠著收音機、電視機度日，有時候躺在床上。

他所建立的關係企業，一天比一天壯大。班哲明．瓦魯達所說的「世界是我的，由於我才擁有世界的財富。」那種日子爲時不遠了。GCC的後台老闆就是班哲明．瓦魯達——很少人知道這是貝里．洛丹的化名。

克里斯多對於急劇上升的業務非常驚訝。雖然有過幾次經驗，他仍低估了地球人精力的旺盛。日落時分，他和洛丹並肩走出住所，去透透氣。當他們默默步行時，布魯也一言不發地加入了。

三個人朝著沙漠中的金字塔走去——那裏有一個人等著復活。

遠處的金字塔前，有一條瘦長的人影。

布魯瞇起眼睛眺望。

「唉呀！怪啦！」他懷疑地說：「有人到我們的朋友墳前獻花哩！」

克里斯多知道是誰而點點頭。貝里．洛丹卻非常驚訝。

「原來是托拉！她到那兒幹嘛？」

「你問問看。」克里斯多如釋重負，因爲不斷的開會、開會，早使他筋疲力盡、支持不住了

。

托拉轉過頭來，接觸到洛丹的目光。洛丹第一次看到她的眼中沒有嘲笑和輕蔑；洛丹倒一臉欲語還休的模樣。這當兒，一股微妙的感情襲向了他。

三個人走近之後，她打破沈寂，說道：

「眞奇怪，怎會在這兒碰上，大概不是偶然罷。貝里．洛丹，你親眼看見雅拉特在下面……你這麼認爲嗎？」

洛丹慢慢地點點頭。她對這一點並不覺得奇怪。布魯也說過，雅拉特的心失去了回到肉體的能力，不知正在何處徘徊。洛丹和克里斯多也一致認爲雅拉特的意識仍然還在——不是在現在就是了。由於遭受強烈的電擊，爲免肉體死亡而投入相異的空間，才無法回來。他們想像不出這個相異的空間究竟是過去？是現在？還是未來？是現在的話，雅拉特一定能和他們聯絡；而以變種人的超能力也可以辦到。

「托拉！他的感情和我們在一起。」他堅定地說：「只要他沒捲入時間洪流，總有一天，他會追上我們的。妳也關心雅拉特嗎？他只是個地球人而已。」

她的神情很迷惘。

「洛丹，勇於認錯是智慧種族的權利；阿魯況人是有智慧的。我承認以前用自己的標準，低估了這個行星的住民；不過，我的意思並不認爲我們水準相同。」

「沒人要求妳這樣——至少現在沒有。」洛丹認眞地說：「雖然是重新檢討妳的敵意，但也非常了不起。我們必須同仇敵愾，合力卻敵。這是事實，問題也正在此。」

克里斯多跨前一步，走到托拉面前。

「托拉，謝謝妳這麼說，這等於搭了一座黃金橋。那是維繫阿魯況帝國的唯一之途；總有一天要從那裏通到遙遠的未來的。洛丹也會走的。」

「既然是黃金做的，我也要走！」布魯酸溜溜地說：「能不能活到那時候，還是問題咧！」

克里斯多卻一臉正經。

「好希望號繼續探險，不會有大問題。目前沒有大太空船，好希望號又回不了母星；先找尋永恒的生命之星好了——假如運氣好的話。」

一下子，氣氛又凝重靜默下來。洛丹最後搖搖頭。

「當務之急是訓練變種人。我想在金星建立基地，這是最近的任務。二、三天以後，我要到金星上去，準備建造基地。根據最近的消息說，那裏沒有智慧生物。地球太平了，就有時間搜尋永生之星了。老實說……我認爲不會那麼順利！」

「那個行星確實存在！」托拉怒目切齒。「好幾個探險隊都有消息報告；一直嚴格保密罷了！找出長生之地，用不著打仗！」

「沒有證據誰相信?!」

「眞的啊？」布魯插嘴道：「那太好啦！不用擔心自己的葬禮啦！要是我能長生不死，絕不告訴人壽保險公司……」

沒有人笑。布魯沒趣地轉過頭去，望著夕陽下金光閃閃的金字塔。

洛丹站在克里斯多和托拉面前，向托拉伸出手來。

「我們以後做個好朋友，好嗎？」他的聲音和往日有點不同。

這時，這女人眼光中又恢復了向來的傲慢與自大，但她還是握住了洛丹的手。

「貝里・洛丹，我又怕你，又佩服你，這種感情不會變成友情。沒有你，我們沒有辦法生存。這是友情的基礎嗎？克里斯多也要我這麼做……這樣好嗎？我握你的手，是因爲非如此不可。你滿不滿意？」

洛丹點點頭。

「暫時滿意。托拉，儘管妳以後可能有別的動機，到時候會再向我伸手，但在那以前，我除了滿意，也沒有別的辦法了。現在我很滿意，謝謝妳，妳安心了嗎？」

兩人的視線又接觸了，手也緊緊握著。這一剎那，氣氛十分莊嚴。布魯深深歎了一口氣。「阿門……」便不言不語了。

然而，就這麼一句話，破壞了當時的嚴肅……

太陽漸漸沈入了地平線，墓地的光輝消失了，好像金字塔內部看不見的火焰，也隨之消失無踪。

金星出來了，在傍晚的天際熠熠發亮。

貝里・洛丹內心突然湧出對未來的信心……

金星基地之謎

K·馬爾

1

自從七百年前成吉斯汗的軍隊橫掃戈壁沙漠以來，從沒像現在這麼騷亂、嘈雜過。

阿魯況機器人混在特種部隊裏，來到能量壁內執勤，根本不引人注意。

雖然數目不多，但機器人包辦了大部分的例行工作。地球的專家與機械的引進，使得與機器人的關係大爲惡化——這不過是遲早的問題。

異星敵人擾亂的那些時日，第三勢力的領袖貝里．洛丹眼見現場一片朝氣，稍微安慰點。這裏一切都照著他的希望進行。洛丹深信太空船工業會在銀河系的這個星區，提高人類的地位。如今這種工業正以最快速度成長；相關的建築物也將在近期內完成。兩、三個禮拜以後，就知道荷馬．G．亞當能不能盡快實現地球的關係企業；萬一做不到，工作母機的供應會中斷。

洛丹認爲時代是站在自己這一邊的。異星人關心地球的時代來臨了。地球人曾擊退方坦星人的紡錘形船，也迅速處理了像昆蟲似的IVS——當然，這祇是序幕而已。照以往的經驗看來，大多數的異星人都是敵人。

地球需要時間。

兩百年！不，也許要三百年！

洛丹想，如果能超越這些時間，就不用害怕了。

最近，他的思緒常常匯成一汪漩渦，不知道從何處著手。他爲克里斯多在鹽湖的驚人成就，感到訝異不已。

仔細想一想，這麼少的人在這麼短的時間裏，做了那麼多重要事，實在驚人！

他們完成了艱鉅的任務，伸張地球人的意志，重整地球的經濟，迫使列強承認他們的地位；讓大家相信，要不是第三勢力，地球和鄰近的星區勢必難有作爲。

雖然祇有半年，但對人類而言，卻是自諾亞大洪水以來的大事。

* *

「長官，不能再猶豫了。」這位滿頭紅髮、筋骨粗壯的漢子——布魯——聳聳肩，對洛丹說：「最需要隱蔽基地；我們……」

洛丹揮揮手制止他。

「別急，兩小時後出發。」

「太好了！目標呢？」

「在月球著陸。別讓那艘大太空船擱在那裏，被人利用了；然後從月球直接飛往金星。」

他停了一會兒，又說：

「你說得沒錯，我們最需要的是隱蔽基地。」

問題就這麼簡單。無論地球和四周的情勢如何發展，都無法保證異星人不會偷襲。洛丹認爲

要避免全面破壞，這件事刻不容緩。第三勢力在金星建立基地，雖然無法解除地球的危險，卻可以預防地球的毀滅。

在月球上被地球火箭破壞的大太空船女船長托拉和克里斯多，對這項計劃雖然不太熱心，但也同意了。他們兩人最關心的是，希望地球的科學技術日新月異，早日製成跟故障的太空船同樣的船隻。克里斯多常說：「要了解帝國的困境，祇有前往銀河另一端才能知道。我們只想早日回國，沒人會把這種念頭看成惡意罷。」他又進一步說：「感謝命運之神的指引，帝國有了危機，有人一伸援手；與帝國締結同盟的，除了地球人以外，不作第二人想。」

托拉並不以爲然。她的理智仍有某種程度的不同，心理上仍然輕視地球人的本能和感情，不能平等對待地球人。對於這一點，貝里．洛丹始終和她意見不合。

* * *

阿魯況的球型太空船好希望號在天色將暗時出發。幾分鐘後電腦就算出了月球軌道。一切都是自動控制，駕駛員祇要按鈕就行了。

好希望號開足馬力，噴火口以光速噴出粒子波束，立刻達到五百G的最初加速度。

出發的加速度與極大的壓力在船內中和了。好希望號內部的加速壓力不超過一G以上，乘客十分舒適——阿魯況與地球兩行星在地面上的重力加速度之差，只有幾百分之一而已。飛往月球，祇需要二、三分鐘就夠了。

洛丹非常鎮定，心情也輕鬆多了，因爲念動者兼變種人部隊副隊長達哥．卡克達帶來了好消息。由於卡克達要同行，部隊改由拉斯．茲拜指揮。茲拜帶著能力驚人的少女貝蒂．塔佛里作助手

，像以往一樣積極、謹愼地進行，洛丹因而不用擔心ＩＶＳ了。萬一情況急轉直下，好希望號可以立卽中止探險，抄最近的捷徑返回地球。

洛丹一想起艾倫斯・雅拉特，就火冒三丈、怒氣難消。他一想起這位難得的人才，便惋惜不已。雅拉特是極其寶貴的一個變種人，洛丹稱讚他的能力，名之爲「時間移動」；雷納特・布魯更咬文嚼字地說他是「心在未來散步的人」。

雅拉特像死人似地靜靜躺著，多少希望也跟著他一起破滅了。洛丹有時候認爲自然是以未知的形而上法則除掉了雅拉特。說實在的，雅拉特是個怪物，比破壞地球的ＩＶＳ更神奇、更不可思議。

當這些想法從洛丹腦中消失時，好希望號正準備降落。繞了月球軌道四分之一周以後，便漸漸接近阿魯況巨船的殘骸。據放射能探測結果並沒有危險。

巨船故障以來，洛丹來過好幾次，一再搜查還能使用的東西，從沒遇過意外——月球仍舊是個死寂的世界。

檢波器的鳴聲震耳欲聾，實在很反常。正在忙著的布魯傳來了報告。

「發現不明物體。方位π０５、θ３３６。在月球。毫無動靜。」

洛丹在顯像幕上調到布魯所說的數字。物體很小——不過是荒地中一點閃爍的微光而已。

洛丹關掉自動裝置，親自操縱；隨後又按下電訊機的開關，等馬諾利博士來。

「指揮官，有什麼事？」

「我偵察物體，你用無線電檢查，看對方怎麼回答。你去問布魯方位。」

「是。指揮官。」

「布魯，你來接替我。」

「是，馬上去。」

好希望號減速了，越過了大太空船的殘骸和小光點上空。布魯不斷用電訊機報出變動的方位。馬諾利博士用短波送訊機和圓規計算，報告很快就出來了。

「指揮官，沒有回答。」

洛丹向布魯的電訊機喊道：

「繼續操作，要著陸了！」

船身來個大轉彎，從側面接近目標，好希望號的高度慢慢降低。

離月球地表還有八十公里，可以用顯像幕偵查出光點的眞相。

洛丹認爲卽使ＩＶＳ的足跡也沒什麼稀奇，用不著大驚小怪。然而地球人的飛行體不久會再度光臨，怎會留下明顯的脚印？難道是ＩＶＳ的陷阱不成？

洛丹轉過頭來。圓形司令室的牆邊，托拉、克里斯多兩人坐在椅子上。

「托拉，妳負責武器。」

托拉無可無不可地點點頭站起來，走到管制盤前。好希望號控制兵器的裝置有一公尺見方。

洛丹在光點的正上方停下不動。

「布魯，你看！那是什麼？」

布魯調整顯像幕，影像隨卽淸楚地映在顯像幕上。

「啊呀！」他沈吟道：「很像地球火箭星雲號嘢！……」

洛丹轉回座位，下令道：

「降落！」

布魯大叫一聲，阻止洛丹。

「慢著！……」

所有的視線都集中在短波檢波器的顯像幕上。火箭成了明亮的一點，再分爲兩個小白點，逐漸接近顯像幕中央。

布魯轉過頭來，驚得瞪大了眼睛。

「我的天哪！」他帶著幾分敬畏，低聲說道：「它向著我們來了！」

＊　＊　＊

幾小時以前，與星雲號同級的太空船「灰狗號」，爲了暗地破壞第三勢力的能源和知識，奉令飛往月球，偷偷在大太空船遇難地點旁的預定地點着陸。這是西方的最後掙扎，爲了蒐集留在那裏的科技奇蹟，終於要登陸了。

灰狗號的著陸有點困難。來的路程是地球用電波不斷地謹愼誘導，才沒有發生事故；不過，卻很難在預定地點降落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駕駛員的技術必須要接受幾個月的訓練。

邁克・佛烈多中校和康納德・列倫郝斯少尉兩位駕駛員在著陸時負責發射火箭；羅德・尼森上尉是武器軍官；負責收拾大太空船廢物的專家威廉・塞爾頓少校，這時候閒著沒事，正躺在耐壓的椅子上休息。

列倫郝斯用沙啞的聲音報告：

「垂直降落。速度零！」

佛烈多中校回答：

「每秒十公尺下降。注意！像落葉那樣降落！」

佛烈多是貝里・洛丹同校晚一年的學弟。他的個子很像洛丹——個子高大；最特殊的是，認眞時，眉間會出現細細的皺紋。除了軍人特有的嚴肅外，偶爾也有幾分溫和。

這兩個駕駛員穿著連身衣，拿下頭盔，敞開衣領，直接交談。

尼森和塞爾頓仍然全副武裝。

「距離四千！」列倫郝斯說道。

他不禁看著佛烈多露出微笑。頭盔垂在頸子上，很像沒有車票而硬要搭公車的學生。

「繼續剎住！」佛烈多說道。

這時，船身因加速而引起微微的震動。幾秒鐘後，又受到月球微弱的引力。

「每秒六公尺垂直下降。距離多少？」

「三千三百公尺。長官！」

尼森點點頭，希望平安著陸。

灰狗號下降三千三百公尺大概需要十分鐘，對乘員來說，是一段漫長的時間。到目前爲止一切都很順利，佛烈多心想降落也不該出事才對。

雖然佛烈多並不清楚這次任務的動機，但他向來沈著，十分穩健。第三勢力創建之初，地球

各國全力攻擊能量圓頂，他也參加了。地球上的權力結構不容許洛丹背叛，才去搶奪阿魯況的部分遺產。

身爲職業軍人，上級既沒命令他和洛丹碰頭，這一次出勤只好採取敵對態度。

塞爾頓綁著安全帶，不太雅觀的身子往外一探，從通訊機裏喊道：「還要多久？我受不了啦！」佛烈多卻笑了。

「還有幾分鐘……距離呢？」

「一千八百。長官！」

「好！」

月球表面有如光滑的器皿一般，灰狗號終於徐徐降落了。佛烈多受訓時學到的「器皿效果」，正好派上用場；那是太空飛行員在小天體著陸時最壯觀的場面。灰狗號下的地面看來很平滑。

佛烈多並沒有被眼前的景象所矇騙。他負責控制距離月球表面的高度；列倫郝斯則調查離地一百公尺處的情況。

灰狗號和星雲號同樣有油壓式著陸脚，能夠輕易在三公尺的凹凸地形上降落——即使七公尺也辦得到。

「情況如何？」佛烈多問。

「目前還不要緊。凹凸四公尺。」

「距離？」

「九百。長官！」

「四百時告訴我，我要再刹一次。」

列倫郝斯點點頭。佛烈多望著計器盤。

燃料計——油箱60%，也許更少。

灰狗號也許能用在地球著陸的空氣刹車，和最初的倒噴射；現在，油箱內大部份的燃料，需留待離開月球時使用。

他想，降落時，燃料計的指針指著50%，就綽綽有餘了。

「距離四百。長官！」列倫郝斯報告。

「刹車！」佛烈多下令。

又一次震動。

列倫郝斯綁緊頭盔，佛烈多看了點點頭。

「戴好以後綁好。」

這時，通訊機有消息了。

「二百！」

佛烈多的左手抓著太空服的膝蓋處，右手握著緊急刹車的主操縱桿。操縱桿能調節引擎的反應溫度並供應氫氣。

「沒有超過一公尺以上的突出物。」

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。

列倫郝斯開始倒數計數。

「八十公尺……七十公尺……六十公尺……」

「注意！有突出物！」佛烈多叫著。

「八十公分以下。長官！」列倫郝斯說道：「……四十……三十……」

他的話中斷了。過了一分鐘。

「著地啦！降落成功！」

「慢著！」

腳支撐著一部分重量。彈簧這時從閃爍的金屬腳上滑下來。

列倫郝斯繼續說道：

「B腳、C腳一樣高；A腳減八十公分。」

佛烈多搖搖頭。

「一公尺內……」

就在這一瞬間出了事。

一陣劇烈的衝撞，再一道洪亮如鐘聲的巨響穿過船身。

「A腳下沈啦！」列倫郝斯驚慌地大叫：「平衡！」

佛烈多左手往上伸，抓住油壓調整桿，緊跟著是第二次震動。B腳、C腳和A腳平衡時——第三次震動又接踵而至……

「A腳一直下沈！」少尉魂不附體。「……長官！地面裂開了！」

佛烈多這時才看清楚。灰狗號下面脆弱的地面裂了一個黑漆漆的洞，船的重量使裂縫愈來愈大

。

「小心！」佛列多大叫：「最大加速度！」

列倫郝斯囘到座位；佛烈多緊緊握住操縱桿向上扳。

灰狗號以更快的速度迅速傾斜。列倫郝斯直楞楞地盯著顯像幕。

「完了！」他失聲叫道。

佛列多又把操縱桿扳囘原處。

「會倒下去！」

緊急刹車使船身滑過月表的岩石，眼看就要撞到火山口邊緣。

A腳斷了。轟隆一聲，後面什麼東西從支架上鬆開了，撞到船底，穿破了船身；外殼立即扭曲變形，發瘋似地響了起來。又是一陣猛烈的搖晃。

哀叫聲此起彼落。船艙破裂，空氣也「嘶嘶」地溢了出去。

佛烈多下意識地等待最後一擊，也就是致命的一擊。

過了一分鐘，佛烈多睜開眼睛——他早已閉上眼睛，靜候死亡來臨，現在餘悸猶存地想要爬起來。

艙裏一片狼藉。七零八落的儀器、不能動彈的身體、從裂縫飛進來的灰塵等等，慘不忍睹。

「列倫郝斯！」佛烈多顫聲叫道：「塞爾頓！尼森！」

久久才傳來微弱的呻吟聲。

「叫我呀？長官……我在這裏。」

這是尼森。

「尼森，你在哪裏？快出來！其餘的人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我解開安全帶就出來。我居然沒死！」

碎片動了一下，尼森戴著歪歪扭扭的頭盔，從亂七八糟的變壓器和箱子後面探出頭。

「要不要緊？」

「沒關係。」

尼森搖搖挸挸地掙扎著站了起來。

「整個變了樣，這裏原來是牆哪！」

佛烈多正在解開安全帶。駕駛座因爲船身傾斜而頭下脚上。

「幫幫忙。」

兩個人拍拍塵土，稍微收拾一下，來到船艙後面。突然，尼森抓住一雙穿著太空服的脚。

「列倫郝斯少尉！」

兩個人趕緊合力把他拖出來。猛然一撞之時，少尉從座位上彈到後面，雖然昏迷了，仍還有呼吸。

「還有一個！」

扒開了一堆堆雜亂的廢物，終於找到了塞爾頓。

本以爲他只昏過去而已，等把他翻過來，才發現太空服上裂了一道口子，從腋下一直裂到腰部。

佛烈多失望地站起來，扭曲的船底又搖提了一下。尼森啞著喉嚨低聲說了一句：

「很遺憾，塞爾頓！」

他們強忍著悲哀，一面整理，一面清出一條路到阻隔室。四面都已經扭曲了，上面還有一部分斜斜掛在那裏。

「少尉，你去看看。」佛烈多命令道，自己爬進了車杠。

這裏宛如另一個世界，車杠的阻隔室還沒有損壞。佛烈多抱著一絲希望，但願損失不大。

打開了阻隔室的門，機器開始運轉。雖然沒有空氣，但已按下緊急按鈕，燈立刻亮了起來——還好阻隔室平安無事。

約略檢查完畢以後，又回到駕駛室。這時，列倫郝斯剛好睜開眼睛。

「怎麼樣？」佛烈多問。

「很抱歉，長官。」聲音很微弱。

在尼森的幫忙下，他撫摸著身上疼痛的地方。

「不要緊罷？」

佛列多點點頭。

「好！我們開始工作。」

他們立刻動手——這是忘卻悲慘遭遇的最好方法。

這時候，報告陸續送來了。

「無線電壞了。」

「反應爐中的電子儀器癱瘓了。」

「備用導線完整無缺。」

最後又聽到尼森興高采烈的歡呼聲。

「哎喲！武器沒事！」

佛烈多也清點出糧食沒有損失，氧氣供應沒問題。有一間船艙充滿空氣——牆壁沒有龜裂。

雖然反應爐中的電子儀器可以修好，但也沒用了，灰狗號還是無法起飛。

三個人走到船外。外殼已變成波浪形，A腳腳下的地面有個黑洞，四週的土層頂多只有十公分厚。

佛烈多開口道：

「我們可以停留十四天，最多二十天。地球方面不會擔心，我們自己可不能逗留那麼久。從現在起……」

列倫郝斯的視線轉到另一處。

「長官！看那邊！」

少尉指著上空。佛烈多轉過頭去，瞇起眼睛望著夜空中的光點，它正以驚人的速度滑過。

「異星人！」尼森大叫。

「在那裏？」

「昆蟲IVS！」

佛烈多心驚胆戰。

「尼森，快就位！待命攻擊！」

「是，長官！」

尼森飛奔而去。

「少尉快來！呆在裏面沒用！」

列倫郝斯少尉望著光點發楞。

光點越過灰狗號上空，劃了個弧形又飛回來。

「高度下降了。」少尉說道。

「尼森，距離多少？」

過了一會兒，尼森才應道：

「如果計器沒壞，大約八十公里。長官！」

「預備導線可以同時發射幾枚飛彈？」

「兩枚，長官！」

「好，就這麼辦！」

飛彈發射管和船身同樣成了水平，尼森按鈕時，地面輕微震動一下，船身又傾斜一點；兩枚飛彈跌跌撞撞地射出去，翻著筋斗飛到天上。

＊　＊　＊

「果然沒錯！」洛丹說：「那些人發瘋了，還是……」

偶然一回頭，看到托拉正驚慌地操縱武器控制盤。

「托拉！」

托拉抓著開關。洛丹攔阻不及，怒喝一聲，抓住她的肩膀，把她推倒在地上。

立刻回身把開關扳回。

「布魯！」

「指揮官，她用破壞光線；光點已經看不見啦！」

馬諾利的報告正在這時來到。「注意！戒備！」

兩枚飛彈疾奔而至，這邊立刻用防衞阻礙場改變航線，使它離開足夠的距離，消失於宇宙空間。

托拉站了起來。

「妳最好別忘了，」洛丹的聲音又嚴厲、又冷靜。「等我下令才發射！假如我的部下敢這麼做，我要他吃不了、兜著走！」

托拉站在洛丹面前。

「難道你不明白，」她怒氣冲冲地說：「我們正被人攻擊?!被攻擊時自衞有什麼不對?!」

「妳認爲是攻擊嗎？，妳向來看不起地球的落伍科技，現在妳也害怕了是不是?!」

「我們的巡洋艦就是被它破壞的！」

「你們沒本事！」洛丹嚴厲地說：「妳應該知道，這艘船躲得過地球上任何一種武器！」

托拉啞口無言，眼中噴著紅色的怒火。

「算了，」洛丹無奈地說：「我們降落罷！」

*　　*　　*

尼森大聲叫喊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他們等著火箭爆炸，目送火箭疾馳而去；一回頭，才看到破船殘骸悄沒聲息地出了事。佛烈多看到船殼破了，碎片如同塵埃似地紛紛飄落。他還沒看清楚怎麼回事，半個船身已化為灰燼。

聽到列倫郝斯的呻吟聲，佛烈多才猛然驚醒。

「不要動！」

尼森喝道。

「長官，不要緊，我會忍耐。」

佛烈多心想：這下可糟了，打錯了人了！

地球人認得阿魯況人的武器；佛烈多很清楚自己的船的受損情形。

列倫郝斯看看破壞的程度。灰狗號的牆壁整個不見了，其間不過四、五秒鐘而已；反映爐、噴射器、油箱、內部的支柱等等一塌糊塗。

佛烈多屏著氣息呆立著，他知道一堆廢物不會再受攻擊了。直到反應爐停止運轉時，才眞正認清事實，對方不再開火了。

「尼森！」上尉終於聽到低低的叫喚。「到這裏來！」

說時遲、那時快，巨大的黑影掠過太陽來到頭頂。少尉悶哼一聲，踉蹌了一步。

阿魯況球形船快要著陸了。

尼森眼睜睜地看著，以前也見過一次——九個月以前，和佛烈多被大太空船攻擊時——那時候距離比較遠。

「好傢伙！」他說道。

他的視線並沒移開，神情卻鎭定多了。

「我們過去看看，並且道歉。」

*　　*　　*

洛丹看見三個人從殘骸四佈的平原走過來，便用頭盔裏的無線電通話。

「不要動！」洛丹命令道：「別打歪主意！」

「我們曉得。洛丹！」過了一會兒，佛烈多又答道：「我們不會抵抗的；我們出事了。」

洛丹覺得這聲音很熟。

「你是不是佛烈多？」

「是呀！」

「跟你在一起的是誰？」

「尼森上尉和列倫郝斯少尉。」

「好罷，進來！」

他認識尼森，不過沒聽過列倫郝斯。

突然一陣噪音，洛丹回頭一看，原來是托拉聽到佛烈多這個名字怒不可遏地踢沙發出氣。

「佛烈多！」她知道洛丹正瞪著自己，仍不顧一切地叫罵：「破壞我們的船的就是他！」

洛丹立時打斷了她，不讓她說下去。

「不是佛烈多一個人幹的，不應該全推到他身上。妳想想看，他只是奉命行事而已。」

托拉眼裏冒火。

「他們想幹什麼？」

「我想留下他們。妳認爲呢？」

「那怎麼行？我受不了！別忘了我是船長！」

「那艘船早就沒了。」

「這條小艇是大船的一部分，我死也不會讓他們上來！」

托拉暴跳如雷，斬釘截鐵地一口回絕。

接下來那一幕，簡直是唇槍舌劍、針鋒相對，只有親眼看到的，才是這場舌戰的證人。

洛丹望望布魯說道：

「布魯！打開A阻隔室！」

「是！長官！」

「你敢?!……」

托拉賭氣不理睬；一聽到洛丹的話，立刻回過頭來。

「跟妳無關！」洛丹一口頂了回去。

站在後面的克里斯多突然痛苦地呻吟起來，也沒人理會。

「我絕不准許他們上我的船！」托拉咬牙切齒地說：「要我再說一遍是不是?!我絕不答應……」

「由不得妳！」洛丹毫不讓步。托拉後來竟敢怒不敢言了。

她雙肩垂下，欲哭無淚。克里斯多趕緊走過來，拉著她的手，走出了司令室。

洛丹不覺擦擦額上的汗。布魯也鬆了一口氣。

走廊傳來了腳步聲，高大的佛烈多出現了。

「這裏站著一個懊惱的男人，長官。」他面對洛丹說道：「這是誤會。我很抱歉……」

洛丹雖然掛著微笑，表情卻很硬板。

「誤會什麼?!」

「我們以爲你們是IVS，所以才開火的。」

「爲什麼不回答?!」

「我們沒聽到。我們的火箭在降落時出了毛病；通訊機也壞掉了。」

「你們到月球幹什麼?!」

佛烈多不禁低下頭來。

「我來說好了！」洛丹單刀直入地說：「NATO想從大太空船的殘骸中找點武器是不是？你說！」

佛烈多啞口無言。這時，尼森上尉從佛烈多身旁走出來，往洛丹面前一站。

「洛丹少校，你從前是我們的夥伴；我還是少尉時，你剛從軍校畢業。可惜的是……」

「不要避重就輕！」

尼森咧了一下嘴。

「聽我說完好罷？你還是個預備軍官時，我已經從事宇宙軍的工作了。我們奉命到月球調查殘骸，你也知道如果不立即出發，後果會怎樣……」

「你們可以通知我呀！」

尼森有點緊張，聲音比剛才低了。

「少校，背叛祖國、另外成立一個組織，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。」

寬大的司令室裏，人人屏氣凝神。大家都知道尼森想說什麼，靜靜地等著洛丹的反應。

洛丹有如石像似的，面色凝重，沒有表情。過了一會兒，他突然向尼森伸出手去。

「好罷，上尉！」他微笑了。「這次你贏了。」

* * *

「她怎樣了？」

「沒事了！」克里斯多答道：「如果我是托拉，我才不會那麼做。」

洛丹聳聳肩。

「是我的話，我也會那麼做。」

克里斯多開心地點點頭。

「你不知道你眼光裏的威力有多大！這次衝突成績不錯，好像腦子裏的殘渣統統掃光了。」

洛丹微微笑了起來。

「一時氣憤罷了。你想想看，阿魯況人的腦子比地球人精明多了，仍免不了被人欺負。反正，腐肉生蛆，自己不長進，才會處處挨打。托拉受到這個刺激，難怪她氣得發瘋——眞的。」

洛丹臉上掠過一絲不悅。

「我知道。當時我的心情也一樣。」

克里斯多嚇了一跳。

「難道說……」

洛丹搖搖手。

「不會了。」他讓克里斯多放心。「我會用別的方法開導她。」

克里斯多目送洛丹的背影穿過走廊往司令室而去。他無意識地學洛丹聳聳肩，猛然自覺時，不禁失笑了。

2

洛丹花了好一番功夫才使好希望號起飛，並用無線電和華盛頓聯絡。他和派遣佛烈多來的那些人詳細談過，雖然對方沒說是負責人，却和其他的人員一樣感到遺憾；此外，洛丹還要求賠償。對方起先不敢置信，到後來也難以反駁。

洛丹又命令好希望號降回月球上，要灰狗號的三個人到司令室來，並分配給每人一間房間。

「我跟華盛頓聯絡過。他們向我道歉，不過，這無所謂；我有我的要求，希望他們諒解。」

洛丹說完，把眼光從佛烈多身上移到尼森，再移到少尉。

「我請求三位留在我這裏。」

佛烈多楞住了；列倫郝斯跳起來；尼森沒有反應，首先開口：

「少校，我剛才已經說過。」

洛丹搖搖頭。

「這不是喜不喜歡的問題。我在此獲得三位優秀的太空飛行員；太空軍已經答應我，讓你們光榮退伍。你們祇要回答『要』或『不要』就行了。

我給你們二十四小時考慮。」

說著站起來走出去。

兩小時後，他得到回答，那是「要」。

洛丹分別和三個人握握手。

「各位，我們還有很多大事要做。調查大太空船殘骸需要好幾天。」

即使四天也值得。

好希望號的機器人——洛丹從地球帶來的——把大太空船上可用的儀器，全搬到好希望號上，有一部分祇好留在月球。機器人利用內壁搭了帳篷，集中處理。

洛丹把儀器分門別類整理好，有很多對銀河系的貿易大有幫助。洛丹希望利用這些機械來解決第三勢力的財政困難。假使機械能脫手，那麼荷馬．G．亞當就更能得心應手了。

洛丹自己留下了一挺自動光線砲、携帶用能量武器，和製造特殊機器人所用的整套設備。

在船上另外還找到一件東西——不是洛丹發現的，而是托拉告訴他的。

洛丹在好希望號有個私人房間——運輸量大的大型太空船都有這種設備。托拉爲了要事，曾經來過兩次。近來幾個月，卻一步也不跨進來。

那天晚上，洛丹看到托拉在自己屋裏，著實吃了一驚。托拉坐在椅子上，搖擺著兩條腿。

所謂晚上，照地球方式計算，也就是室外沒有陽光照耀的意思。四天前，好希望號在灰狗號殘骸邊降落，也正是這時候。

托拉對美國太空船顯然毫無興趣，一見到洛丹便開門見山地說道：

「我們應該和解。」

洛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「一年以前我就這麼想了；妳能慢慢接受我的看法，我很高興。妳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爲了更精確的洞察力。」

洛丹極力思索她話裏的意思，但又認爲她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承認一年中所犯的錯誤。

「好罷。妳想怎麼樣？」

「我們來個君子協定。這艘船和以後陸續完工的所有船隻，你那司令的地位不成問題。」

洛丹點點頭。

「感激之至。」

他想慢慢說，盡量把聲音放和緩些，但不理想——他太意外了，簡直不敢相信。

「我這裏，」他停了一會兒，才繼續說：「各方面還需要妳的忠告。」

托拉露出微笑。

「別客氣。你不比任何一位阿魯況船長差，連我也在內……」

洛丹受寵若驚——她今天怎麼啦？

「你以後想到金星嗎？」

「是啊！」洛丹楞楞地應著。

好希望號所有的乘員在離開地球前就知道了。

「從大太空船上拆下來的東西，統統帶去嗎？」

「不，分三次搬完。」

「那就要花點功夫了。不管地球上的人怎麼想，靠得住嗎？」

「爲什麼靠不住？我信得過拉斯‧茲拜。一有事，他會馬上通知我。」

托拉仍然搖提著腿，好像言不盡意，結果又嘸了回去站起來。

她向洛丹伸出手來。

「祝合作成功。」

洛丹心裏千頭萬緒，不明白她到底是什麼意思；從沒像現在這麼沒自信。

「但願以後也能這麼侃侃而談……」

托拉點點頭。

「那就看你啦！」

* * *

出發前，洛丹把克里斯多找來，他認爲和克里斯多談談，或許能旁敲側擊地了解她的動機；又不知道如何開口才好。

最後，他決心要說——也許克里斯多早已經猜到幾分了。

「巡洋艦有沒有問題？」克里斯多問道，問得很技巧——既不直接，也不離題。「內部能不能操作？」

「你是不是指大太空船？」

克里斯多點點頭。洛丹一口否定了。

「不行。什麼都沒留下。我接收了製造特殊機器人的設備，將來一定有用。」

「以特殊機器人來計算，在地球製造太空船，要多久時間？」

洛丹聳聳肩。

「可能要好幾年吧。」

「你看看！」

「什麼也沒看到。」

「如果有一個人，」他眞眞假假地說：「打算幫助野蠻民族，並抱著最後一絲希望回到祖國，自尊心又很強；明知道這種希望很渺茫……你懂嗎？」

洛丹當然懂。

「她一直認爲那艘大太空船可以修好嗎？」

克里斯多堅定地點點頭。

「她一直這麼盼望；現在知道修不好了，當然很難受。她需要鼓勵。」

「她隨時會有！」洛丹不客氣地說。

* *

洛丹和布魯整整花了十五分鐘，才把航線計算出來。地球、太陽、金星所連成的三角形，以現在的位置看，在太陽處接近直角，因此，很容易算出來。

計算是用好希望號上的阿魯況電腦算出來的；地球製的電腦就繁複多了。阿魯況電腦不但操作比較簡單，而且能一物數用。

飛行很順利，一億八千公里祇需要三小時而已。

三個美國太空飛行員非常驚訝，尼森更是目瞪口呆，不知說什麼才好。

佛烈多心想，能製造出這麼優異的太空船，可見阿魯況的技術比地球發達的多。他突然覺得自己多麼渺小，並且奇怪洛丹如何承受這個事實。洛丹早就知道我方是望塵莫及的。

停止時，黃色的金星浮在黑暗的空中。起初祇是顯像幕上閃爍的一點，幾秒鐘之後，又從雲霧中露出來，看得一清二楚。

顯像幕上的黃色球體逐漸黯淡下來，一場風暴即將來臨。

金星自轉一周是二百四十小時，一天相當於地球的十天。距離太陽比地球接近百分之三十。表面雖有大氣環繞，但晝夜溫差極大。溫差大就會產生風暴；即使是加勒比海的風暴與金星相比，也是小巫見大巫。

好希望號卻毫不畏懼，以時速五百公里衝進大氣層。照說該被颳得顛簸不已，安定裝置卻使它文風不動，保持航線。

布魯負責探測檢波器。幾個月以前，洛丹頭一次前往金星時，曾繪製了行星表面的概略圖。打算在赤道大陸——也就是南緯十六度至北緯二十二度，西經零度至五十四度——建立基地；面積與南美洲相當。東面的山岬形如狗頭，洛丹因而命名爲「犬頭岬」。零度經線只好通過岬的尖端。

當時，大陸還沒命名，環繞大陸的海也沒有名稱。洛丹愼重考慮之後，決定設在北岸；也就是在十公里寬的大河口附近。從這裏到山頂，一路上叢林密佈，基地不適合設在內陸。

洛丹第一次探險時，因地球臨時發生緊急事件而中斷，來不及研究金星上的生物，據說赤道大陸有許多巨獸。

植物倒和地球一樣的青翠；所有生物的循環都朝相同的方向進行。

選擇金星的主要理由是那兒的大氣成份很理想。

濃厚的大氣層減輕了太陽的影響力。二百四十小時中，赤道大陸晝間平均氣溫爲五十五度，夜間則降爲十三度。由於濃雲密佈，祇有一層微光，因此會產生室內般的氣候，長達好幾小時以上。

*　*　*

「犬頭岬！」布魯報告道。

青綠的土地上聳立著奇形怪狀的山岬，一道白光浮在顯像幕上。

洛丹親目駕駛。由於地圖不太精確，不能自動著陸。

犬頭岬在顯像幕上移了過去，露出了陸地。海岸從西北向西南延伸。犬頭岬從畫面上消失後，好希望號的下方出現了第一條河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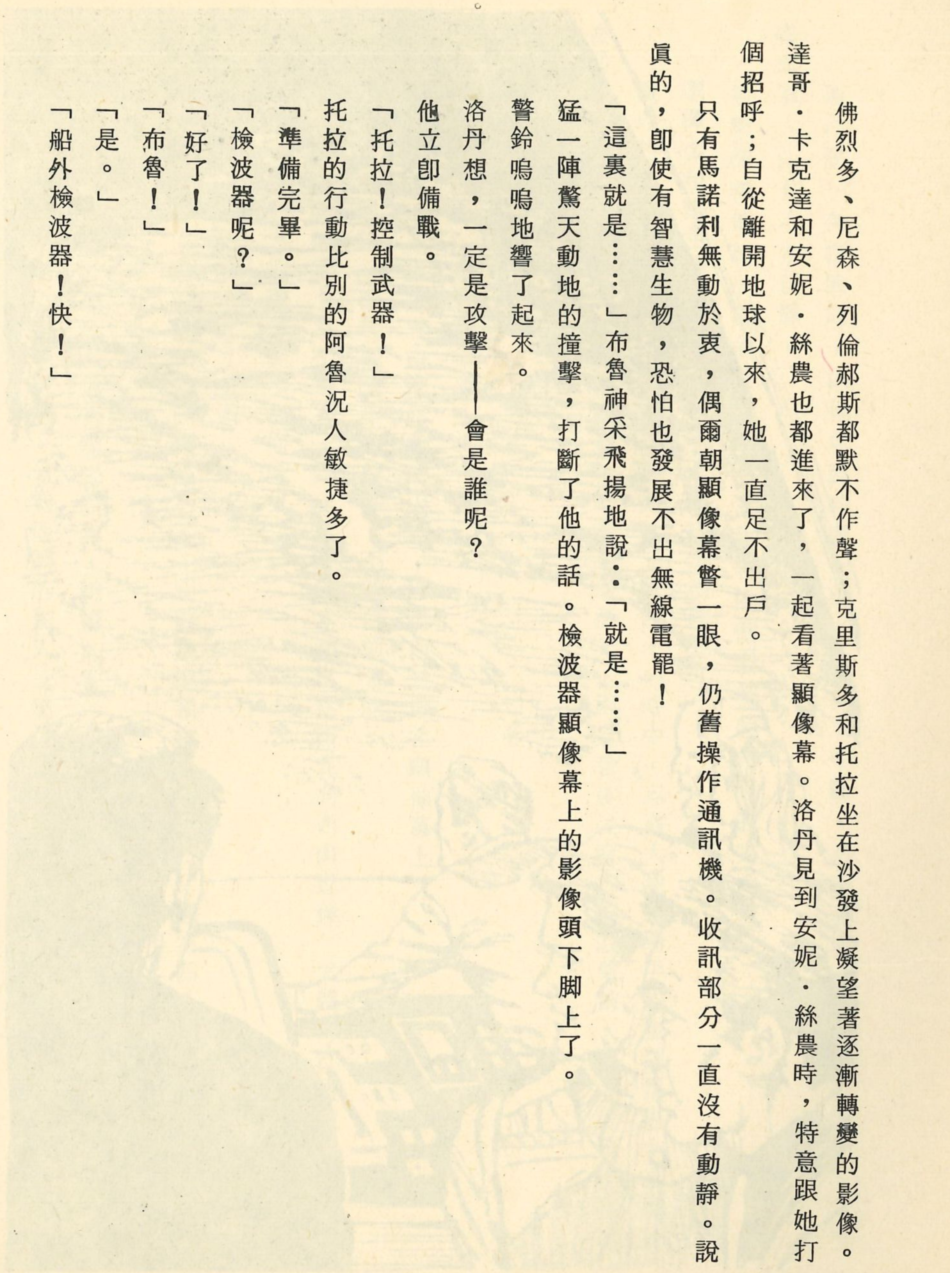
洛丹看了一下高度——九萬一千公尺。

他把顯像幕上的映像和地圖對照一下。距離基地預定地的河口，還有四千公里。

「千彎河！」布魯叫道。

這個名字的由來，是因爲它彎彎曲曲，蜿蜒如蛇。

布魯從這時開始不停地解說，他對地圖的驚人記憶力，眞令人害怕。



佛烈多、尼森、列倫郝斯都默不作聲；克里斯多和托拉坐在沙發上凝望著逐漸轉變的影像。

達哥．卡克達和安妮．絲農也都進來了，一起看著顯像幕。洛丹見到安妮．絲農時，特意跟她打個招呼；自從離開地球以來，她一直足不出戶。

只有馬諾利無動於衷，偶爾朝顯像幕瞥一眼，仍舊操作通訊機。收訊部分一直沒有動靜。說眞的，即使有智慧生物，恐怕也發展不出無線電罷！

「這裏就是……」布魯神采飛揚地說：「就是……」

猛一陣驚天動地的撞擊，打斷了他的話。檢波器顯像幕上的影像頭下脚上了。

警鈴嗚嗚地響了起來。

洛丹想，一定是攻擊——會是誰呢？

他立卽備戰。

「托拉！控制武器！」

托拉的行動比別的阿魯況人敏捷多了。

「準備完畢。」

「檢波器呢？」

「好了！」

「布魯！」

「是。」

「船外檢波器！快！」

「是！」

「托拉……」過了一會兒，回頭望望她。「……等我的射擊命令……」

托拉點點頭。

洛丹把超反應爐輸出開到最大。

好希望號全力抵抗來自北方的強大吸力，洛丹全神貫注地瞪著顯像幕。

這時候，布魯的報告來了。

「零點三分的方位有超強引力場。」

洛丹暗想，如果力量不大，可以用船上的裝置中和。

「繼續調查！」他命令道。

他深信以最大輸出力還可以維持現在的位置——當然，這是不幸中之大幸。

布魯拚命計算，終於把結果送來了。

「引力來源在北緯二十九度十八分，東徑十五度四十八分。」

「托拉？」

「好了！」

「發射！」

托拉一按開關，一大排引力火箭急馳而去，目標同時也映在顯像幕上。

引力火箭點火的瞬間，產生引力衝擊；其安定性反應能破壞或摧毀目標。由於引力能源屬於五度空間的性質，其預防的阻礙場非常複雜，托拉認爲任何敵人都沒有這種阻礙場。

目標顯像幕上，可以看見火箭向北飛去。目標一確定，點燃第一枚火箭之時，洛丹便把推力減小。

引力來源也立刻偵察出了，據布魯計算，那是檢波器顯像幕邊緣上的小光點。

「是金屬！」布魯大叫。

托拉射出的火箭繼續飛行，迅速接近目標，在大氣圈內的速度爲馬克十，在接近敵人前一、二秒時消失不見了。

洛丹繼續減小推力，船的速度已經加快，高度降低。火箭產生的引力爆炸，一時難以習慣，於是，爆發後五分鐘就降到敵人基地附近進行調查。

布魯集中全副精神在檢波顯像幕上，一分鐘內洛丹調整了好幾次。托拉第一次知道火箭有了變化。

六枚火箭並排著往北飛去，突然折向東方，不久就從畫面消失了——一定有人干擾。

托拉被眼前的怪事弄糊塗了。她轉過身來想說等一下，但顯像幕上已經沒有火箭的踪影。

托拉驚慌地報告；洛丹立刻趕囘駕駛座，命令機房發出最大推力，兩股互相牽制的力量才保持住船身的平衡。

他靈機一動——IVS！

儘管是猜測，但從目前情況看來，可能性仍然很大。月球上還有IVS的隱秘基地——像洛丹一樣在金星建立避難所，又有什麼好奇怪的？

祇有一個矛盾，那就是好希望號並沒受到攻擊，這倒是事實。超強引力場是比較溫和的武器

，仍能一次摧毀六枚引力火箭，可見他們的力量有多驚人！

托拉和洛丹的推測並不可靠，這時應該明確判斷才對。全力對付牽引力場的好希望號徐徐降落了。人人擔心會再度受到攻擊，還好沒有。洛丹猜測，對方顯然想攔截此船，據爲己有，可惜還是被他們逃脫了——對方到底是誰?!

超強引力場將好希望號推到北緯四十度，三十八度線上的海岸線已經退到背後了。

洛丹有了主張。

「準備着陸。這樣可以避免敵人攻擊，在地上對付他們也比較容易，也沒有別的辦法了。他們目前佔了上風——至少就他們的力量而言是如此。但願他們的技術不如我們。

萬一敵我雙方不相上下，更不怕敵人偵查了。我們在極地大陸上藏著好幾條這種船，除非在密林裏或空中移動，根本找不到我們；除此之外，我們也不敢疏忽行動半徑內的敵人。我看，祇好到森林裏查查看了。」

就在布魯囘答的那一刹那，情況有了轉機——馬諾利博士的無線電響了。

收訊機調整到超波長位置，敵人顯然也有波長相同的發訊機，足證他們的技術不落人後。

收訊機裏傳出了清晰的聲音——不成字句；沒人聽得懂它的意思，連克里斯多也莫名其妙。

洛丹立即對馬諾利說：

「你告訴他我們沒有敵意，請他們別干擾我們的航線。」

馬諾利立刻照辦。話還沒說完，收訊機便有了囘聲，洛丹極力想分析它的意思，結果仍和剛才一樣。

他推開馬諾利，改用阿魯沉語呼叫，仍徒勞無功。對方似乎在述說同一件事情，好像通訊是種本能似的。

「克里斯多！」洛丹說道：「把錄音帶放進電腦，看看能不能解讀？」

克里斯多打開通訊機，把錄音帶剪下一段，放進翻譯裝置。

這時，對方停止呼叫了，洛丹心裏七上八下，唯恐這是最後通牒。也許是對方偵查敵人的方法；也可能了解呼叫也得不到滿意的回答——反正敵人已經迫在眉睫。

洛丹下令盡快降落。好希望號愈來愈低，兩千公尺上空的強烈引力已急遽轉弱；一千公尺時，完全消失了。好希望號終於行動自如了。

布魯又回到原來的崗位，用檢波器查看地形。高度降低了，可以用光學顯像幕來偵察。金星的密雲籠罩在船的上空五公里處，雖然不是山脈，但極地的丘陵地帶，清楚地映在顯像幕上。

「山頂最高六百公尺。」布魯報告。

洛丹十分開心。

「行了。船的直徑也不過六十公尺罷了。」

剛忙完的克里斯多回到駕駛座上，正想開口，洛丹搶先說道：

「等一下，五分鐘後我才有空。」

克里斯多於是退下去。布魯正在對照檢波器顯像幕和光學顯像幕的不同。船依舊在下降。

「那裏最理想。」

洛丹抬起眼來，離好希望號航線稍遠的東北方，有一座平坦的小山丘。山腰上有個圓形的火

山口，直徑兩百公尺。丘陵的半山腰處有密林，有多深還看不出來。

洛丹點點頭，拐了一個彎，飛過傾斜的山脊，在火山口中央停下來。

這裏的視野不錯，距火山口邊緣，不過百餘公尺。火山口深八十公尺，四周的岩壁並不太陡。洛丹了解這座火山的地質之後安心了。

「著陸！」

火山口底部別有天地，叢林茂盛、錯落有致。

好希望號漸漸接近火山口底部，顯像幕愈來愈暗。洛丹小心翼翼地下降，直到樹梢高過船頂時，才打開橘紅色的停止訊號。

好希望號安全著陸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洛丹回過頭來時，克里斯多正拿著翻譯機的錄音帶站在那裏。

「翻譯出來了，是古宇宙語呢！」

說著，把卡片交給洛丹。洛丹用阿魯沉語讀著卡片。

「最好能發現密碼訊號。」

布魯從洛丹的肩上看過去，和洛丹、托拉、克里斯多一起讀，並用阿魯沉語交談。

「原來他們早有打算了。」布魯低聲問道：「究竟是誰呀？」

洛丹搖搖頭。

「更要緊的是，古宇宙語究竟是什麼？」

他以催眠法苦苦思索。宇宙語？古宇宙語？

克里斯多也答不上來。洛丹知道所謂宇宙語是帝國的共通語言，以地球方式計算，大約一千年前使用過；至於古宇宙語那就更早了。洛丹和克里斯多都不知道這種古老的語言始於何時、屬於何族。

可以確定的是，相當古老了，和現在通行的宇宙語毫無相似之處。

洛丹站起來。

「這樣不是辦法，我們開始工作罷。」終於斷定這不是IVS的基地了。IVS——由於牠們的腦部構造——並不以語言溝通。眞的是牠們的話，想跟牠們的船聯絡，必須以心靈感應作訊號。

洛丹雖然不敢說眼前未知的敵人比IVS更厲害，至少放心多了。

他環視一周之後，開口道：

「我們不要再猶豫了，日落前必須到達避難基地。」

「怎麼辦呢？」

洛丹和兩個阿魯況人待在自己的房間裏；布魯、達哥·卡克達和三個美國太空飛行員，半小時之前下船偵察四周的環境，並繪製地圖。

托拉有點懊惱。洛丹不知道她是因爲月球上大太空船嚴重受損，還是勢均力敵的對手突然出現的緣故。

克里斯多探身向前，說道：

「我不贊成；我們根本不知道對方是誰。」

「你問過電腦沒？」

「問過了，電腦也不知道。說不定住人和未曾開發的行星目錄中，沒有金星這個地方。」

洛丹點點頭。

「我也考慮到這一點。如果電腦知道金星上有人，我的記憶又是最近才輸入的，就應該懂得古宇宙語才是。事實上，我一點也不知道；更糟糕的是，我根本想不出是什麼種族。」

克里斯多默默無言。片刻之後，忍不住又說：

「阿魯況的探險隊在擴張之初，曾經到過這裏，後來因爲發生事故而和母星失去聯絡……假使事實如此，電腦不知道這塊殖民地，也說得過去呀！」

洛丹一直深思著。

「所謂殖民地時期，照地球的算法，是一萬年以前了。」

克里斯多點點頭。

「不錯。那時候才剛剛開始。幾千年以後，有了交通工具，當然不會忘記新設的殖民地囉！」

「這麼說也有道理。假定那些人和你們同樣是阿魯況人好了，一萬年前離開母星，然後獨自發展……才會言語不通。這樣推測對不對？」

克里斯多吃驚地抬起頭。

「這是什麼意思……」

「不管是不是阿魯況人，仍然是我們的敵人。由於無法溝通才有了敵意。如果我們能坦誠以待，他們也會劃清敵友。」

「或者中立。」

洛丹楞了一下，又微笑起來。

「難道你相信銀河系中有中立幾千年的種族嗎？」

他又繼續說：

「敵暗我明，又這麼接近；一個不小心，就會吃虧的。

到基地，立刻攻擊；但要盡量避免破壞；想辦法把我們的想法傳給他們。爲了探險，必要時只好這麼做——他們可不會自動迎接我們的。

坐在這裏瞎猜又有什麼用?!」

克里斯多搖搖頭。

「洛丹，你的想法實在可怕。我雖然受過長期訓練，但要決定一件事，還是要考慮幾小時。反正，我們被自己人逼著開砲的可能性相當大。」

洛丹站起來想說什麼，托拉卻搶先說道：

「你有沒有考慮過，照地球的算法，一萬年前一群人到這裏居住，並且開發這個行星？……」

洛丹點點頭。

「妳說得沒錯。一群移民在一萬年間應該留點遺迹才是，但有什麼呢？祇有密林、河川、火

山而已，一點文明的跡象也沒有。」

「超強引力場擊毀了六枚飛彈，難道還不夠?!」克里斯多插嘴道。

「話是沒錯，但基地以外呢？還有什麼？」

克里斯多瞪著天花板。

「你有什麼意見？」過了一會兒，才又問道。

「沒有。」洛丹應了一聲。

「我想，」又繼續說：「頭腦是用來思考的，他們一闖進北方基地，就眞相大白了。」

＊　＊　＊

金星時間一百八十點鐘時，布魯一行人回來了，立即向洛丹報告；同時，交給洛丹一張用自動繪圖器繪製的塑膠地圖。

「以船爲中心、半徑一百公里以內統統調查過。即使穿著阿魯況飛行衣，也祇能飛到樹梢上面五十公尺，花了不少時間。」

「這還不夠嗎？」洛丹不解地問。

「五十公尺？不要緊的。基地在五百公里前。這條線……」

「飛行衣會產生人造引力，一百公尺前就能偵察出來。」

布魯楞了一下，才說：

「說是這麼說啦！你祇要聽聽我們的調查結果，包你不會疑心了。」

於是指著地圖。

「附近與海相連。這裏有個岬灣，離我們不到十公里。」

「岬灣？」

「是呀！水是鹹的，不會流動。不是岬灣，就是鹽湖了。」

「好。還有呢？」

「有很多水棲動物，其中有奇怪的魚、和外形像海豹的動物；當然還有從沒見過的。說來你也會害怕呢！有一個大瀑布幾乎裝得下一個太空船中隊！有一種動物像蛇，卻長了六隻脚；還有一種顏色極其鮮艷、長得像毛毯似的東西浮在水面上，不碰就不動——千萬不能碰哦！丟一塊小石頭，這張毛毯就立刻把石頭包起來，沈到水裏去……」

聽到這裏，洛丹忍不住笑起來。

「哦？……還有沒有比較重要的？」

布魯很沒趣，接著又說：

「不過，」他歎了一口氣。「這一帶向北傾斜，我們偵察出遠處有山脈。儀器不太可靠，至少測出了最高峯有一萬公尺上下。」

洛丹聳聳肩。

「不壞！」

「大陸腹地都是山脈。敵人基地離高峯很近，那裏也有幾座奇形怪狀的火山。別的地方倒沒什麼。東、西兩面有幾座小山；南面沿著斜坡下去就是海了。空氣中雖有硫磺氣味，還可以呼吸。還有一種像帝國大廈那麼高大的動物……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總之，塊頭十分龐大，還好看起來不太聰明。尼森爲了試試牠的反應能力，故意從牠面前飛過去，誰知牠反而落荒而逃了！還有兩條往南流的河。別的沒有什麼了，重要的全記在地圖上了。」

洛丹點點頭。

「能不能說明一下爲什麼敵人偵察不到你們？你們不是飛到樹梢上空五十公尺……」

「他們在山脈中央，北部的山脈又很多，跟我們之間至少隔著一座高峯，當然偵察不到啦！」

洛丹抬起頭望著布魯。

「說不定他們的檢波器就裝在最高峯上——你有沒有考慮到？」

「呃……那……」

布魯楞住了，一時回答不上來。

「馬上就知道了。」洛丹說：「你們沒洩露我們的位置就不錯嘍！」

有二、三分鐘之久，布魯十分洩氣。

「敵人知道了，一定會來的。」

洛丹無可奈何地聳聳肩。

「就是呀！」

3

過了一百九十點鐘，天邊有微微的亮光。此刻是大風暴的前夕。洛丹把船上的電量計統統按照金星的自轉調整好。一天是兩百四十小時。

洛丹命突擊隊暫時留在船上，先偵察清楚四周環境再說。這樣一來，必須決定用什麼裝備。他想知道布魯的疏忽有沒有引起敵人的戒心。阿魯況飛行衣不能再用了——它只能在樹林上空飛行，在樹林間穿梭就沒意思了。

洛丹派警衛站崗，每次至少一名，在司令室監視檢波器和警報系統。一有情況，警鈴會傳偏每一個角落，立卽應變。警衛的任務是把重要情況錄在錄音帶上——與探險無關的也一概照錄。無論是動物或自然現象，凡是能提供情報的，統統重要。

洛丹首先負責一百九十一至一百九十三點鐘的警戒。這時司令室裏沒有別人，他於是熄了燈，把囘轉式光學同溫層測候儀拉到火山口上；這麼一來，四周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

灰濛濛的世界裏正有一場大風暴。

暴風和黑暗正從東方迤邐而至。利用空氣壓力設計出的同溫層測候儀測出地表風速爲每小時

三百五十公里，仍比高空中的小。

一百九十二點鐘時，整個暗下來了，洛丹改用紅外線探測。顯像幕上灰白一片，紅外線把黑色變成白色了。

半小時以後，風力逐漸轉弱。

附近出現一種怪物。牠的頭像蛇，正拍打著密林裏的樹葉；小小的頭和頸子不停地配合風向搖晃著。洛丹研究了老半天，才看清楚這種酷似恐龍的生物就是布魯所說的「不太聰明」的動物。

他趕緊錄進錄音帶。

「這是酷似恐龍的生物。脖子伸長時，頭部高出樹梢五至六公尺，牠至少需要十分鐘才能看清四周的景物。」

這也有紀錄價值，因爲突擊隊可能要越過恐龍出沒的地方，說不定從牠的脚尖穿過去呢！

這時候，洛丹聽到背後有點聲響，立刻囘過頭去。淡淡燈光下的顯像幕上，映出了托拉苗條的身影。

「別嚇我；我很敏感哦！」

她低低地笑起來。

「換班時候到啦！」

看看錶，還差二十分鐘。

沈默了一會兒，一起望著顯像幕。

「給妳看個東西。」片刻後，洛丹才說道：「讓妳瞧瞧風暴，滿有詩意呢！」

托拉沒有作聲，過了兩、三分鐘，突然問了個怪問題。「你喜不喜歡？」

「喜歡什麼？」

「這顆星球呀！」

洛丹認眞地點點頭。

「我見過的每一顆星球都喜歡。我知道許多星球——雖然在程度上有些差異。沒有看盡一切事物，我是不會甘心的。」

他又加了一句。

「幹嘛問這個——難道妳不喜歡嗎？」

她遲疑了一下，又開口道：

「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我們這個種族，不管走到哪裏，都不稀罕了。因爲所發現的一切事物，與別處的十分相似——我就親眼見過。

千篇一律的東西看多了，會使人不耐煩。你知道嗎？總有一天會出現哲學家，到那時候，宇宙飛行已經無法滿足智慧生物精神上的需要，太空船會沒有用武之地——遲早而已。」

洛丹牢牢記住她的話，這絕不是有所感而發。經歷了幾萬年，任何新鮮事物都會後浪推前浪，被時代淘汰掉。

「妳們的船並沒有到其他的島宇宙——更正確地說，都徒勞往返，難道還不死心嗎？」

「你的口氣眞像地球人！」她挖苦道：「年輕氣盛、好奇、專制。」

「我本來就是地球人啊！」

「你想想看，探險別的島宇宙需要多少費用?!又有多少利益?!」

「費用？劃時代的大事業，還考慮費用?!地球爲了進軍宇宙而製造月球火箭，那筆經費足夠全人類舒舒服服過一輩子，妳怎不反對呢?!哼！亞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有好幾百萬人餓死、病死，祇要有錢買醫藥，是可以治好的；反而拿去製造火箭——既然強詞奪理，我就無話可說了。反正地球人都是傻瓜，放著好日子不過，成天異想天開，自找麻煩！

反過來說，要不是這樣，地球人能不能活到現在還是問題。就我所知，歷史上關係存亡的緊要關頭，至少有五萬件！」

他有點激動。她曉得洛丹在回敬自己剛才的話，同時也在替地球人長威風。

這種驕傲使她突然對洛丹大爲改觀。兩人之間有一段長長的沈默。

「不知道我們在黃金時代像不像你們那麼積極。」

黑暗中，洛丹很想看看她的臉。她的紅眼睛淡淡地反射在顯像幕上，神色凝重、一本正經。

這麼反常的溫和反而使他不安起來。看看錶，時間到了。

「很高興能跟妳談談，希望以後還有機會。」

她點點頭。

洛丹關上門以後，爲了不能繼續留在她身邊而悵然若失。她特地提早來——爲什麼自己不多留一會兒？她大概也很失望。他想轉身開門，又躊躇不前——去而復返，又會被她笑話，而且也破壞了那股氣氛。

一面想著，一面回到自己屋裏，坐在椅子上抽悶煙；扭開顯像幕，可恨又沒附上自己的同溫層測候儀，祇見到船上黑黑的牆壁而已。

＊　＊　＊

不知睡了多久，被電訊機的聲音吵醒了，仍未釋懷。

顯像幕上映出了布魯的大圓臉。

「起來！」聲音很大，又重複了一遍。「起來！」

洛丹迷迷糊糊地按下了電訊機的開關。

「幹嘛?!」

布魯鬆了一口氣。

「我以爲你起不來……」

「沒事啦！我好睏。」

「長官，我有了新發現。」

「什麼事？錄下來，不要吵我。」

「不行不行！」布魯大叫：「海豹從海裏爬上來，到山頂開會啦！一定要去看看！」

洛丹搖搖頭。

「哦？海豹呀？怎麼了？」

他想起布魯前天的報告，便慢慢下了床。

「知道了。我馬上去。」

他馬馬虎虎洗個臉，點了一支煙。

布魯坐在顯像幕前，悄悄地向洛丹招手，深怕打草驚蛇似的。

同溫層測候儀上附著望遠鏡，八公里之外的山頂都一清二楚。

五百公尺高的小山，長長的斜坡、山頂，跟火山口的地質大同小異。平滑的火山口上，灌木叢生；斜坡上比較稀疏；山頂則一片光禿，什麼都沒有。

洛丹看看錶，快到一百九十六點鐘了，布魯該來接托拉的班了。

他的眼光移到顯像幕上，用手勢制止正想開口的布魯。

光禿的山頂上，有一羣奇形怪狀的動物；外形雖然像海豹，照布魯的說法，倒和魚類相近——用鰓呼吸、在水中活動。

牠們的動作很奇特，集體飛躍，看起來很邪門兒。

「怎麼樣？」布魯問道。

「你說眞的是魚嗎？」

「是呀！是我說的啊！牠們有鰓，到目前爲止，還沒看見牠們上過岸。」

洛丹點點頭。

「很像肺魚呢。」

「你不覺得奇怪呀？牠們究竟怎麼呼吸呢？總歸一句話，我很想知道牠們在那裏幹嘛。」

「有什麼好奇怪的?!地球上這種動物多得是，大雷鳥不也是成羣結隊的嗎？」

布魯搖搖頭。

「我從沒見過這種場面！大雷鳥可不那樣同起同落罷?!」

洛丹掠了掠頭髮。

「對；你說得沒錯。」

這一刻，他的疲倦一掃而空。

「布魯，拿兩件飛行衣來！」

布魯笑瞇瞇地站起來。

「你有沒有興趣？」

洛丹用通訊機找來克里斯多，要他接布魯的班；把布魯親眼所見，和自己想偷偷觀察、並順便抓一隻回來的念頭告訴他。

克里斯多恍然大悟。當布魯和洛丹穿好飛行衣時，他剛好走進司令室。

「你不怕被敵人看到呀？」布魯一面打開阻隔室，一面問道。

洛丹搖搖頭。

「第一，我們絕不超過樹梢五十公尺；第二，山頂是絕佳的屏障。」

布魯無話可說。

他們低低飛向小山背面。洛丹握著小型光線槍，布魯拿著分子破壞礮。

外面一片漆黑，而顯像幕的映像却很清楚。剛出來時伸手不見五指，藉著密雲下的微光，他們的眼睛逐漸適應了。

八公里飛了十五分鐘。爲免驚動海豹，他們飛得很慢。

他們觀察了幾分鐘。海豹身長一公尺，眞的很像海豹，用尾鰭和腹部爬行。當時正在「跳舞」——不用腹部、只用尾鰭「站」在地上三十秒鐘，看起來很滑稽。

布魯所說的開會，一下子便結束了，狹窄的山頂一片寂靜。洛丹知道這些動物——除了鰭和地面的摩擦聲外，沒有別的聲音——就是所謂沒有語言的社會。

牠們似乎準備離開。洛丹拉拉布魯，往前跳了幾跳，衝進海豹羣裏。牠們一躍而起，驚慌地竄到對面的斜坡上不見了；有幾隻想鑽進旁邊的密林裏。有一隻慢了一步，被一撲而上的洛丹和布魯抓住了。

奇怪的是這一隻並不反抗，只趴在地上，滴溜溜的眼睛望著兩人。

「小心！」洛丹警覺地說：「牠是裝的，想趁我們一個不注意時跑了。」

海豹並沒有，牠溫馴地任他們擺佈。他們於是急急忙忙把獵物帶回船上。

另一方面，克里斯多已經通知所有人員。兩人一走進司令室，全體人員蜂擁而上。

「抓牠幹嘛呀？」馬諾利問道。

「我正想問呢！」洛丹答道：「你在顯像幕上看見沒？」

馬諾利點點頭。

「牠們一定有智慧，至於怎麼探查就難了。」

布魯插嘴道：

「腦波分析可能有效。」

洛丹一直在考慮。

「三思而後行才對；試試看再說。」

於是，把海豹放在實驗桌上，由馬諾利仔細地檢查一番。

「怪了！」片刻後，他又說道：「牠應該會叫才對，怎會這麼安靜呢？」

海豹頭旁邊有個實驗器具架，上面有個薄薄的玻璃盒子。突然，盒子響了一下，從架子上滑下去，跌成粉碎。馬諾利怔怔地望著碎片。

「唉呀！」洛丹叫道：「早該想到的！」

分析語言的儀器內有超音波收訊機，可以把地球人和阿魯況人聽不見的超音波頻率降低，清晰可聞。

於是把收訊機放在海豹身旁，一一錄下來。一連串的叫聲經由腦波分析裝置的分析後，再依腦波的脈波重新組合成聲音的含意，結果海豹的聲音裏並沒有不安、激動和憤怒。

分析裝置的功能不大，但能增強腦波，再根據記憶裝置解答意義。構造原理是相異的腦子思想相同，必有相同的脈波型；換句話說，COH——「基本腦」，便是有氧氣行星的腦。

分析裝置把結果用脈波帶解答出來，再由電腦計算。

洛丹負責這個工作，費了十秒鐘解讀。解讀塑膠卡上用阿魯況語寫著：

「我希望把卑賤（解讀可能是姓名）恢復爲高貴（神或神格）；也就是把我送回元素（可能是海？）中，否則祇好窒息。」

洛丹驚訝地望著卡片，立刻交給大家傳閱。

「卡克達！」洛丹大叫。

「長官，什麼事？」

「卡克達，把牠送回水裏，要不然會馬上死掉。你願不願意？」

卡克達點點頭，抱起海豹。

「沒問題！」他微笑著。

卡克達一下子就不見了。洛丹接著回答大家的詢問。

「這是一種智慧生物。從分析裝置看牠們的思考就知道了。

牠們是一種肺魚，有鰓和肺兩種呼吸法；肺比較脆弱，所以離開水面的時間有限。」

片刻後，又說：

「當然，我還要跟牠們聯絡，研究牠們的語言，跟牠們談談。

還有一件事。北方基地的技術高得驚人——當然不是這種海豹；我想牠們也沒這個本事。」

4

洛丹想在黎明時派突擊隊出巡。長夜漫漫，地球人忍受不了無所事事。

於是，他命令隊員穿上飛行衣，攜帶武器出發。

隊員有洛丹自己、雷納特・布魯、馬諾利博士，和三個美國太空飛行員、達哥・卡克達，以及志願同行的安妮・絲農。

隊員離開阻隔室時，通訊機傳來克里斯多發出的警報聲。

「停止！待命！偵察！」

洛丹叫隊員留在原地，自己回到司令室。克里斯多正坐在檢波器顯像幕前，額上汗涔涔的，一副匆忙模樣。

「什麼事？」洛丹問道。

「好像是機器人間諜。你記不記得我們建國之初也有機器人間諜？它們會使用有效半徑很大的無線電裝置，也就是光學或微波的同溫層測候儀；這東西祇有三、四個手掌大而已。」

他把影像的一部分擴大，圓盤上立刻出現了小小的物體，由於受檢波器追踪，看起來似乎靜

止不動。當克里斯多把刻度盤轉回原來位置時，物體便消失了。

「可能還沒發現我們。」洛丹說。

克里斯多聳聳肩。

「那可不一定，也許是陷阱。」

洛丹也認為不無道理。

「我們照樣出發——改用徒步，不飛行了。要帶個機器人作嚮導，叫它開路。」

洛丹轉頭看看托拉，擔心她會不會害怕。她却微微笑了。

「繼續保持聯絡。」洛丹說：「你們好好看著船。萬一阻礙場抵擋不住就起飛——不能太高——趕快跑。

我們要奮戰到底。裝備可以支持幾個月，萬一失敗，到時候再說——在哪裏碰頭，或者……」他猶豫了一下，接著說：「也許聯絡不上了也說不定……」

克里斯多點點頭。托拉信心十足，對他由衷地佩服。

洛丹叫布魯從倉庫找出一個大型的嚮導機器人，替機器人輸入程式。它的行動一半自由操作，一半由人控制。由於時間緊迫，來不及把所有的程式一次輸入。

「我們穿著飛行衣不錯，有誰敢不經過我的同意就飛到樹梢上，我就扭斷他的脖子！」

布魯把機器人拖出了阻隔室，大家集合在一起。他們到達火山口頂時，正是二百三十九時三十分，也就是金星深夜的半小時前。

一行人沿著斜坡往岬灣魚貫而去。

上山容易下山難。坡面陡峭，叢林不生；好在風力強勁，不長樹木，帶路的機器人心無旁騖，祇需注意脚下就行了。洛丹跟著機器人，達哥・卡克達殿後。

走到海邊，整整花了一小時。雖然金星上新的一天開始了，却不甚明亮。

山頂到這裏大約有兩公里。照著這個進度，到達敵人基地祇要兩百五十小時就夠了。下坡路實在不好走，洛丹有點著急，岬灣對岸也好不到哪裏；雖然那裏比較平坦，却是叢林密生的森林地帶。

洛丹決定飛越峽灣。海面很低，對岸高聳，不容易洩露行踪，洛丹自信不會被敵人發現。

嚮導機器人並沒奉令，就自動躍進海裏，由於製造得很精密，無論在水中有多危險，也不用擔心。

沒想到牠冒失地一跳，驚動了海底的居民。洛丹眼前竄過一道模糊的影子，可能是一種飛魚。附近有種動物怪聲怪調地叫起來，人類從沒見過那種生物；水面也處處亮起了各色的亮光。

「就是那張地毯！」布魯喊道：「機器人引起牠的食慾了！」

一行人仍站在岸邊。從海裏爬出來的機器人早已到了對岸。

安妮・絲農靠在洛丹身旁，壯著胆子說：

「很恐怖罷?!」

洛丹轉過頭來，命令隊員。

「走吧！待在這兒幹嘛？」

達哥・卡克達頭一個消失了。

「我也是念動者多好！」絲農羨慕地說。

一行人悄沒聲息地飛行，怪物的騷擾聲顯得更大。洛丹飛過閃閃發光的地毯，地毯好像要把他一口吞下去似的。沒想到撲了一個空，才縮回去，光度增強；到口的肥肉跑了以後，才心不甘、情不願地縮成一團，沈到水裏。

不到兩分鐘就到了對岸。達哥．卡克達早已經在那裏招呼大家了。這裏沒有植物，是建立橋頭堡的理想地點；離預定路線又不遠，因此在進入密林之前，選在這裏集合。布魯以誘導波命令機器人過來。

十五分鐘後，機器人出現了，跟剛才判若兩人。

「開燈！」洛丹命令道：「先洗乾淨再說！」

機器人身上纏著海草似的植物。布魯叫它停下。絲農拿燈照著它，好讓布魯扯掉淡綠色的植物。

蔓草緊緊纏住他的右手，布魯哀叫一聲，立刻縮手。一種奇特的生物正死命咬著他的手套不放。這種外形像紅毛猴的動物，眼球有角質的膠囊遮著，可以防水，看來像白色的玻璃珠；皮膚上並不是毛皮，而是柔軟的鱗片；尾巴上有一對短刺，抖動得很厲害。布魯雖然穿著厚重的飛行衣，仍然戰戰兢兢。

「丟掉！」洛丹大叫。

「丟不掉嘛！先拉下來再說！」

布魯認爲抓牠的尾巴比較安全，無奈牠的下巴死不肯放。布魯一鬆手，牠又來一口，終於咬

破了布魯的手套。

折騰了好幾次，這隻小猴依舊鍥而不捨。布魯一拳打過去，終於把牠打昏了，掉在地上。

布魯撿起來看看，絲農也湊過來觀望。

「這傢伙還沒死咧！」布魯鬆了一口氣說：「妳看，牠醒了。」

猴子尖叫一聲，又想咬布魯；布魯這次學乖了，趕緊甩到海裏。

後來，他清洗機器人便很小心了。

機器人洗乾淨以後，布魯又用投光器替它全身檢查一遍，才拍拍機器人說道：

「下次我背著你走好了！」

洛丹再和克里斯多聯絡一次，然後下令，展開了密林之戰。

＊　＊　＊

叫作「湯姆」的機器人，工作得出人意外的順利。

他踏碎茂密的樹枝，就像麥桿一樣輕鬆——聲音却震耳欲聾，密林裏的怪物無不聞聲而逃；跟在機器人後頭的人類，也都放心地邁開大步前進。

湯姆在叢林裏迂迴前進，它不但力大無窮，而且能判斷該不該除去障礙物。

布魯的手開始痛了，半小時後，不得不休息。絲農檢查一下，才發現手套早被猴子咬穿了。

塗上阿魯況藥物幾分鐘後，布魯的痛苦才逐漸減輕。

「這是一個教訓！」洛丹訓了布魯幾句。「千萬記得不要用手抓，前面的路步步危機，你知不知道?!」

他們尾隨湯姆的大個子後面前進。湯姆開出的路，可容兩個人並肩而行。兩旁的植物有兩公尺半高，洛丹偶爾用投光器往上照照，看看有沒有怪物躲著，還好沒有什麼發現。

三小時後停下來，準備紮營。兩人一張阿魯況製的充氣帳篷——放掉空氣，可以放在口袋裏——祇有絲農一人獨佔一張。

四周一片漆黑。一行人橫七豎八地躺著，不到兩小時又起床了。

洛丹槍不離手，毫無倦意。他利用這個機會和留在船上的托拉聯絡，知道機器人間諜沒再出現，如此而已。

其後兩小時沒有什麼事。洛丹對於行進順利固然十分安慰，對自己的好奇又有點失望。沒多久，遠方響起了有節奏的巨響，好像是恐龍的脚步聲。比起剛才的經驗，這還是小事呢。

他們把三十小時定爲一單位，兩個單位前進了八十公里。在密林中迂廻穿梭，這種成績已經不錯了。

一口氣走了兩單位時，湯姆又在空地上搭帳篷，一夥人於是在密林中待到天亮。洛丹又派卡克達到樹梢上張望一下。

卡克達回來報告道：

「北方一百五十公里處可以進入山地。天亮以後，可以從這裏看到大岩壁，但要爬上去，可不容易哦！」

布魯和列倫郝斯準備吃的；馬馬虎虎吃過以後，便進入帳篷休息。

尼森上尉第一個值班。還好平安無事——金星上的生物也怕他們罷？

＊　＊　＊

可惜好景不常，幾小時以後，出了一件意外。

當時由馬諾利博士值班。他和卡克達同一個帳篷，由於洛丹的命令，燈火管制，一片漆黑。枝葉繁密的森林在新的一天乍臨之際，漸漸揭去黑色的面紗，他深深陶醉了。

這時是七十一點鐘，已是來到金星的第二天了。

森林裏什麼聲音都有，此起彼落。馬諾利突然聽到附近有種怪聲，便開燈聽個仔細。

好像是什麼東西在磨擦地面似的。馬諾利站著不動，想要找出聲音來源。舉燈看看四周，又沒有可疑之處。

這時又傳來撕裂綢緞似的聲音夾著低低的哀叫，馬諾利不禁毛骨悚然。他突然想起絲農，立刻飛奔到她的帳篷，掀開布簾，用燈一照。

絲農不見了！帳篷裏的景象觸目驚心，馬諾利嚇得呆若木雞。

好不容易才強自鎮定下來。一條大腿般的白肉蠕蠕而行，上面還有一層粘液。這怪物彷彿打地底下冒出來似的，除了距離不一的環節之外，沒有關節。帳篷有個大洞，一看就知道是怪物鑽的——這當然是馬諾利的推測。怪物的前半截已經離開帳篷，後半截剛從洞裏鑽出來溜走。馬諾利聽到的怪聲正是牠磨擦地面的聲音。

不知何時，洛丹也聞聲而至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馬諾利哆哆嗦嗦地指著白色的怪物說不出話。

洛丹一下子有了主意。

「布魯！拿分子破壞槍來！」

外面應了一聲。洛丹舉槍就打，直到怪物的腰部斷裂爲止。

令人吃驚的是，前半截彷彿與後面無關似地繼續前進，鑽出了帳篷。

灼傷的後半截在洞口上扭動了一會兒，開始變形——燒焦處迅速蛻皮，一面微微響著，一面另外長出一個頭，離開帳篷去追趕前半截。

其間不過幾秒鐘而已。洛丹發覺如不趕快想辦法，便救不出安妮·絲農，於是立刻跑出帳篷呼叫布魯。

「在這裏！」

「大蚯蚓搶走了絲農。牠跟地球上的蚯蚓一樣不容易殺死。快追！」

兩人在絲農的帳篷附近看到大蚯蚓的後半截，牠正沿著前半截留下的粘液痕迹往前爬。布魯咬緊牙根，不敢作聲。

他拿著分子破壞槍掃射蚯蚓前方的密林，心裏暗忖情勢嚴重，除了跟踪前半截的頭部外，沒有別的辦法；只有如此，才能救回絲農。

洛丹這時曾想派卡克達先行，只因爲目標不明，危險也大，祇好作罷。

他們走進了密林深處，不但要開出一條路，還不時被雜草樹枝絆倒；大蚯蚓的惡臭又薰人作嘔，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屢仆屢起。

洛丹覺得速度太慢了，祇比大蚯蚓每秒快一公尺而已。由此看來，大蚯蚓的長度實在驚人！

後半截祇花了十分鐘便追上了，布魯立刻以破壞光線照射，才完全燒化了。

「注意前面！」洛丹大喊：「蚯蚓發覺有危險，會把絲農拖進洞裏！」

布魯點點頭，用分子破壞槍開路，洛丹用探照燈照著，看見蚯蚓前半截的後面就快消失在路旁了。

他們緊追不捨，一面跟踪，一面用樹枝撥開雜草前進。布魯手忙脚亂，無暇旁顧，因此沒發覺牠漸漸爬往高地——即使發現了，又能怎樣?!

大蚯蚓的前半截更長，足足追了三十分鐘，才看到牠沒有眼睛的頭部——還有絲農。

大蚯蚓用古怪的姿勢捲著她，斜斜抬著頭前進。絲農似乎嚇呆了，全身癱軟，好在看來沒有受傷。

兩個人配合大蚯蚓的速度，伺機下手。這裏草木漸漸稀疏，最後來到一處不毛之地。

「我到她旁邊！」洛丹說：「你打蚯蚓，我來救人！」

布魯點點頭，退到往前疾行的大蚯蚓旁邊，洛丹一站好位置，便舉起分子破壞槍掃射。

蚯蚓漸漸縮小了。牠似乎感覺出危險而左右疾掃，布魯連忙跳開。蚯蚓仍掙扎著往前行。布魯從所站的地方看到牠大部分已經打得稀爛，終於不動了。

絲農仍然被緊緊纏著。布魯怕傷了她，也不敢妄動。

洛丹開了兩槍，把剩下的肉塊一分爲三，解下絲農，把她抱到安全之處，等她清醒。

誰都沒注意到幾公尺外的地上有個垂直的深洞，直徑相當大，裏面躲著奇特的多足動物。這些動物發著微光，好像枝枒很多的樹枝，正爬出洞口，悄悄挨過來。

洛丹一直專心看著大蚯蚓留下的粘液。他們追了半天的這一截有四十公尺長——全長有多少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他們剛開始跟踪時，蚯蚓還沒整個鑽出來。

看來金星上的動物都很大——大蚯蚓、大恐龍、肺魚……直到智慧進化來臨，這種巨大體型才會停止。海豹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咬緊布魯不放的小海猴也一樣。

這種大蚯蚓力氣不大，唯一的武器是驚人的醜陋。雖然捲走了絲農，但對攻擊牠的人類，却無法自衞。

絲農睜開眼來，依舊茫然地發呆。忽然，她意識到周圍的景象，悚然驚懼，恐怖地慘叫一聲，跳起來抓住洛丹的手。

「這是什麼地方？到底怎麼了？」

洛丹輕輕扶她再躺下。

「別緊張，沒事了。」

「那是什麼？」

她想起來了，嚇得兩手摀著臉。

「什麼東西把我抓到這裏？好像是粘粘的令人噁心的氣味，那是什麼？」

「蚯蚓。」布魯答道：「金星特產的大蚯蚓。」

絲農漸漸恢復平靜，手也放了下來，望著洛丹。

「蚯蚓在哪裏？是不是長官打死的？」

洛丹點點頭。

「布魯打死的。妳覺得怎樣了？」

「謝天謝地……嚇死我了！我們離帳篷多遠了？」

「差不多走了一小時。妳好一點，我們就囘去。」

她同意了。就在她站起來的當兒，偶然看見蹲著的布魯身旁——那個怪物。

「唉喲！」她驚叫一聲，抓著洛丹的手。

「怎麼啦？……」

「你看！」

布魯依然悠閒地蹲著，絲農指著他旁邊。

「別動！」洛丹大叫：「別動！」

布魯一動也不敢動。

洛丹順著絲農的手勢，看到了細長如枝的怪物；怪物兩側生出更細的枝條，正落到地上，漸漸抬起伸長，差一點搆到布魯的太空衣。

那怪物全長兩公尺左右；小枝立在地上，大約有三個巴掌高。

洛丹小心翼翼地開了兩槍，小枝狀的脚斷了，響著奇怪的聲音倒下。

洛丹把槍收好。

「可以站起來了。」他對布魯說道。

布魯站起來，轉過頭來。

「什麼東西呀？」

「樹枝！」

布魯蹲下去，想伸手撿起來。

「別動！我要說幾遍你才聽?!」

正當大家聚精會神研究屍體的眞相時，絲農又看見一條而驚呼。

洛丹也正好看見它鑽出地面，立刻開槍。枝足比大蚯蚓頑強，也一槍斃命。

布魯戰戰兢兢地拿起分子破壞槍，向第二條枝足走過去。

「小心！」洛丹在後面囑咐。

布魯砍掉低矮的樹叢，站在洞口上。大家剛才都沒發現這個洞。布魯慘叫一聲，洛丹趕緊跑過來。布魯面無人色地指著洞穴，藉著外面的微光，洞裏隱約可見。

洛丹用燈照著洞裏。洞的直徑有三公尺，深不見底。成千上萬的枝足搖搖擺擺，好像等著什麼似的。

布魯拿破壞槍的槍口瞄準牠們，洛丹却制止了。

「你看！」

這種原始的枝足原來受另一種動物的搖擺而晃動，看得見中央部份有塊白肉——正要爬上來的就是大蚯蚓的前端，和三十分鐘前打死的一模一樣。

大蚯蚓上下蠕動著，抬起尖端的頭部，離開枝足，往洛丹、布魯撲去。

「開槍！」當牠的頭部靠近他們的鞋子時，洛丹立刻下令。

布魯先打蚯蚓，再瞄準洞裏那一羣狠打一陣，一分鐘後，洞裏空了。

這時才看清楚洞底大約有五公尺，旁邊還有兩個洞，直徑有大腿粗細——奇特的枝足和大蚯蚓的共生的出口。

絲農心有餘悸地靠在洛丹身旁。

「回去罷！」洛丹命令道：「現在知道了，以後要注意！」

他們用光線槍的槍管鈎起第一枝枝足，帶回營地；明知是死的，也不敢貿然用手抓。

話說營地這一頭，馬諾利等人已經把隨後鑽出來的蚯蚓整理好。

洛丹把枝足拿給馬諾利。

「請你檢查看看。不要用手摸！」

同時，把救出絲農的經過，簡單扼要地報告一番。

馬諾利博士檢查完了說道：

「這種生物全身都是角質，連器官都是最原始的。」

他停了片刻，把枝足放到地上。

「我覺得很奇怪，所以採了一點蚯蚓留下的粘液作樣本，其中有蛋白質和別的幾種養分。我斷定這些養分不單是由蚯蚓來的。

我的看法是，大蚯蚓——跟地球的蚯蚓可不一樣——是典型的肉食動物；進一步說，是以動物的內臟爲食。

枝足本身無法捕獲食物，只好吃其他動物的角質；另一方面，蚯蚓沒有牙齒，咬不破獵物的皮膚。

於是兩種生物彼此合作，蚯蚓找食物，枝足剝皮而食，蚯蚓吃枝足剩下的。

我從沒見過這麼奇特的共生！」

5

從這裏到敵人基地途中，又發生了兩件事。

其一是好希望號的呼叫。克里斯多和托拉報告敵人不動聲色；還有海豹又出現了，行動快速——似乎急著囘到水邊——越過山陰，來到火山口。

「你知道牠們幹嘛嗎？」克里斯多故意賣個關子。

「怎麼啦？」

「牠們放了好多魚在阻隔室前——好像上供一樣。」

幸虧托拉發現海豹接近，趕緊將腦波分析裝置裝在阻隔室，捕捉到海豹的思考波；又把它接上超音波檢波器，順利地譯出對方的大意。克里斯多把魚整理好，以免海豹看到了心裏不好受，那時候或許能和牠們溝通。

另一件便是遇見了金星上的恐龍——這是意料中的事。

然而其間經過却出人意料之外，十分乏味——因爲牠沒發現我們。

反正很驚險就是了。

全程五百公里中，已經走了四百公里，翻過了兩座山；看到了第二個狹長的山谷，谷底叢林密佈。

實在忍不住想看看深谷斷崖，洛丹只好准許大家穿上飛行衣。從這裏到敵陣，祇有一百公里了，看來危機重重。萬一對方早有準備，那麼，引力變化還是小事；檢波器的距離縮短，雖然有地形障礙，也不成問題。引力波「繞過角落」，還是會被檢波器偵察出的。

一行人走下山谷，湯姆領頭走向密林。

前方有點動靜，安妮．絲農突然停下來，以致後面的洛丹一不留神撞上了她，引起一陣騷動，大家不約而同地停下來。祇有湯姆傻乎乎地往前衝，布魯祇好叫住它。

「你沒聽見嗎？」絲農恐懼地問。

布魯無奈地搖搖頭。

「怎麼了嘛?!又看到什麼了？」

絲農著急地點點頭，正要開口，一個霹靂，地動天搖。這一次大家都聽見了。

洛丹想起了當初在陣地聽見的轟隆聲。

「恐龍！」

「牠在幹嘛？怎會有這種怪聲?!」

「牠在走路。」

布魯側耳聽了一會兒，不久，又響起了第二聲。

「哈哈哈哈，原來如此！」笑著說道：「走一步要三十秒！」

洛丹可不笑。

「知道了罷？牠的脚很長。」

接著對卡克達說：

「你去看看。」

卡克達立刻消失了，沒多久就囘來了。

「從東方過來了，這樣下去，會跟我們在北方兩百公尺處碰頭。」

「再到上面看看有沒有什麼異樣。」

大家一致認爲與其前進，不如等著牠走過。繼續往北，就會走到恐龍脚下了。

脚步聲有如小地震似的隆隆作響。洛丹想從葉縫裏瞧瞧巨獸的頭。然而黎明時的風暴都穿不過的茂林，又怎麼見得到？

接下來的事却使洛丹大爲震驚。

卡克達站在旁邊說道：

「牠拐個彎，向著我們來啦！」

「距離多少？」

「還有兩步！」

洛丹望著一行人，說道：

「跑也來不及了，大家趕緊自衞！」

布魯了解洛丹的意思，趕緊拿起兩挺分子破壞槍，一挺交給洛丹，一挺自己握著。

「瞄準斜上方。」洛丹命令：「萬一牠倒下，就在半空中把牠幹掉！」

布魯點點頭，又回頭喊一聲。

「大家靠在一起！」

遠處傳來瀑布般的唰唰聲，這是恐龍龐大的身軀磨擦樹林的聲音。

突然，周圍暗了下來，整個密林黑成一片。幾秒鐘後，離洛丹不到五公尺之處，隨著轟隆聲泰山壓頂般踩下來一根粗粗的灰柱子。洛丹屏氣望著頭頂上長滿麟片的皮膚，隨時待機而動。

「小心！來了！」

果然沒錯！三十秒後，就在對面、布魯的左邊，第二根大灰柱直挺挺地豎在密林中，巨獸下垂的腹部就從人頭上面移過。

片刻後，一片漆黑。頭上四、五公尺處的恐龍腹部有一股惡臭——沒有人掩鼻。他們衷心盼望能安全躲過兩隻後腳，就像剛剛避過兩隻前腳一樣。

洛丹放下槍，對布魯說：

「小心牠的尾巴！不要被牠掃到！」

這時候——第一隻後腳來了。龐大的身軀逐漸向前，北方終於亮了。

就這樣——一切結束了。

「得救嘍！」布魯喊道，仍然盯著尾巴。

洛丹牢牢盯著上方，推測尾巴掃到之處。

正在計算之時，頭上掠過了龐然大物，帶起一股強風。

「甩到右邊啦！」布魯大叫。

洛丹趕緊低頭，瞅著幾公尺粗的尾巴往東掃去，同時巨獸的身體又往前踏一步。

洛丹瞄準等著。一步要三十秒，比脚還長的尾巴通過究竟要多久？

不久，恐龍踏著規律的脚步聲漸去漸遠，並沒有掃中他們。萬一恐龍又掉頭回來，那就看不見尾巴了。

緊張了好幾分鐘，人人如釋重負，終於逃過一場危難。

布魯放下沈甸甸的分子破壞槍，擦擦額上的汗。

「兩脚相隔七公尺，再窄一點，我們就成了肉餅嘍！」

他們終於看清楚恐龍的輪廓，從頭至尾尖差不多兩百公尺，照洛丹、卡克達的估計，包括頸長，身高約六十至七十公尺。

又是一種金星怪物，總之，地球上的恐龍望塵莫及。

＊　＊　＊

出發後第三個金星日的正午，總算到了敵人的基地。

這兒與全程的前三分之二景色完全不同。

這裏高海拔六千公尺。由於大氣比地球濃厚，呼吸有點困難；低地會因高壓而有耳鳴現象——低壓也有相同情形。

這裏已經不是密林區。海拔五千五百公尺是森林區的頂點——羣山環繞的高原祇有稀疏的樹叢和匍匐莖。

抵達時，大家都疲累不堪。

他們好幾次想停下來休息，又恐怕敵人搜尋和突擊而作罷。發號施令、身先士卒，正是洛丹的本色。

到達高原南端已是黎明時分，一行人以山陰爲掩護，沿西緣向北進，來到北端邊緣。

聳立在前面的山比以往所見更高大。假使敵人的檢波器有效範圍很廣，一定裝在山頂上；然而，卽使用最優異的望遠鏡，也觀察不到——也可能隱藏在岩石裏。

他們在高原的北邊紮營。

當天下午，他們分爲兩隊偵察營地四周。達哥·卡克達、尼森上尉、佛烈多中校等人往一千公尺外的山地去探勘，結果祇找到像狐狸的動物屍體。

安妮·絲農和列倫郝斯留在營地。絲農負責小型檢波器——就所有的阿魯況武器而言，威力並不大；一遇到別的能量，反應却很靈敏，能立刻探測出電磁波和引力波的來源。這幾小時中，營地沒有任何情況發生。

敵人仍然按兵不動。

洛丹很不甘心。敵暗我明——到現在還找不出敵人的位置，敵人却對我們瞭若指掌。對他們一無所知，祇曉得躲在山裏窺伺，愚弄這些呆頭呆腦的突擊隊員；等他們笑夠了，才會下手。

雖然營地已經考慮到種種危險，並有了萬全的準備，仍令人不放心——說不定敵人正在岩縫裏蠢蠢欲動哩！

* * *

第二個三十小時，搭好營地後，仍繼續偵察。

這一次卡克達和美國軍官朝著上囘洛丹、布魯、馬諾利探查的方向出發。布魯一行和卡克達交班，入山偵查。

這座山高達一萬三千公尺，地勢平坦，剛開始攀登時比較容易，但也沒有什麼收穫。

他們繞過了多石的原野，攀上了險峻的岩壁。前天卡克達返囘的地點，標高兩百公尺以上。

一小時後，卡克達來到發現狐狸之處，也沒有什麼線索。

正當他們準備囘營時，正在觀察岩壁的洛丹吃了一驚。

「你們看！」

其餘兩個人聞聲轉頭，片刻後才了解。

岩壁上方比下方凹進，往北延伸。這裏沒有斷崖，岩石全是灰色。那裏有一個平台，他們從沒見過。

洛丹領頭往上爬。山勢愈來愈陡，後來鑽進一處好像煙囪的地方，一直爬了一百公尺左右。從這裏到平台祇有五十公尺，却無能爲力。

這時，偶然得了天助，這要歸功於以前調整好的機械。

洛丹發覺岩石開始震了一下，可怕的什麼東西正逐漸靠近。他抓緊岩石，一手緊握光線槍。

刹那間，傳來了低沈的巨響。洛丹囘頭看見斜後方有道閃光，岩石間的裂縫也冒出了灰塵。

那是什麼？那邊的空氣比別處熱，從裏面噴出來。煙囪的出口處，有一大排岩石；而噴出的空氣又轉了向，吹囘煙囪內部。

洛丹貼著岩石，測量轉了方向的空氣流速有多大，和吹回煙囪的熱風究竟有多熱，才曉得煙囪內部的溫度難以忍受。

約莫兩分鐘，風力漸漸轉弱了，終於停了下來，最後，一片寂靜。高原又恢復了原來的靜謐，沐浴在雲層下的光輝中。

整整兩分鐘沒有人出聲。後來，洛丹指著第二塊岩石叫道：

「那邊可以走。走罷！再颳風的話，我們就互相抱著走。」

一行人跌跌撞撞地走過去。這一次洛丹殿後、布魯領頭，往岩縫裏走去。他東張西望，一轉身就不見了。

馬諾利其次，最後是洛丹。兩塊岩石相距不遠，和煙囪差不多，都是一公尺半左右。煙囪又斜又滑，通往上方。這裏的四壁和地面同樣平滑，雖然不太陡，却滑不留手。

洛丹催著大家快走。這麼平滑的岩石，可能受剛才那般熱流經年累月地侵蝕所致——定期被激流般的熱氣冲激，必然會這樣。

岩壁高度漸漸降低。煙囪另一頭可能通往平台。

看來他們的希望又落空了。從垂直的岩石縫裏走出來，又碰到一些不規則的洞，大約一·五公尺高。洛丹爬了上去。

上面又有一個平台——大約有十平方公尺；北側是馬蹄型的岩壁。洛丹覺得地面太滑，因而爬到平台背面，結果發現竟還有一大排的洞穴。

他蹲下來看看，並沒有什麼異狀，於是用下巴指指這些洞穴說道：

「我們去看看！」

一行人慢慢挨近岩壁，都有一種不祥的預感。洞裏崎嶇不平。由於靜得出奇，幾乎不敢相信，於是拉開武器上的安全裝置，隨時防備。

附近的洞穴雖然內壁凹凸不平，仍看得出直徑大約是一公尺的圓形。從中心到平台差不多有一人高那麼寬。洞與洞相隔八公尺。

洛丹站在岩壁前，離洞口不過幾步。布魯在左，馬諾利在右。洛丹想看看洞口，無奈洞裏黑漆漆一片，什麼也看不見。

布魯小聲說：

「我好像看見什麼了嘢！」

布魯看的是另一個洞，洛丹聞言立刻跑過去瞧瞧。除了模糊的輪廓外，眞相仍然不明。

他命令兩個部下先停下，自己勇往直前。深入三公尺時，看到一個模糊的影子。

似乎是個圓筒狀的東西，但黑暗一直籠罩到洞口，十分模糊。

就在猛然驚醒的那一剎那，無可名狀的恐怖倏然而至——那是他從沒見過的大型分子破壞砲；更驚人的是，正瞄準自己的腹部。

他一面臥倒，一面對布魯、馬諾利大叫：「快跑！」

＊　＊　＊

就在同時，山上（對方）也出了這麼一幕。

自動檢波裝置繼續偵察，向司令報告。

「有三個『生物』經過排氣管，登上我們著陸的平台了。他們……」

然後詳細地形容生物的外貌和行動——是用軟片拍的，正是洛丹爬煙囱那一幕。

司令室覺得這些報告不夠詳盡，下令特別描繪他們的裝束。

自動裝置立刻遵命行事。

隨後又命令：「繼續偵察！隨時報告！」

不久，司令又接到其他情報單位的報告，立刻指示F區的砲座。

「緊急情況！第三階段！改爲遙控射擊。等司令下令再射擊。」

司令非常了解特別偵察的結果，絕不能貿然射殺這三個生物。司令心裏很篤定，因爲照自己的判斷，這些生物的出現，和他們的相貌以及裝扮，目前還不敢確定。司令長期蟄居在要塞裏，滿心好奇地想看看這些生物；然而又不耐煩久等。

仍舊沒有動靜。司令望著檢波器的指示，等待電子裝置的報告。

* 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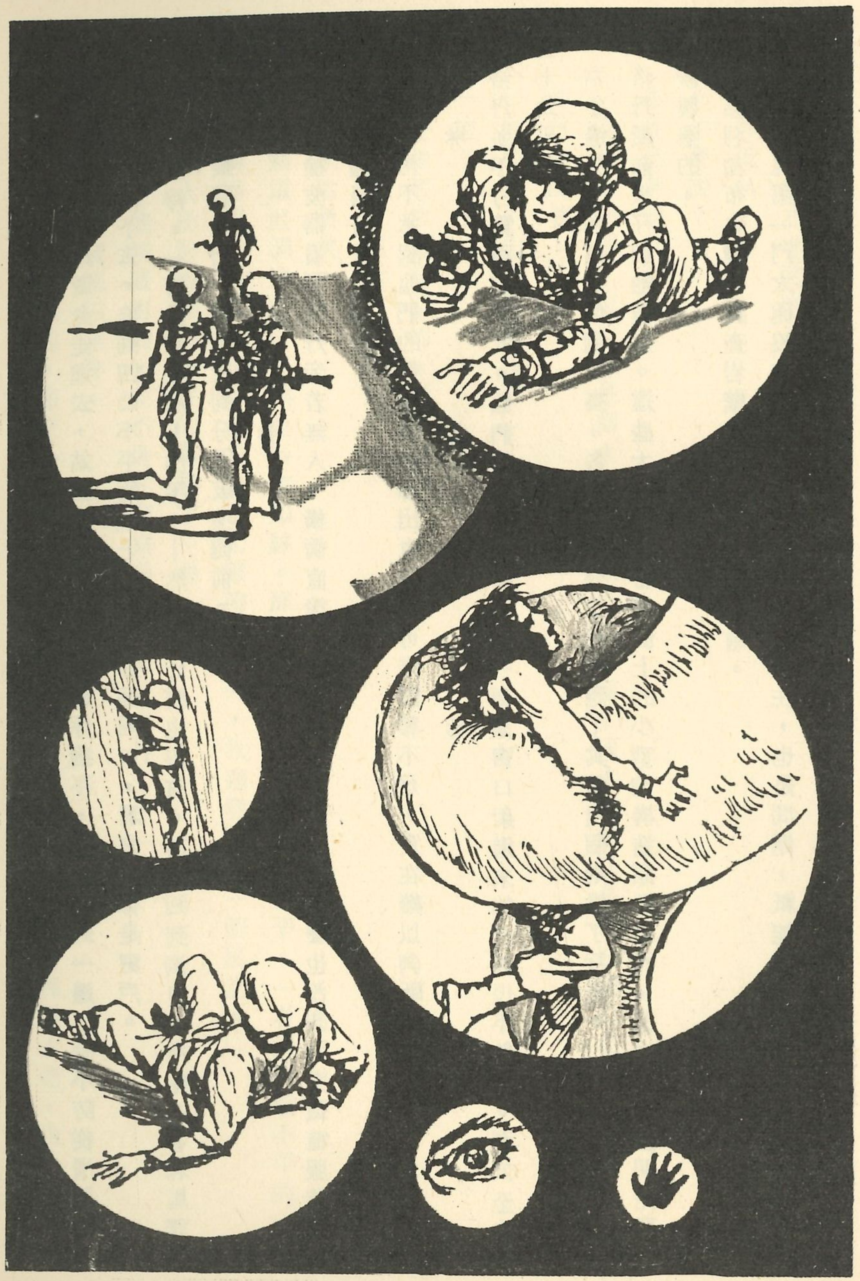
洛丹趴了五分鐘，爲剛才的神經兮兮啼笑皆非。

是誰把分子破壞砲扔在這兒——早在平台磨平的那個時代就有了。花崗岩風化到這個地步，至少要一千年以上；風化的砲口比花崗岩更耐人尋味。

他小心翼翼地站起來，心想這部引力發電機竟能使好希望號脫離航線，實在令人驚訝。

他就地一滾，竄到岩壁旁，緊挨著洞口蹭過去。

他步步爲營地探頭窺伺。砲身在旁屹立不動，一伸手就摸得到。砲口直徑五十公分；砲身與



洞穴的岩壁間，僅容一人。

洛丹不顧一切地彎身走進去，站在砲口前，心中餘悸猶存，立刻閃到一邊；冷不防從滑溜溜的塑鋼砲座上滾下去，跌到凹凸不平的地上。剛才那個洞口，看來好像是窗戶。

他蓄勢以待，一有動靜，馬上出手——然而，什麼也沒有。於是回到洞口，招呼布魯和馬諾利進來，並提醒他們千萬別走到分子破壞砲前。

* *

司令從檢波器看到洛丹旁若無人、橫衝直撞，不禁慌了手脚。他怎麼也沒想到穿這種服裝的生物，竟敢通過分子破壞砲！

司令不得不承認他們的行動眞是神出鬼沒，可惜情報不足，實在難以判斷。

* *

洛丹並不打算調查洞穴。他們的照明不夠，從一扇扇窗口射進來的日光也不夠亮。洞穴至少有五十公尺深。

右手邊第二和第五個洞穴裏，各有一門分子破壞砲；其餘四個則爲了採光。

洛丹鑽進來仔細地觀察。這些大砲和好希望號上的小型砲構造原理相同，但也難以證明是同一種族製造的。

馬諾利和布魯聯合調查岩壁，又找到另一門砲。

洛丹發現第一門大砲沒有操縱裝置；有沒有固定住，也是問題，祇能瞄準正前方；而中和結晶場是以扇狀擴散，沒有多大影響——祇要二門，就能居高臨下，所向無敵。

洛丹始終猜不透爲什麼沒有操縱裝置。砲尾內則藏著製造結晶場的發電機。

馬諾利和布魯回來了。

「眞洩氣！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布魯指著洞穴說道：

「就是這個洞！原以爲是個大要塞，你以爲怎樣？呵！誰知只是個凹凹凸凸的洞而已。」

洛丹微笑著。

「你找到引力發電機沒？」

「嗄？……」

他好像突然想起似的，拍拍額頭。

「哦！原來如此！在哪兒？」

洛丹依然微笑。

「建造這些洞穴的傢伙眞是料事如神。那些跟我們不一樣的土包子，一看到崎嶇不平的山洞，就會敗興而返，根本沒想到會有分子光線砲；另外，我還發現了一個祕密。」

洛丹把大砲沒有操縱裝置的事說了一遍。

「大砲是遙控發射的，並不是從洞裏操縱；除此之外……」

說著，摸摸發亮的砲身。

「金屬塑膠相當堅固，即使一百年也不會腐蝕。這些大砲就像花崗岩那麼古老，由此可見金

屬塑膠是怎樣的東西了；但是，萬一……」

「什麼？……」

「沒有好好保養的話……」

布魯恍然大悟；馬諾利則張口結舌。

「這麼說，」他終於說道：「一定有人按時保養這些大砲囉！」

「很可能。」

「在哪裏？」

洛丹聳聳肩。

「我又不是千里眼！再說這些分子破壞砲保養得很好，還可以使用——但他們却沒這麼做。我們可以假設，要塞裏的居民想法和人類相同；他們跟我們接觸，却不跟我們作對——那麼，他們到底在那裏？」

司令仍然在等待著。

* * *

洛丹花了一小時檢查穴壁，最後不得不放棄。「這樣下去不行。叫絲農和卡克達來，絲農也許會找出大砲的控制裝置。她一定能勝任。萬一不行，再叫卡克達到裏面看看。」

馬諾利不贊成。

「要他們送命呀?!」

洛丹否認。

「你好呆哦！卡克達的能力很合理，他不會在異物質內實體化——他會緊急刹車。萬一山裏面是實心的，他會囘到原地。」

「不，我是指敵人。」

「他們既然沒開火，當然也不會傷害他。」

布魯另有高見。

「幹嘛不用分子破壞槍在牆上打幾個窟窿看看?!」

洛丹也考慮過，因而答道：

「太冒失了。他們會誤以爲我們進攻而反擊。別忘了他們的武器很厲害。」

「他們以爲我們在找出路。」

洛丹也有同感。

「準備好了沒？」

洛丹點點頭。布魯舉起小型分子破壞槍，對著牆壁，扣下了扳機。

他們嚇呆了——這是第二次，不亞於發現洞穴和大砲——岩石居然文風不動。

布魯咕咕噥噥罵著，放下槍來，跑到剛才擊中的地方張望。

「哼！居然沒有痕迹！」

布魯怒容滿面。那副滑稽模樣，反把洛丹逗笑了。

馬諾利目瞪口呆。沒受過阿魯況催眠教育的他，一直深信分子破壞槍無堅不摧、無敵不克。

「結晶場凝集體是不是他們製造的？能源又是從哪裏來的？」

洛丹聳聳肩，沒有回答。攜帶式分子破壞槍的威力，足以破壞目標的結晶構造；除非內部結構勢均力敵，才能抵銷。這塊大岩壁——至少有半公尺厚——承受住分子破壞槍，必須有千萬瓩以上的瞬間功率。這面牆就整個要塞看來，實在微不足道。

敵人——洛丹開始懷疑他們是不是眞正的敵人——簡直神通廣大！

* * *

自動檢波器立即查出布魯企圖摧毀牆壁。這可不是和平與友善的行爲，因此自動提高振幅向司令報告。

而司令——照布魯猜想，一定十分睿智；雖然看到異生物侵入，却沒下令開火。他預料這些人發現洞穴後頭別有天地時，一定會很震驚。他觀望了一會兒，相信他們處處碰「壁」之後，會知難而退的。

他們却沒這麼做，甚至訴諸武力。司令現在也感覺出這些生物非同小可了——除了等，又能怎樣?!

* * *

留在營地的卡克達接到了聯絡。他疊好帳篷，把器械分成輕便和笨重兩類。機器人湯姆忙得不可開交。要它爬上一萬三千公尺高的岩壁，相當不容易。必須開動補助引力裝置，盡量減輕裝備，否則無能爲力。

所有的器械都扛到煙囪下，湯姆早就在煙囪口等著了。卡克達和三個美國人從上面垂下繩子

，又利用反引力上昇。

終於運送完畢。洛丹下令拔營五小時之後，帳篷和工作器械統統放在平台邊緣了。卡克達站在煙囪邊緣一公尺半之處，拚命拉湯姆。

湯姆的出現，又使司令傷了一次腦筋。雖然早已偵測到在高原上走動的湯姆，但當它從平台邊緣爬上來時，仍不免嚇了一跳。

檢波器早已經把未知生物和湯姆的消息向司令報告過，其中也提到兩者並不祇有裝束不同而已。

這些生物相當勇敢，也可說是冒失的野蠻人。他們並沒把分子破壞砲的威力看在眼裏。他們的衣服和機器人，也不像是他們自己做的。那麼，製造衣服和機器人的生物——也就是海的種族所報告的生物，究竟在哪裏？

司令也了解，關於這個謎，除非找出太空船，否則沒有答案。從前用牽引力場引到平台上的那艘船，正是禁止射擊的那一型。這艘船的降落，並非隨意找個地方降落，而是藏在一處理想而隱蔽的場所。海棲族所報告的位置不足採信——這未開化的種族可能報告錯了。司令也不把機器人當一回事。

到現在爲止，還沒找到船，司令很不甘心，如今就快下手了。

平台內有陡直的岩壁，洛丹一行人就站在岩壁前。每隔兩公尺的洞內，就有一門對準西方的分子破壞砲。

夕陽將落，洛丹仰望天空。雲層很低——就在頭上二、三百公尺處。黎明的風暴即將來臨，

要找個安全地方，這六個洞可千萬躲避不得。

「願不願意試試看？」洛丹問絲農。

絲農點點頭。洛丹向旁邊跨出一步蹲下來，以免擾亂她。

絲農閉上眼睛，開始搜查。片刻後，仍沒有什麼反應。後來，她集中精神，才發覺山裏有不尋常的東西。

那是肉眼看不見的東西。於是她用手摸索，以觸感來偵查。這是常人難以理解的探知能力與心靈感應的聯合力量。

絲農發現走廊就在洞穴的岩壁後面，一直通往深山裏。這裏可能有入口。她又開始搜尋開關，却始終找不到。她感到很疲倦，只好停下來。

休息一會兒之後，又重新開始。結果又發現另一條走廊，就在剛才那裏右邊十公尺之外。她再偵查一番，結果和剛才完全一樣。

後來，她一共找出了四條走廊。四面都是岩壁，找不到入口，也不知道岩壁能不能開。

絲農的思考繼續前進。她的觸感能力以三十公尺爲極限，再遠就模糊不清了，因此看不清楚是什麼東西。

三十公尺下方的走廊和岩壁背後並無不同，岩壁毫無異樣，絲農不知道爲什麼建造這些通道、通往何處，還有——怎麼進去？

連續搜尋了一小時半，絲農筋疲力盡，不得不進入搭在洞裏的帳篷內休息。洛丹正想問口，她無精打彩地答道：「什麼也找不到……」接著，便睡著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司令並沒發現絲農的舉動。用心靈感應侵入山岳要塞，自動檢波器還偵查不出。

司令想不通這些未知生物爲什麼遲遲不下手，就他們當初那種積極的態度看來，似乎不可能。

6

絲農醒來時，天色快暗了。心力交瘁的絲農足足睡了將近二十小時。

洛丹雖不能按照預定計劃進行，這段時間却沒白費。所有的工具和材料都已經運到洞裏，機器人湯姆也進來了。窗洞已經用帳篷封好，能不能經得住十五分鐘的風暴，實在有問題；坦白說，十五分鐘也很勉強。

絲農醒來之後，向洛丹報告剛才探查的經過。

「爲了我……」她不好意思地說：「耽誤了好多時間……」

洛丹搖搖頭。

「絲農，妳十分難得。除非必要，我可以讓妳睡一整天——金星上的一天。」

「謝謝。你想派卡克達去嗎？」

洛丹點點頭。

「他自己想去嗎？」

「是呀！馬上就要走了，正等著聽聽妳的經驗呢。」

洛丹走出帳篷來到岩壁前，把絲農的心得告訴卡克達。卡克達點點頭。

「你最慢一小時以後要囘來。」洛丹又叮嚀一次。「萬一你不囘來，我就當你出了意外。」

卡克達大聲笑起來。

「你要怎麼辦？」

洛丹不慌不忙地說：

「我會找。你放心。」

「我知道。一小時以後一定會囘來。」

說著，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踪了。

洛丹有點緊張。萬一卡克達遭到意外，他相信有辦法應付——至於用什麼法子，一時還想不出。

* * *

這一瞬間，卡克達有點害怕，毛骨悚然。念動之初，他清清楚楚感覺出一股衝擊力，立刻刹住，差一點就在什麼東西裏實體化了。

一秒鐘後，才定下心來。他伸手摸索時，左手碰到平滑如石的東西。

四周一片漆黑，什麼也看不見，他一步步摸索著前進，衷心盼望有一點亮光壯壯胆。

他站著不動，豎著耳朵仔細聽。不但沒有光，也沒有聲音；岩壁靜得可怕。

周圍傳來一股異樣的氣味，這種氣味從來沒聞過，實在辨認不出。

順著岩壁摸索了一會兒，確認前後方空無一物。這裏是走廊，大概錯不了。

傾聽了一會兒，沒有任何聲響。於是，放胆點亮了燈，用微弱的光線照著；如此一來，不但能辨別方向，也不容易被發現。

微光下的走廊似乎沒有盡頭，也沒有什麼異樣。他祇好硬著頭皮繼續前進。時間漸漸過去，恐懼也慢慢隨之消失。走了十來分鐘後，他覺得自己剛才的緊張十分好笑。

*　*

敵方的檢波器一偵查出卡克達的侵入，立刻以脈波向司令報告。脈波的振幅很大。

司令對他的侵入並不覺得危險，相反的，他認爲這正是調查他們的企圖、個性、以及裝備來源的大好機會。

司令害怕的是，會不會對自己不利……這些未知生物也許抓住了司令所關心的另外兩個生物，並且搶奪他們的裝備。

他這麼猜測。把這種猜測仔細考量了一番，覺得可能性相當大。最後不得不對卡克達採取嚴厲處置——爲了了解眞相，只好這麼做了。

司令立卽下令逮捕侵入者。警官立刻奉命而去。

*　*

卡克達摸索著前進了二十分鐘，始終想不通建造這些走廊的目的何在。

岩壁十分平滑，他起初以爲是天然岩石，後來才知道是金屬塑膠。這裏什麼也沒有，既沒有門，也沒有別的東西。

卡克達把燈光開到最亮，盡量縮小光圈，照著前方。他的胆子漸漸大起來，然而眼前所見與

剛才並無不同。不久，他看到剛才念動時差點撞上的第二面牆，心想這面牆的後面可能就是這座山的外面了。

貫穿山腹的走廊……到底有什麼用意？

他仔細研究左右兩邊的牆壁，沒有注意到別處。

這些牆壁和剛才所見的並無兩樣。

*　*

警官接到司令的直接命令。

他們已經知道侵入的人是個念動者，光逮捕他還不夠，必須讓他失去知覺、不能發揮能力才行。

他們曉得他拿著燈，這麼一來，就不能在走廊動手了，必須找個適當的角落待機而動。

從檢波器的報告中得知，侵入者有武裝，而且是高性能的武器。警官拚死也要維護要塞內的秩序，他們都有躲避分子破壞槍的本領。

司令派出十個警官，分成兩組，躲在側廊下。側廊就在卡克達所走的走廊旁邊。

他們靜靜地等著，隨時準備衝上去，抓個活口。

*　*

卡克達很想回頭。在空蕩蕩的走廊上一直走下去，實在沒有意思。

他好希望貝里·洛丹在身旁——要是洛丹在，一定有辦法應付牆壁和敵人。

他停下來，張望一下。前後都是寂靜空蕩的走廊——後面有一公里長，前面則不清楚。

他囘想起剛才的洞穴，正要囘頭，傳來了一陣聲音。

他轉頭一看，旁邊的牆壁開了一個大口，亮光下，從沒見過的生物正一步步接近。

要不是心裏一猶豫，卡克達可能逃脫。他考慮該拔出分子破壞槍抵抗？還是立刻念動消失？就這麼一耽誤，背部一陣刺痛，便失去了知覺。

司令指示立刻把他帶上來。

「把俘虜帶到A區、十六層、走廊2、331號室。」

兩個警官把昏迷的卡克達抬起來，向司令覆命。

現在的位置是F區。整個要塞呈圓球形。這裏是二十一層，離中心不遠了。

警官所走的走廊——距離達哥．卡克達被捕之處五十公尺——有一座升降機，是用反引力發動的，十個警官帶著俘虜一起搭乘。

不到二、三秒就到了十六層。出了升降機，向右轉，來到走廊2、331號室。門一打開，又接到另一道命令。

「準備詢問。」

要塞裏的照明並沒有壞，只在特別場合才使用。詢問室內一大排的燈光全打開了，那是乳白色的柔和光線。

警官把卡克達放在床舖似的位子上，旁邊有各式各樣的奇特儀器。他們給卡克達戴上頭盔，把頭盔上的紅色導線連在儀器上。

司令接到報告。「執行完畢！」

司令答道：

「各就各位！」

＊ ＊

終於用催眠詢問法得到卡克達的答覆，司令對那些囘答非常驚訝。沒想到這個生物是和以前那兩個突擊隊員一起來的。他要重新考慮，立刻有了決定。

司令修正自己的意見，決心多多注意那些還待在洞穴裏的夥伴。從卡克達那兒知道他們把這裏視爲敵人的基地，萬一引狼入室，那就糟糕了。

司令略作準備，開始跟他們聯絡。

＊ ＊ ＊

過了一小時，卡克達還沒囘來，洛丹深覺不安。

在這段時間，好希望號曾拍發密碼過來，洛丹也囘了信。船上一切正常——他們進入高原之前，洛丹曾和克里斯多約好每隔一小時以普通訊號代替無線電聯絡，這樣就不會被別人偵查出了。

卡克達就因此沒有攜帶通訊機。安妮．絲農曾跟蹤了好一陣子，直到五十分鐘前無法再跟爲止。

洛丹心想除了呼叫好希望號之外，沒有別的辦法了。大難臨頭，想要攻破牆壁，深入內部，非依賴船上強大的武力不可。

怎麼辦？洛丹左思右想了好久。

他終於抓起通訊機，打算向克里斯多和托拉詳細報告當前的情況，並請求支援。正在這時，布魯衝進帳篷裏來。

「牆壁！牆壁開了！」

洛丹連忙和布魯走出去。這時，投光器正照著牆壁，這裏有一個洞口。

洛丹立時叫道：

「準備出擊！」接著下令：「燈火、武器、通訊機！快！」

他不知道牆壁爲什麼會自動打開，是不是卡克達找到了門的開關？他爲什麼又不按時回來呢？

洛丹不再猶豫。這個洞即使是陷阱，全副武裝的七個人也足夠應付了。

幾分鐘內一切就緒，洛丹領頭進入洞裏。這時，第一陣風暴正吹襲著平台。

安妮．絲農靠在洛丹身旁，把「觸角」伸向四面八方。注意四周的情況就是她的責任。

絲農看不透牆壁後面，她的心靈感應能力却能感覺出觸摸的力量。

隨後是馬諾利和三個美國軍官，雷納特．布魯殿後。

洛丹爲了避免成爲對方的目標，而以一手提著投光器。靠著亮光指引下，走了三十公尺。突然間，柔和的照明從牆壁中透出來。洛丹立刻停腳。除了照明，沒有什麼異狀。

他想也許不小心踩到了連接器。

「這裏有道側廊，」絲農悄悄說：「對面也有。」

她指指兩邊。

「哦？」洛丹嚇了一跳。

絲農又點點頭。

洛丹知道這裏並不單純。眼前的景象和剛才並無二致，仍沒看到開關，再進去可能有岔路。

絲農把這個規則而封閉的側廊說給洛丹聽，洛丹才逐漸了解要塞的構造。絲農本以爲側廊是直的，一直走到盡頭，才知道是彎曲的；洛丹也更相信要塞是圓形的。現在走的這一條通路呈放射狀分佈，集中在圓心；環狀的側廊按一定的間隔連接起來。

兩種走廊背後可能有空間。如果能除掉一個，花多大的代價也無所謂。牆壁沒有門，用分子破壞槍試一試，才知道山裏的結晶場就像外面的洞穴一樣牢固。

半小時走了二、三公里，絲農忽然停下來，後面的五個人撞成一團。

「停！」

洛丹回過頭來。

絲農指著牆壁。

「側廊不是空的，有人！」

「有人？」

絲農閉上眼睛，努力搜索躲在牆壁後面的生物，到底是什麼長相。結果發現他們的形態雖然很奇特，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與人類相仿。

這些生物一動也不動，絲農不由得害怕起來。

「雖然很像人，却一動也不動。」

洛丹決定不理會，繼續前進。

司令知道這些未知生物在第一警官隊部署的側廊前停下來，一直嚴密地注意著。

是不是偶然呢？他們怎麼知道警官躲在那裏呢？檢波器並沒有報告呀！這一定是偶然！

司令打開升降機的門，等著這一羣生物自投羅網；並命令警官隊在他們乘坐升降機時，在側廊上從後攔截。

＊　＊

進口高二公尺餘、寬三公尺，是個箱子似的小房間。洛丹抬頭看看，脖子上感到一股異樣的風——可能是電梯通道的弱引力所引起的。

這是電梯。

牆壁上沒有電梯的開關。洛丹使個眼色，示意部下進入電梯。

電梯起先不動，後來突然下降，腳下好像懸空似地一直往下降。

幾秒鐘後便停了。洛丹判斷大約下降了一百公尺左右。找不到電梯的門，但電梯一停，就看見一個出口。

前方又是和剛才一樣的走廊——不，有一點不同……

「注意後面！」布魯大叫。

這一次用不著絲農的超能力了，大家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異形者，就在升降機外二十公尺之處，站在走廊左邊，一動也不動。

他們長得的確像人——更正確一點說，是地獄的產物。他們臉孔黝黑、長滿麻子；也許不會

穿衣，全部裸體，皮膚上淨是黑斑。

布魯拿著武器虛張聲勢一番，對方仍不動彈。

洛丹往前跨了幾步。異形者一看洛丹走到眼前十公尺處，便示意他止步。他們全副武裝，拿著武器瞄準這一羣人。

洛丹只好聳聳肩，回到夥伴中。

「我們到旁邊去，他們不會阻止。」

旁邊的走廊是空的。

「他們到底搞什麼鬼?!」布魯氣得大叫大嚷。

「怎麼了？」洛丹說道：「難道在這裏攻擊？這裏沒有藏身處！」

「電梯！」

洛丹回頭一看，電梯早已不見了，出口也關上了；牆又恢復了以前的平滑……

「眞渾蛋！」

一行人往右躲，對方緊追不捨。

洛丹暗暗著急。走廊是直的，根本無法藏身。

這些可怕的傢伙把洛丹等人逼到角落裏，易如反掌，洛丹一看到了這個地步，與其白白送掉同伴的性命，倒不如束手就擒，靜觀其變。

要塞裏一定還有很多異形者。在走廊上負隅頑抗，旁邊的牆會自動打開，會招來更多的敵人，到時候就更不好應付了。

絲農由於連續的緊張而筋疲力盡，注意力也逐漸弱了。洛丹一直照顧她，以防萬一；必要時，還是需要她的幫忙。

＊　＊　＊

由於洛丹走得很慢，司令已經從達哥・卡克達的腦波查出許多事情。

司令知道卡克達的腦子裏有完整的兩種語言，和別的語言的片段。他把這兩種語言連結起來，想找出共通之處，然而辦不到。這件事使他大為驚異。

他把得來的語言知識傳給兩個高級警官，派他們去見那羣不速之客。

「停！」洛丹看到從側廊出現的兩個人，就立卽下令。

高級警官張開兩手，慢慢靠過來。洛丹站在同伴之前，握著槍，凝神以待。

這兩個人皮膚白晳，和別的異形者不一樣；他們穿著衣服，臉上也沒有痲子。

洛丹極力猜測對方的來意，但他們祇是微笑，令人摸不著頭腦。

這兩個人沒有鬍子，額頭比地球人高；大致說來，長得很像歐洲人、美國人和澳洲人。

他們在洛丹前面幾公尺處停下來，其中一個用唱歌似的調子說話；說完，又靜靜等著洛丹回答。

洛丹聽不懂。從調子判斷，好像是日本語或朝鮮語。第一，他聽不懂這兩種語言；第二，他作夢也沒想到要塞裏的生物居然會說日本語或朝鮮語。

由於洛丹半晌沒有回答，於是，另一個警官說道：

「司令請你們去，以貴賓之禮相迎，別害怕！」

洛丹大驚失色。從背後夥伴發出的驚歎聲，洛丹恍然大悟——他們俘虜了卡克達，從他腦中偵出了兩種語言，那就是英語和日本語。

刹那間，洛丹覺得天旋地轉。眼前沒有一點跡象證明基地的司令懷著好意。對方故意設下陷阱，萬一落入圈套，不就上了他們的當嗎？

洛丹謹愼地囘答：

「感謝司令的邀請，請帶路。」

「請！」會說英語的那一個說道。

這人掉頭往囘走，洛丹在後跟著。

洛丹又轉過頭來，悄聲說道：

「小心！不知道是不是圈套？」

布魯點點頭，說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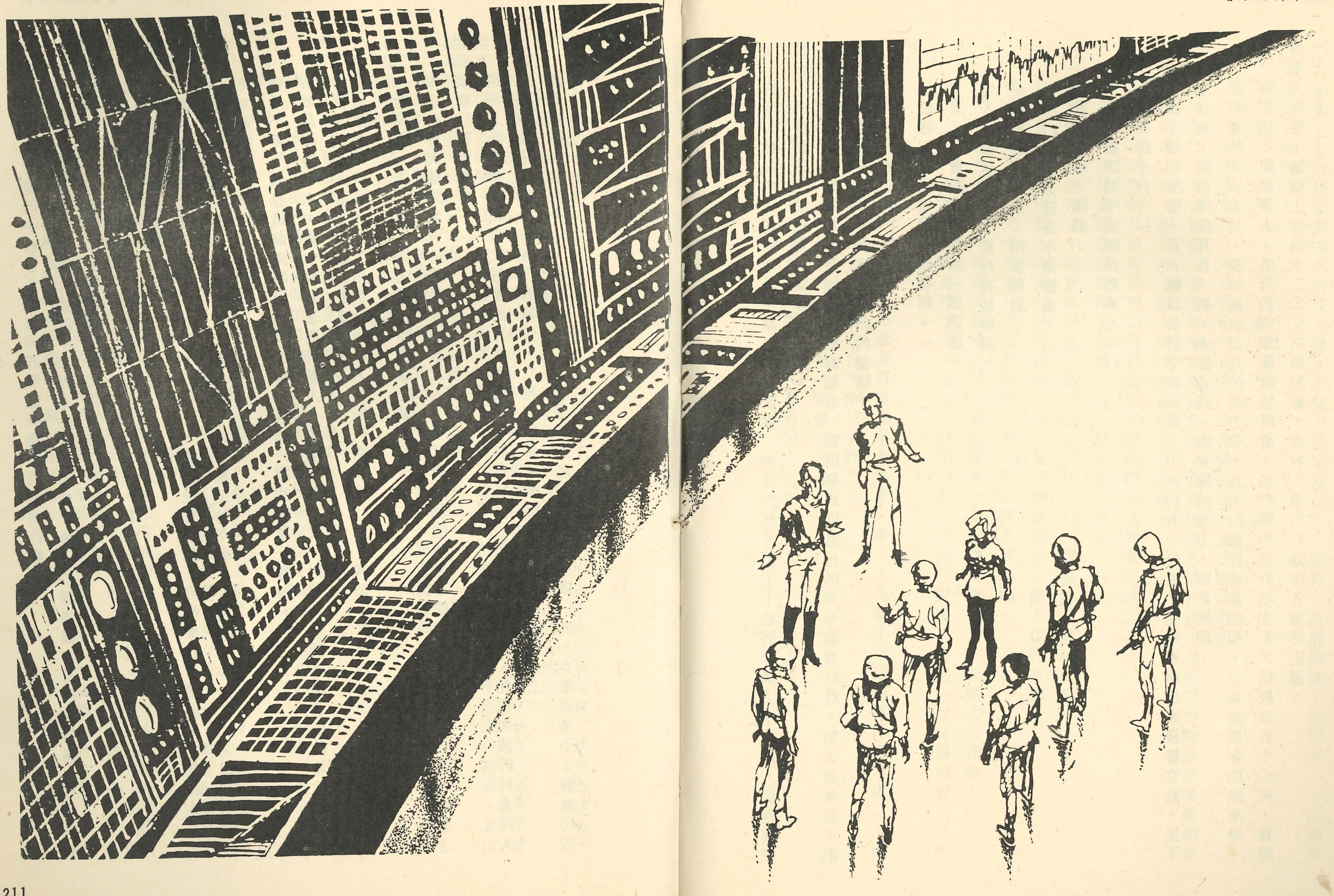
「要不要問問卡克達在哪裏？」

「現在還不行。」

根據走廊的照明，實在難以估計它的長度——大約有一公里。從遇到兩位高級警官起，走了不到兩分鐘，眼前突然耳目一新，走廊通到一處寬闊的地方，豁然開朗。

那是寬約五百公尺、長約兩百公尺的長方形，巨大的迴廊環繞四周，中央是圓形的建築物。

警官從中間穿過去，洛丹的突擊隊隨後跟著。洛丹暗中估計地面至天花板高五十公尺，寬敞得令人窒息；牆壁上每隔十二公尺有個迴廊，各有一個出口通向各層的走道。



漸漸接近要塞的中樞了。中央的圓形建築物裏到底有什麼？

這座建築物裏的天花板和牆壁，跟要塞的牆壁同樣平滑。兩個高級警官站在那裏，旁邊兩側全都敞開，可以看到裏面。那裏的照明比別的地方都來得光亮。

這個大廳雖然極其寬敞，但跟整個建築物比起來，只是一小部份而已。洛丹一進去，便立即看出建築物其他部分的用途。

大廳裏面的牆壁寬三十公尺、高十五公尺，統統是管制盤；倒很像好希望號司令室的放大。牆上突出一、二公尺長的管制桌，左右各有一大排懸空的平台。在這裏工作的人，可以很方便地來往於大管制盤的任何地方。

洛丹不得不佩服這個房間可稱爲銀河系首屈一指的陽電子電腦。

兩個高級警官在大廳中央等著洛丹等人，然後轉過身來，對著大管制盤畢恭畢敬地說道：

「這是司令。能見到你們很高興。」

*　*

一連幾天，這一羣人爲山裏的科技奇蹟驚愕不已。

受過阿魯況催眠教育的洛丹和布魯二人，與其對他們的技術奇蹟嘖嘖稱奇，不如說在金星上發現這種技術而驚訝。

從各方面獲得情報而又好奇的司令，說出了製造自己的是和克里斯多、托拉同族的阿魯況人。克里斯多和托拉一接到洛丹的報告，立刻把好希望號降落在洞穴前的平台上。

洛丹見到克里斯多時，嚇了一跳——這是洛丹認識他以來的頭一次。克里斯多不了解殖民的

經過——那是阿魯況人早已忘得一乾二淨的從前了；可惜的是歷史上也沒有記載。洛丹調侃他，即使是機器也會犯錯。克里斯多猜不透他的意思，以爲不過是地球人的看法罷了。

克里斯多開始專心研究司令提供的史料。除了母星阿魯況的大中樞電腦外，他從沒見過這麼龐大的陽電子電腦。這些史料經過好希望號上的翻譯機器人的翻譯，用「古宇宙語」發音，並以畫像影片和脈波帶顯示出來。脈波帶以催眠教育方式傳出。

克里斯多很快就完成了這個工作，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會這麼順利。除了史料外，洛丹和布魯也查出了製作物質目錄的時間。

照著克里斯多的資料，洛丹和他兩人把每一層、每一區，和每一條走廊搜索了一遍。用不了幾小時，洛丹知道這裏的一切，足夠解決第三勢力的困境。

達哥・卡克達由於催眠詢問的疲倦也恢復了，當然也恢復了自由。他和別的隊員一樣分到第十層的房間。

大家都在長長的走廊和寬廣的房間裏隨意蹓躂。他們學會了開門的方法，平滑的牆壁再也擋不住他們了。他們就像孩子一樣，在技術的魔宮裏開心地追逐嬉戲。司令不准長了痲子的警官到外面，他們也不會看到那些可怖的臉孔而毛骨悚然了。

這些警官都是機器人——要塞成立以來便活著。要塞沒有別的生物，祇有巨大的陽電子電腦司令和機器人。由於這裏有自動修護班，才能經過幾千年毫無損傷。司令並不重視覆蓋機器人的那層皮膚似的有機外皮，也沒有經常保養，才使那層塑膠外皮千瘡百孔，難怪地球人乍見之下，誤以爲長了痲子——機能複雜的高級機器人則另當別論。

＊　＊　＊

這一天，克里斯多雖然很疲倦，仍打起精神，目光炯炯地從催眠室走出來，向隊員講解要塞的經歷。

這麼做的理由是，祇有洛丹和布魯接受過阿魯況催眠教育，別人則沒有。

大家都在大廳裏集合。整整一面牆壁是陽電子電腦的管制盤。只有托拉缺席。

自從好希望號在平台降落以來，幾乎找不著托拉的人影。洛丹知道她在找什麼。對於要塞的技術資料，洛丹比她知道得多，對於她的心事，油然起了同情之心。

克里斯多用英語說明，他的英語進步多了，文法也沒有錯。

「照你們的方式計算的話，這個基地大約是在一萬年以前建造的，也就是銀河帝國史上的第一個殖民期。

在這個行星降落的殖民船隊，原來另有目標。他們半路停在這裏，是認爲這個星系的第三行星比阿魯況星圖原訂的目標星球更有發展。

他們想進入第三行星——也就是地球——之時，才曉得那裏早就有人了；因此才降落在金星，準備以此爲根據地，向地球移民。

這個要塞，就是他們的避難基地。

阿魯況人——據記載大約有二十五萬人——移民到地球上的一塊大陸，就我所知，這塊大陸今天已經消失了；但在一萬年以前，相當於連接非洲、歐洲、美洲三塊大陸的地橋。

殖民帝國的壽命很短。關於受到破壞和災變的原因，我們以後再說。僥倖逃回金星的阿魯況

人，只有百分之五而已。他們自稱曾被看不見的生物攻擊，無疑替自己的無能找藉口而已、當時的金星基地還有半數的船隊留著——當然是指還可以飛行的太空船——也就是說用不了多久，便可以飛到自己喜歡的地方。

殖民者……等一下，在這裏我先說明一件事。

殖民飛行並不是和平漸進的——坦白說，相當不民主。殖民地創立之初，必須嚴格管理，我們就實施一種貴族制度。

地球上的貴族評議會決議那些生還的人，可以搭乘留下來的太空船，飛回原地。當時認爲地球不是理想的移民地區，於是決議執行——評議會的決定，他們不能反對——於是殘留的太空船大多數都飛到金星去了，只有少數人留在地球上。這些船載不了那麼多人——大多數的船隻都在地球上破壞了。留在地球上的人不過兩千左右，他們雖然很孤寂，生活却不勞苦。評議會之所以留下他們，可能由於缺乏活力和積極進取的精神；他們自己也不想用現有的材料建造新的太空船，寧願一直住下去。

最後一個殖民者去世時，大約在八千年前。

移民到太陽系的人，似乎一開始就多災多難。繼地球的災難之後，前往金星的船隊也下落不明；他們的命運如何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這件事沒有傳回阿魯況星上，這裏的司令也一無所聞；後來金星上也傳出幾件怪事，但消息不全，也難以判斷。

要塞却仍然存在，並且自給自足。修護班負責維護所有的設備。它所以能生存幾千年，唯一的秘訣就是每隔十小時，反應爐把用過的熱氣，從經過仔細僞裝的管道排出去，才能歷久彌新。

金星上最後一個阿魯況司令向陽電子電腦下令，要它以後忠心不二地執行；所有的電腦也都奉命把來歷不明的太空船統統擊毀——祇有阿魯況太空船例外。他們深信阿魯況太空船遲早會飛到這裏。由於在同一星區移民的關係，他們以該星區的密碼信號爲憑——我們當初不了解他們的信號，因而沒有回答。司令——陽電子電腦——知道不能擊毀我們的船，因此以牽引力場引導我們在平台著陸。但是……」克里斯多這時低下頭來。「我們的指揮官敏捷地擺脫了他們的控制，在陽電子電腦查覺不出的地方成功著陸了。電腦又和原始的海豹族聯絡，想偵察出我們的位置，結果都沒成功。因爲海豹無法向電腦報告。

電腦於是決定等待。過了幾天，未知生物——電腦稱呼我們的突擊隊——親自來了。以後的事情都有詳細的記載。突擊隊員雖然是未知生物，但大部分的裝備却是阿魯況製的。

於是電腦下了結論：未知生物奪走了阿魯況的太空船；然而又沒有明確的證據證明。

幾小時後，卡克達念動進來，電腦就乘機逮捕他。以後的事，大家都知道，不用多說了。」

洛丹聽完報告，心裏並不痛快。他關心的是報告中的異星智慧體，證實「阿特蘭提斯」大陸的傳說竟是眞的。洛丹相信足以解釋歐洲、非洲和美洲間的大陸曾有異星殖民的傳說。一年前在月球上邂逅阿魯況人，對地球的科技而言，十分珍貴；在歷史學上亦復如此。洛丹微微笑了，人類史上最大的謎團——「阿特蘭提斯帝國」被洪水淹沒之謎，竟因阿魯況人的紀錄而昭然若揭。

「電腦，」克里斯多繼續說道：「等了八千年。說來很容易……」他把大姆指放在肩上強調。「……並沒有明顯的用意。

可能是在等待新司令。從智慧結構上看來，電腦已經調整好服從新司令。它終於找到了新司

令。」

克里斯多停了一會兒，故意賣個關子。

「探險隊員的所有資料，經由卡克達傳出；更多的資料是我讓陽電子電腦記錄下來的。新的基地司令是個地球人——智慧與阿魯況人相當的人，那就是貝里·洛丹！」

*　　*

洛丹好容易才從驚愕中恢復過來。他不是懷疑自己，就是對電腦的決定感到意外；同時，他也覺得克里斯多和陽電子電腦談到自己時，太誇張了些。

*　　*

當他知道陽電子電腦不受欺騙時，便坦然接受了。他起先擔心克里斯多會眼紅；幸好克里斯多是科學家，基於政治因素，用不著嫉妒。

就這樣，洛丹成了要塞的新司令和最高領導人。要塞裏的能源，超過了地球上所有的工廠和研究所的總和。有了這個，足以破壞整個太陽系，並且擊退除了整支大艦隊以外、任何來襲的敵人。

*　　*

只有托拉不甘心。她一到，立刻要求電腦說明要塞的全部經過，然後獨自搜尋。

洛丹繼承了要塞的指揮權，並把陽電子電腦的脈波對好自己的腦波。幾小時後，他和布魯在最上層的倉庫調查時，碰到了托拉。

「妳不該到這兒來！」洛丹的聲音很嚴厲。

「我知道。」托拉低聲說。

「妳怎麼還執迷不悟呢？地球的大災難之後，移民團爲要前往原來的目的地，把剩下的太空船統統開走了。

如今這個要塞最珍貴——這是對我而言，對妳却沒有幫助。它飛不回阿魯況星。」

洛丹沈默了一會兒，靜靜等她抬起頭來。

「妳和地球的緣份還沒完。」他微笑著繼續說：「妳要努力適應地球的生活——當然，我會想辦法讓妳盡快回國，至少也要好幾年。

在那以前，不能不跟野蠻人相處，妳最好將就些……」

「別說了！」她的聲音意外的大。「你也許是第一個完美的人……」

世界科幻名著

SF A01	遙遠的黑暗星雲	THE STARS LIKE DUST	亞西摩夫 著
SF A02	宇宙的廢墟文明	PEBBLE IN THE SKY	亞西摩夫 著
SF A03	銀河帝國的興亡㈠	FOUNDATION	亞西摩夫 著
SF A04	銀河帝國的興亡㈡	FOUNDATION AND EMPIRE	亞西摩夫 著
SF A05	銀河帝國的興亡㈢	THE SECOND FOUNDATION	亞西摩夫 著
SF A06	多次元宇宙帝國	WORLDS OF THE IMPERIUM	洛馬 著
SF A07	宇宙魔女	SHAMBLEAU AND OTHER STORIES	摩爾 著
SF A08	瘋狂的宇宙	WHAT MAD UNIVERSE	布朗 著
SF A09	密碼巴別17	BABEL-17	狄雷尼 著
SF A10	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	2001: A SPACE ODYSSEY	柯拉克 著
SF B01	星空奇遇	THE VOYAGE OF THE SPACE BEAGLE	范佛特 著
SF B02	宇宙的繼承者	UNTERNEHMEN STARDUST / DIE DRITTE MACHT	謝爾 達爾頓 著
SF B03	金星基地之謎	INV ASION AUS DEM AII / DIE VENUSBASIS	達爾頓 馬爾 著
SF B04	地下時間庫的祕密	MUTANTEN IM EINSATZ / DAS GEHEIMNIS DER ZEITGRUFT	馬爾 達爾頓 著
SF B05	六個月球的要塞	DIE FESTUNG DER SECHS MONDE / DAS GALAKTISCHE RATSEL	謝爾 達爾頓 著
SF B06	超越銀河的時空	DIE SPUR DURCH ZEIT UND RAUM / DIE GEISTER VON GOL	達爾頓 馬爾 著
SF B07	殞落中的行星	PLANET DER STERBENDEN SONNE / DIE REBELLEN VON TUGLAN	馬爾 達爾頓 著
SF B08	惡魔之星	A CASE OF CONSCIENCE	布里西 著
SF B09	太空士兵的憂鬱	BILL, THE GALACTIC HERO	哈利森 著
SF B10	宇宙戰士	STARSHIP TROOPERS	海萊恩 著

世界科幻名著

SFB03

金星基地之謎

(太空英雄洛丹叢書之一)

作　　者　馬爾(Kurt Mahr)

　　　　　達爾頓(Clark Darlton)

審閱(中文版)　張之傑　石育民

翻　　譯　林懷卿

編　　輯　馬文善

美　　工　彭莉絲

企　　劃　環華出版事業公司企劃部

顧　　問　石資民　吳宗錦　邱志賢

　　　　　周東川　陳移強(依姓氏筆劃順序)

發 行 人　潘朝閣

出 版 者　星際出版社

總 代 理　環華出版事業公司

地　　址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二號

電　　話　5811146(五線)

郵　　撥　174133(環華帳號,全省統一)

承　　印　豫鴻彩色印刷公司

定　　價　110元

新聞局登記證　局版台業第二二三四號

版權所有　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